旅行雜誌



遠望大理三塔寺　徐以蔚攝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12 December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祥巷三號【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四九—三〇六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定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請向本公司採銷部或各營業處接洽

出品

純淨白糖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玻璃儀器

足力酒精　皮革用具

各種機器　各式書表

總辦事處

桂林：鳳北路四十號

電話

董事會二一四八

總經理室二八五三

總機二七六四

　　二九八〇

長途電話：二一四八

電報掛號：〇一二〇

營業處

桂林：中南路六十九號

梧州：九坊路一四一號

柳州：培新路二十八號

南寧：興寧路　號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　第十二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長安懷舊……米協寅……（五）
敦煌石室；川陝道中……无齋……（一〇）
華陽典實識誤……郭祝崧……（二一）
鄧川的訪問……鞠孝銘……（二七）
浙江亭掃墓記……袁榮叜……（三二）
陳樹人先生專愛集序……陳曙風……（三四）
閒話蘭州……蕭祖華……（三七）
懷鄉之葉……王偉……（四七）
新秋跋踄洞庭西……戈衍棣……（五一）
華山遊記的一頁……謝冰瑩……（五七）
大理的三月街……徐以蔚……（六九）
澳門心影……莊澤宣……（七三）
廣西異俗記……陳志良……（七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川黔考察隨筆……程兆熊（八三）
玉華洞紀遊……何敏先（九一）
桂海零拾……梁岵廬（九五）
中國旅行社舉辦北流遊覽團速寫……陳業經（一〇一）

補白

成都遊覽志序一……李家鈺（二〇）
成都遊覽志序二……許維域（二〇）
成都遊覽志序三……吳澤湘（六八）
「丟包」……小堂（二五）
侏儒國……純男性的世界……進仁譯（二六）
追憶……陳雨農（三三）
露宿……弢譯（五六）
苗區小訪（漫畫）……黃堯（七二）
詩……紅葉山人（九）
詩……鄧臨川（四六）
詩……天予（一〇四）
渝州詩草……何伯孳（一〇三）

中國工鑛銀行

總行 重慶林森路

利導游資
調劑金融
扶植工鑛
協進生產

桂林區分行 桂林桂東路廿五號

電報掛號：二八一八

電話：二七一一 二四一九

友記 合益行

地址：桂林定桂路 電話：二八〇八 電報：〇六四五

—農業經濟專家主持—

（主營農林產品貿易）

搜羅各地 糖、米、油、麥、

代客買賣
價格公道
忠誠克己
消息靈通

※兼營泊來工業原料※

諸君光顧無任歡迎

長安憶舊

米協寅

戰後建都問題，似乎頗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最近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政治軍事文化經濟交通各方面，舉出多種理由，認爲長安將來建都最爲理想。究竟是否理想呢？那倒不去管他。但長安既爲周秦漢唐隋諸代的都城，被許多詩人騷客所歌頌，而且現在又有很多人主張在長安建都，我想長安的文物勝景總應該值得我們懷戀的。

長安在歷史上是多麼繫人心懷的一個古城啊！只要聽見這兩個字，已經夠使你神往了。我們讀唐人的詩詞，差不多到處都是讚頌長安景物的詞句。長安在歷史上的盛況究竟怎樣呢？我這裏且舉出一首王維的詩來：「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這樣一座華麗無比的都城，今日即使再沒有那樣的盛況，但最少還應該留存一些殘跡給後人憑弔。但何以歷來慕名到長安訪古探勝的人大都是失望而歸呢？原因第一、當然是漢唐極盛時代，那些爲人歌頌的文物盛況，未曾留下痕跡；譬如讀到：「咋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時，我們便想一觀未央宮的景色。但實際上未央宮只留下一片荒墟；此外不再有一點其他供人憑弔的東西。阿房宮賦把阿房宮描寫得多麼壯麗奇觀！即使項羽入關放火，付之一炬，也應該遺留一點殘跡餘灰；但如今連那故址都找不見了。怎能不教人失望呢？第二、我覺得我們訪幽探勝的人應當自家負責。我們大都是匆匆的在長安住上三天兩天，照史書詩詞上記載的情形去探尋古蹟，結果是毫無所得只覺得失望。你那能期望在這樣匆匆的幾天內，就認識了長安的眞面目呢？

長安相傳有八景，但現在一般人所能記憶的卻只有五景。如「驪山晚照」，「灞柳風雪」，「草灘烟霧」，「終南積雪」，「香積鐘聲」。這並不包括阿房宮、未央宮、王寶釧寒窰一類的古蹟在內；當然不能代表長安的全景。

日暮斜陽的時候，你站在長安的城頭，極目東眺，但見遠遠的錦山，彩色四射；晚霞把山坡染成一片黃金，放着綺麗的花紋，錦繡

滿山。那便是「驪山晚照」的景緻了。驪山並不很高。東去長安四十里，山脚下便是華清池，因爲華清池的出名，驪山反而漸漸被人忘掉。至於華清池之所以出名，原不過由於楊貴妃與唐明皇的一段紙醉金迷的生活，經白居易的一度渲染罷了。貴妃未中選以前，唐明皇每年十月都要駕幸華清宮招選美女，惟辭中上意者，致上心忽忽不樂。可見這華清宮早已有之。後來「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於壽邸，」於是這位民家女一躍而爲貴妃。經她的一度「溫泉水滑洗凝脂」之後，這個一向無人知道的華清池便登時聲價十倍了。英雄固能造時勢；美人亦何嘗不能創山水呢？華清池的水由驪山噴出，厚而不膩，想是貴妃的金粉所凝吧？昔日華清宮的紙醉金迷之境，我們不曾看見過，但我們讀讀白居易的詩或看看梅蘭芳的「太眞外傳」，便可以想見一斑。今日的華清池完全改了舊觀。山水雖然依舊，但當年的華清宮已被宮殿式的洋房與花崗石舖成的浴池代替了，那裏還有一點舊觀的殘跡呢？現在惟一能夠使我們記憶貴妃的，只有「貴妃池，」與「貴妃石像。」可是這個貴妃池已經過花崗石舖過，裏面的陳設有沙發，是一個完全現代化了的浴室。至於那個貴妃像更不能代表這位千古爲人讚頌的美人，我們沒有看見過貴妃的姿色。但既有使「六宮粉黛無顏色」的魔力，則必非中姿可知。可是你一看見那座「太眞像，」便有啼笑皆非之感，要替貴妃叫寃屈。不知這位工匠是獨出心裁呢？還是根據「環肥」的傳說，竟把貴妃描刻成一個電影滑稽劇上的大胖子女人。你一看見准要作嘔。你再不會相信，「貴妃出浴嬌弱難勝」的佳話了。你到華清池去洗澡，是最妙不過的。但如果另外還想尋訪一點貴妃的豔跡，我則勸你不必。

太史公記「項羽入關，劉邦宴於灞上，」即歷史上所謂「鴻門之宴」。這東去長安二十里的灞橋，大概就是因「鴻門宴」而成名的。但爲什麼劉邦要在灞上設宴迎接項羽呢？一般說是因爲劉邦怕項羽兵進長安，所以急急忙忙的趕到灞上。名義上說是迎接項羽，實際上則是阻止項羽的兵西進。但當時劉邦的勢力與項羽相比，太單薄了；他未必有這樣膽量阻止項羽，所以我想總還有其他理由。這個理由，便是灞上的風光了。自然像劉邦那樣一個不懂風雅的俗夫，那裏還會擇山水而張宴呢？但替劉邦安排設宴的人並不見得個個都是俗夫；所以我的假定也許不能算太悖理。灞上的風光確實有動人之處。你試站在灞原的古橋上，脚下清澈見底，悠悠淺流的是滻河，這滻水向北流入那蜿蜒數百里的渭水。你轉向東面驪山華清的風物立刻飛奔到你的眼簾。你的背後便是那座巍峨壯麗的長安古城。你再轉向南，從滻河兩岸疏落的白楊裏，隱約看見連綿的雲山；那裏便是終南山與輞川。這樣，你卽使不曾到過灞上，也會想像出一幅山水圖來。鐵路通了之後，灞上雖然修了一座大鐵橋，但仍是那座遺留下的幾經風霜的木橋。給予了

四九—三一二

來往的人一種思古懷遠之感。鴻門宴記劉邦項羽陳兵百萬，相遇灞上的那種空前盛況，是多麼使人嚮往啊！但讀唐人的「灞原風雨定，秋晚野僧陸」詩句，又覺得是多麼的蕭條孤棲！相去不過幾個朝代，竟有這樣大的變遷；再看看今日的景象，怎能不教人起滄海桑田之感呢？每值秋風起時，灞原柳絮紛飛，滿天盡成銀白，好像飄落的雪花。故「灞柳風雪飛」遂成為長安近郊的一景。但現在橋頭兩岸所存的楊柳並不很多，也不再見滿天輕絮的奇觀；你只能想像而已。

出長安城北行二十餘里，便可到達渭水之濱。南岸沿河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原，除了這些荒草之外，五穀是向來不長的；這便是長安人所歌頌的草灘了。草灘是由長安去渭河北岸轄縣的一個最大的渡口，咸同鐵路通車之後，這裏纔漸漸的冷落下來。但牠在歷史上給予人的記憶，是永遠不會磨滅的。「草灘曉渡」可以與「咸陽晚渡」媲美，成為渭水上的雙絕。如今只聽見人家歌頌「咸陽古渡」的晚景；而草灘却從不被人提起，眞不公道。「咸陽古渡」的美是由於日暮的夕陽，把古老的咸陽和渡頭的布帆人影倒映在那金波成韋的渭水裏，使人有一種「斜暉脈脈水悠悠」的思古情緒。「草灘曉渡」的美却是在牠那晨曦蒼茫中的烟霧上面。由長安去渭河的北岸，平常一般人總是要趕日出前到草灘一則是為了趕行程，其次是想看草灘的曉霧。你站在那烟霧瀰漫的河濱，好像置身茫茫的海灘，但見一縷縷的輕煙，一團團的濃霧，瀰漫上升。遠處隱約看見河身蜿蜒於十多里外，在霧裏漸漸消失了。在曉風裏，你聽見沙沙的白楊聲，你會不期然而然的想到「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情景。

你在長安，登過終南，到過輞川嗎？雖然終南的山水並不奇，輞川也不會留下可以給人憑弔的舊跡，但他們另有一種引人入勝的地方。終南不是廬山，沒有一瀉萬項的飛瀑，和紅窗綠瓦的金屋。輞川也不是西子湖，更沒有小廊迴合，曲闌半斜的景物。但我覺得它們自有其美處，而且也不至於像阿房宮、未央宮那樣令人失望。終南在長安城南，距城五十里，出南城，一眼就可看見。去終南要經過杜公祠。祠裏是杜少陵先生當年讀書的地方，經後人修建而成：上面有「少陵讀書堂」及圖書畫像等；值得去一看。這個地方已成為長安人春日漫遊、秋來登高的勝地。由杜公祠往東南去二十里，便是終南的翠華山了。終南是指那整個連綿的山脈，翠華則是終南的一峯。由這裏東去便是輞川。輞川距長安約八十里，在藍田縣城西南，滻水經這裏由終南山流去。唐書載：「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幸等」。但我們現在到那裏，除了景物依稀之外，很難找出一點王維的遺蹟來。那裏山腳下有一個不大的破廟，祇餘四壁，週圍長滿了蓬草與野竹，相傳是王維的竹里館，但未必確實。我最愛欣賞由終南遠望輞川的一段山

水景物。我已說過終南沒有飛瀑大壑，但那蒼松翠柏，淺流低訴，已夠使你陶醉了。你儘可以領略那「靜聽松風寒」的佳趣：你四週是松柏併在一起織成的斑斕古錦，但你順着那幽徑，走不到兩步，便看見一泉清流和幾樹豔麗的桃花：再上一層又是寒色映日的積雪。終南的積雪，已成爲長安的一景；牠並不讓太白山的積雪專美於前。你只要站在長安的城頭，一年四季都可以望見終南映日的皓雪，頓增寒色。祖詠的終南望餘雪：「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所述確是實情。終南山的氣候特別冷。即使你六月天去，也必須帶一件棉衣。由終南東望輞川，景物最美，若是在春天，你站在山腰，那悠悠東流的春水，綠波泛泛的麥田，和那「千樹萬樹迎風開」的桃花，儘夠你欣賞的了。春風從繁花的山林裏吹過來，一股幽遠的澹香。我想王維的「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大概就是指這個地方吧。深秋時候，你可以到這裏來賞紅葉。我覺得輞川終南的楓葉，比北平西山南京棲霞山的楓葉，似乎更有詩意些。你要是想像不來「停車坐看霜林晚，楓葉紅於二月花」的境界，我勸你作一次終南輞川的秋遊。

我不曾到過香積寺，也無緣領略香積寺的鐘聲，但據去過的人講，鐘聲現在雖已絕響，但寺却還存在；不過已殘破不堪，而四圍的山水景物依舊。去的人大都有些懷古念舊之感。我們讀王維的過香積寺「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的詩，已經覺得荒涼，但現在更加荒涼，怎能不教人悵惘？據雍錄記載「香積寺在子午谷正北，近昆明池鎬水發源處」。如今昆明池和鎬水都不復存在了；祇留下那殘壁碎瓦的香積寺孤零零地站在那裏。

今日的長安，再沒有當年「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的那種情景了。那種盛況，只能讓我們去追思憧憬而已！然而今日的長安却還有值得人戀慕的地方，第一個給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巍峨壯麗的城牆。你很難找出一座更美麗的古城來。你若要看古色古香的長安，應該到城區的西北隅去看，原來西京市可以分作兩面，西半城多爲長安的土著所居，昔年最熱鬧；因此多少還保留一點古樸的氣氛，尤其是城的西北隅。至於東半城不過是最近十數年纔繁華起來。洋式的建築，一切都現代化了。居民也多半來自他處。假定你跑到長安，寓居西京招待所裏，在中正路、中山大街，南院門，匆匆的跑上幾趟，你所看見的只是寬闊的馬路，高聳的洋樓，來來往往的市儈、大賈和摩登男女，你一定要失望，要懷疑這會是歷代帝王建都，和文物薈萃的一座古城。你本想體會一下「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的夜景；但只看見電燈下奢侈華麗的鬧市。你忽然想起李白「長安市上酒家眠」的道味，却找不出一個古老的酒家來。你覺得厭煩。好了，讓我來告訴你領略長安眞面目的去處。你要欣賞那古老的長安，不必一定要住那「雞鳴早看天」的旅館，因爲這是到處都有的，牠並不能使你了解長安的古

老的風光。你只消閒步順着那西北隅一帶的小巷街衢走去。兩排古老的房子，檐前幾棵枯禿了的古槐，那朱門綠楣已為風霜摧殘盡；由那些「狀元第」「大夫第」以及「文魁」的扁額上，你模糊的可以讀出歷史上的年月日來。漫不經意的走着；忽然吹來一股酒香。再走上兩三步，一棵古槐或是古柏上掛上一塊已經退了色的「長安酒家」的牌子。你進去裏面也許是一間漆黑的房子，一個很大的土坑，你好像遊了一個深山的古屋；也許那是一個小小的庭院。你可以陶醉了。晚上你躺在這庭院裏，幾隻寒鴉掠過那古槐的枯枝，遠遠順風送來疏落的小販叫賣聲，和有韻律的擣衣聲，啜口「鳳酒」。這樣，你多少總可以體會一點長安的風味了。

居住在長安最煩人的大概要算烏鴉了，所以詩人說，「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戶」。長安的烏鴉似乎是一種不祥之物。長安的烏鴉為什麼這樣多呢？據說秦始皇焚書坑儒，那些被害者的寃魂，因為死不冥目，所以變成烏鴉，喳喳的叫。但秦始皇坑儒不過三千，那裏會有這麼許多烏鴉呢？這些烏鴉確實厭人，天還不亮，就喳喳的叫，不讓你睡一會覺。牠們白天飛出城去，天色一暮便成羣結隊，喳喳的飛進城來。所以你早晚都不得安寧。詩書裏把烏鴉美化了的例子很多。如「古樹寒鴉」，「寒鴉數點」，及「暮鴉棲未定」一類的境界，是多少美！也許是長安的烏鴉太多了，所以才惹人嫌，似乎無論什麼東西都以稀為貴。

長安人與他們的風物，是一樣的古老渾樸，溫文儒雅。關中民性強悍，獨長安是個例外。你很少看見長安人罵街動武。你在街上也許看見過很多野蠻的男人與潑辣的女人，但那都不是長安人，一定是別處來的人。長安人對那虛文繁禮的一套尤其看得重。你看不慣也許認為是虛偽。我喜歡長安的女人，因為她們是那樣彬彬有禮，落落大方？「長安水邊多麗人」；也許在杜甫時代長安的山水風物太盛了，自然秀氣所鍾，必出佳麗。但現在長安的佳麗並不很多；也許女人的脂粉也隨着風物消失了。但歷代文風物華所賜與她們的那種雅逸古樸的氣留餘韻，仍然存在着。

我愛長安，希望她能永遠保持那渾樸古老的情調，好讓我將來到那裏度我人生最後的殘年。

七星巖

紅葉山人

·之一·

一老領將巖裏去。手持火把口喃喃。殷勤報導其中妙。紅雨紛飛絳意甜。

·之二·

怪狀奇形難盡述。留塋到處乳鐘攀。先看佛手仙人掌。往至荔枝龍跟山。

·之三·

三朵蓮花倒掛掛。觀音洞口豎旗臺。總看仙子乘槎去。又報游龍噴水來。

·之四·

福地由來屬洞天。引人入勝聲徵邊。乾坤造化渾難料。試聽潺潺玉液泉。

四九—三一五

敦煌石室

——西行鱗爪之一——

先壽

敦煌縣不在西北公路幹道線上（甘新公路）。安西要算在幹道上最西的一個縣城了。出安西縣西門，折向西南行，約一百六十公里，才抵達敦煌縣。這段路並非公路；汽車僅依靠大車的軌轍，在這沙漠中開行。一路到了敦煌。出敦煌縣城南門，向東南行，經上關州、下關州，逾沙溝約四十華里，才到了世界聞名的千佛岩（當地老百姓就以此作地名）山麓。這四十里地全係沙漠，且是眞性沙漠。沙窩常常因風吹而流動，所以汽車目前還不能通行；只能用幾世紀以前的大車，或者乾脆騎牲口。我們就靠託了這種工具，在月下渡過沙漠。這裏地勢，一路均係上坡；故行程很遲緩。到千佛岩巳在午夜了；約費時四小時有半。就宿在下寺。寺分上中下三個：下寺名乾恩寺，中寺名皇慶寺，上寺名雷音寺。各寺雖不怎樣偉大，總還算保住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程度。

千佛洞或稱「石室」；鑿在戈壁斷崖處，與三危山相對。南向之長沙石崖上，有無數洞口。計分上中下三層；層層相毗。遠望眞有些像蜂窠。倘拿下寺作起點，那末，下寺以東，山岩上的各洞，可說巳全部殘毀，蕩然無一物了，（這些外國偸盜先生亦許就在這幾個洞內首先搜刮的）。下寺向西各洞經張大千先生等最近之整理後，可以參觀者，爲數共三百六十五個。千佛洞前有一片樹林；也是從下寺起。下寺以東，便是一片砂磧。這點綠色的樹林，在沙漠中着實點綴了不少風景，安慰了許多旅人的心情；同時也做了不少保護岩洞的功績。

千佛洞的岩石，據地質學家說，幾千萬年以前，是在水底下的。經過地層的變遷，推到地面上來；就形成了現在的山岩。石質好像三和土；完全係一塊塊的小石塊，泥沙混合而成：異常堅硬。有的地方，上下兩洞，中間相隔不到一尺。這薄薄的一層形如地板的東西，千餘年依然支撐着，並沒有倒坍。全岩約長兩公里。洞外本來都有廟宇，用以保護石室。使各洞上下有梯可達，左右有廊可通；大部份都是宋代建築。七十年前，據說尚有廟宇四百餘所。同治四年回亂，

一把火，大部都給他燒掉了，現在各洞皆暴露在外面。將洞壁鑿通，作為各洞相通的方法；三百六十五洞，居然洞洞可到。惜損毀壁畫及塑像，不知凡幾；未免代價太高了！

千佛岩到底何時開始創建，似乎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一說即是唐代的小雷音寺，又說唐代的三界寺，後名寶慶寺。這小雷音寺、三界寺及寶慶寺，是一地三名呢？還是三個地方呢？似乎也還沒確定；據考證說，唐代已經是葺修的了。當時廟貌巍峨，建築壯麗；此後經歷與建，才造成了世界佛教藝術一個最大的天然陳列館。

唐代將傾覆，這塊地方也免不了異族的蹂躪。大概寺僧維持到最後一天，也只好作逃難的打算；遂將珍貴、文獻、書籍、牌版、手寫經卷，及繪畫、繡像等，都藏在預掘的石洞中。洞口仍用牆壁封砌；外面再來一層壁畫。天衣無縫，也就一直沒有人發現。直到清末湖北道士王源祿遊方到此，覺得此地可以駐足；就留了下來。他的知識有限，只認修復廟宇佛像裝金抄經化緣是他做道士必要的工作；天經地義，決無錯誤，就住在那裏，開始做他的一套功課。他僱用了一位秀才，替他做點抄寫工作。這位秀才，旱煙癮相當的大；終天離不了煙袋。所用紙煤，感覺大費；就將廟中佛香，插一根在石壁的小縫裏，代替他自己的紙煤。有一天，無意中將香插得很深。一支香全插完了，還覺得沒有到底。於是知道這牆後面是空的。他就告訴了王老道；就在某天做他們的發掘工作。他們發掘的動機，想這裏邊亦許有什麼金銀財寶。發掘之後，發見的都是些書籍碑版之類，不是他們的目的物，大概已甚掃興。這些書籍在洞內塞得很緊，取出之後，再想還原收入，已不可能了。他們就將這一大堆東西堆在外面，並不當他一件寶貝。隨後有施主來燒香供佛的，他就隨便拿一兩本送他們作回敬品。施主中自有內行；久而久之，風聲所播，愈傳愈遠。最後外國人也知道了。光緒三十年，英人斯坦因首先到此，搜羅寫本、圖畫、繡品等三十箱。據說取去完整無缺的卷子，有三千餘卷。比較不完全的，在六千卷以上。現存在倫敦博物館。宣統初年，法人伯希和繼至，據說取去完整的一千七百餘卷。不完整的也有四千餘卷。運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民國三年，斯坦因又到那裏。王道士又將偷偷藏起來的完整卷子六百多卷，都賣給了他。民國二十四年又有人到此，繼續竊取畫片、泥片、及佛像等，被縣長楊燦發覺，始將一部份追回。可是經此再三的偷盜，經卷及寫本書籍等之精華，可稱搜刮一空了，至我國所保存的，不過劫餘的殘篇零簡而已。但北平圖書館尚存有六千餘卷之多；可知其藏量的豐富。這個藏經洞，現仍保存着。在存留的各洞中，比較上要算小的一個。洞中也有壁畫；自屬唐畫無疑了。

談到洞內的壁畫與塑像，當然要由專家來做一部或幾部專書；決不是數小時走馬看花的旅人所能來亂談的。這裏所說，也無非一個輪廓而已。一洞之內，上面平頂裝飾，皆是極工細的圖案畫。

通頂皆滿，絕沒有一些空隙。這種圖案作風的異同，也很能分別其時代性。各洞的畫，大概唐代爲最多；五代次之，宋又次之。元代只有幾個，明代嘉峪關外，全部淪於異族。所以千佛洞沒有明代的痕跡。畫面得爲佛經上有名的故事，及佛教勝蹟圖等。故事畫大概出自名手的多，勝蹟畫出自畫匠的多。畫上有具名的，有不具名的，具名之中，有可考的，有不可考的，從縱的方面說，西夏畫的筆調粗而有力，很有幾分西洋畫風格；在圖案畫上尤爲顯著。唐代作品最爲完美。即以唐代而言，由初唐，盛唐而至晚唐，也逐漸進步。晚唐可稱全盛時期，已有純化無痕之境。譬如佛頭之佛光，初僅一圓暈；繼就有芒角。再後變作火燄形，漸臻繁複。瓔珞鬘閣等之裝飾圖案，亦無不如是。初僅簡單輪廓，繼則加有花邊紋，線條，分陰陽，裝飾得逐漸豐富。此僅舉簡單之例而已。至宋代，畫面反趨簡單呆板，佛光僅一線圈，衣着面相僅以線條勾勒。即有渲染，亦少陰陽光彩。佛畫之下供養象，則祖孫三代之面貌服式等，可一律不變。但宋畫亦有其殊特之點。即亭台樓閣一類界畫，無不特別工細；且頗合透視原理。又洞外殘留之宋代建築走廊等物，如用來供建築學家之參考與研究，似較營造法式所載，更爲豐富、切實、與合用。橫的來說，既諸洞各畫，無不設計謹嚴，線條柔美，圖案花邊等等，尤爲富麗無匹。顏色尚多鮮明。人物姿態，衣褶線條，生動活潑，奕奕有神，即畫匠之畫，雖略粗野，但亦純樸古拙，別饒風味。至於塑像，毀損過多。偶存一二唐塑，求其完整者，眞如鳳毛麟角。每多斷肢缺足，殘破不全。但藝術價值，並不因此而減少，其如斷臂之 Venus 像。近世藝術家，固仍視爲瑰寶。若以近代藝術解剖學的眼光來觀，唐塑也毫無一點不合之處。還有兩尊依山壁鑿的大佛。遊千佛岩的人，已早聞其名；必然的要瞻光一下。最大的一尊，有九層樓高。要看到大佛的面目，至少要爬到八層樓；眞偉大極了。所到線條輪廓，亦圓秀美無倫。現還保存得相當完整。至王道士補塑之品，則惡俗不堪，難入鳳羣；直宜投之溷廁。

此外還有一點小東西，其實也值得注意。就是千佛岩三寺中，都有很多的唐磚。那裏的道士並不當他一件值得重視的東西；甚至牆角，階沿，廁所，踏步，都以此磚舖砌；實太可惜了！磚質細堅；敲之淵淵有金石之聲。磚上花紋，以我當日粗粗計數，約有十二三種；恐尚不止此數。其與建築圖案極有關係。秦漢瓦當，金石家視如拱璧。此多數唐磚，竟棄之如敝屣；殊覺可惜。最好趕速收集幾套，與壁畫，塑像，同樣保存；再將多餘的搜羅起來，分給各地博物館或圖書館收藏，似極應該。

最後，再來談談石室損毀的原因，與此後保存的辦法，似也不算多餘。一是天然損毀，如風沙侵蝕，山岩沮崩。前年就有一次大崩塌。此種損毀之跡，現在觸目皆是。二是多方偷盜。最著名的，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大規模有計劃的竊取。損失之重，現已不可估計，三是無知摧殘。例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後，白俄被逐，流浪到了敦

煌縣。太爺無法安置，忽然心血來潮，想到千佛岩石室，橫豎是空着在那裏；遂令道士白俄去住佛洞。既可不煩他老人家籌劃什麼經費。更無須再有什麼招呼。俄氓一到了那裏，千古藝術品就大遭其殃。他們儘揀大而好的洞子住。安床、設灶、敲釘、置擱、煙薰火炙，洞內變成黑漆一團。壁畫塑像上金屑金心等，多被刮削剖挖，墮指裂膚，凌遲處死。眞是不堪設想！吾人目睹遺跡，亦惟有嘆氣而已。又每年四月十八，該地有一廟會。敦煌左近之善男信女，麕集其地者數以千計。僅有的小小三個寺院，如何能容納他們？於是又必全體住洞。埋鍋煮飯，勢所必然。這又是每年一度的大規模破壞。幸而近年已被當地政府禁止了。其他有形無形的繼續損毀，還是年年不斷，長此以往，總有一天會全部毀滅的。至如王道士無知，亂改亂補，任意塗抹，使佛頭脊糞，頓成萬劫不復；更較直接毀損，尤爲可惡。我們在未有積極保存方法之前，似應先來一個消極辦法。第一，當針對上文所述的各點，不讓牠再繼續摧毀。至少先要有保管守護的人。目前似乎還得暫靠住在那裏的道士們。不妨先在岩前建築一道鐵欄，即責令道士司啓閉。對於參觀人士，即酌收費用，亦無不可。由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等機關釐訂規則，責成當地政府負責監護。第二，偷盜之風，除一二特殊原因外，過分矜貴神祕的心理，亦是引人偷盜之因。千佛岩地處西陲，平常一般人到達已感不易；苟有觀光機會，豈肯入寶山而空手？偷盜就來了。爲免除此項心理計，必須將石室藝術公諸天下，令其大衆化。先由中央，如研究院、教育部等派人實地考察，著成簡明書籍。分別選擇最美最完好的代表作品，有計劃的一一攝成照片或印成專册，詳附說明，普通發售，或更攝成影片，原色的更好；列入教育影片，各地公映。若更進一步，則由國家聘請專家及著名藝術人士，長期研究，並照原樣臨摹完成之作，或售諸國外，或由國家用作國際贈品。所得售款，一部作私人報酬，一部即作爲專款，用作保護石室的經費。如此既可廣爲流傳，又可保存原作，免得一般不肖學者，再來偷盜。張大千先生及中央研究院的勞楨一先生，現即在佛洞做此項工作之一部分。實極有價值。惜張先生個人力量有限，應由國家供給一切，使其能專心工作數年；當有成績表現。至如何修葺諸洞，重建廊宇，修補畫塑，清除沙磧，發掘經藏，皆是應該積極繼續的工作。更進而向外國收回偸去的寶物，及分類研究，著作專書，實行于院長提倡的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等，全應積極推進。盼能於抗戰期中，即逐一實現。國內藝術家，及到過敦煌石室的人們，大家一致來呼籲吧！

川康遊踪

爲了引起國人重視邊疆，並在政府積極開發邊疆的今天，本書的編輯是有其深切意義的。如果你想明瞭川康的情形，或要旅行到邊疆去，則請購讀本書，足供參考。（本書以江西重紙精印，潔白清晰，不損目力，全書計三百九十餘面，裝訂一巨册，每册定價五十元）。

四九—三三〇

川陝道中

旡齋

本篇所記，除川陝部份外，並包括甘省之一部。現在去西北路，由川入甘後，以甘川公路未通，大都繞道陝省。此次由渝出發，目的在蘭州及河西。趲程太急，沿線經行各點，一宿即行；「走馬看花，」較之西北觀察，尤為潦草。凡所記述，自更皮相矣。

由渝起行經內江成都梓潼劍閣廣元寧羌褒城雙石舖徽縣天水華家嶺而至蘭州。因車輛時生故障，共行十一日而至蘭。然有時反因故障，強迫停留，藉得瀏覽機會；亦塞翁失馬之微旨也。成渝路出入者較多。吾記則特略。離渝第一站即內江。內江以產糖著名，質既佳美，量亦甚豐。非特足以供給四川全省，且幾為西南鄰省之糖庫。該縣之商業聞人，即為糖業界巨擘。吾人拿「糖」來代表內江，正和用磁器來代表江西景德鎮，用豆油來代表牛莊一樣，並不過誇。在整個內江城內，每一條街上，必有蜜餞糖食舖一、二、三家。惜焙製方法不甚高明，將各種菓品之不同原味，全部消失，只剩糖味——「甜。」故名目儘管繁多，滋味只有一種。購得其一，即可概其餘。更簡單一點說，只要吃糖，就可知道內江城內各種蜜餞菓蔬的味道。現因罐頭缺乏，又無抽氣設備，故所有糖食不能裝罐只能乾製。僅供內銷，至遠只能達蓉渝一帶。範圍未免過狹。如欲在世界市場謀出路，則相差更遠，深望此中人急起直追，在保留菓類原味，抽氣裝罐兩方面，謀所以改革之道，庶戰後有若干新局面也。閒來無事，略詢糖市內容，尚有出諸吾人理想之外者。據某商陳述：「稅收法令多如牛毛。稅率之高，宛如脫線汽球之上昇。且處處束縛施展無從。偶一不慎，意外之虧折隨之。最近倒閉者，已有某某等若干家，擱淺者又有某某等若干家，苟延殘喘，勉強掙扎者，亦僅不過左右前後若干家。從事者無永久計劃，遠大眼光。殺鷄搜卵，其技倆直與我們孜孜為利，祗顧目前之奸商囤賈無異。談什麼建設，什麼出產！」吾人默聽後，瞠目不能答。

成都為中國四大住宅區之一，位居第二。照目前的繁榮來說，實當之無愧。雖也遭過幾次敵機的蹂躪，但看不到破壞的創痕。所謂五千年文物之精華，這裏還多少具體而微的保存着。一部份極古老的東西，與很摩登的產物，可以並排的陳列在一條街上，五花

八門，應有盡有；實爲其他後方城市所不易見到。成都因爲是西南文物薈萃之區，物產富饒，人民家給戶足；因此市民比較安適，悠閒鎮靜，沒有一點戰時氣氛攙入。無論在那一條街上，總少不了幾家茶館；成天坐滿了消閒渴茶的人。但亦有一部份人，是借着此間談生意經的。各爿茶館領域等級，劃然分明，各有其特殊的茶客，絕不混淆。各人排他們自己的龍門陣；此中趣味，似乎局外人不能領略得到。其次是喜歡聽戲，亦是成都人的一種嗜好。不論星期與平日，散戲的時候，門口總是人山人海。同我們這般勞勞行脚的人們對比，頗覺豔羨不置！

昆明有「花之都」之稱，成都實在有過之無不及。滿城花木繁榮，每一家的住宅裏，大半都有青葱可愛的樹木。淺紅、嫩黃、嫣紫、和各種芬芳的香氣，紛然雜陳，實足令人留戀與陶醉。其古色古香處有一些像北平，靜院幽徑，山明水秀處，又有點像杭州。將此間作住宅區，實很理想。講到「吃」更是應有盡有。如「賴湯圓」「吳抄手」等，更屬家喻戶曉。吃湯圓的人，可以從店堂內接連到人行道上。雖摩登女郎，亦婷婷玉立，在一種美好絕倫的姿態下，捧碗站食。其盛況可知。川味在國內素已著名，各省的通都大邑，都有不少的川菜館。但在四川還要推「成都味」爲正宗，如「榮樂園」「明湖春」「醉滬」等，眞是生涯鼎盛。而「不醉無歸小酒家」之店號，尤覺典雅有致。

如講遊覽，眞彀你數月盤桓。記者來去匆匆，可說連一點輪廓都未得到。僅僅隨緣樂助地去了兩三處；鱗爪而已。在這鱗爪間，尤以望江樓，薛濤井更令人低徊不忍去。白居易詩「望江樓上臨江望，東西南北水茫茫；」即詠此。望江樓臨錦江而築，薛濤井卽在其後。云係唐詩妓薛濤之舊居。其中建築尚有崇麗閣浣箋亭吟詩樓枇杷門巷等諸名色，都是後來文人好事，硬湊古色補造；似無須爲之一一考證。其中都是古木參天，修篁徧地；濃蔭重覆，綠到沁脾。如此環境，眞是包括着無限的詩情與畫意。惜因設座賣茶，漫無限制，平添惡俗，令人不耐。王建詩「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門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就是詠的薛濤，她是陝西長安人，自幼隨她的父親薛鄖宦遊四川。不久她的父親死於任所，母寡居，流浪在外無法回家鄉去。及笄以能詩有聲於時；爲四川節度使韋皋所賞識，召到家中，令她侍酒。遂入了樂籍。當時詩人如白居易元微之等，都與她唱酬爲樂。但她終身送往迎來，沒有歸宿；身世飄零，內心相當痛苦。故春望詩有「風光日漸去，佳期尤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是她自傷身世之作。那裏有薛濤畫像石刊，及關於她的碑記之類。不過從前出名的薛濤箋，現在已經絕跡了。

過成都第一天，到了梓潼。因車輛在途出岔子，抵縣城已在深夜一時左右。各旅館都住滿了人，找不到一安身之處。費了許多勁，方在一個旅館的廊下，石板地上得一席地。睡眠居然甚甜。「饑者易爲

食，渴者易為飲；」這要算疲者易為宿了。次晨一早即行，明知梓潼有很多的名勝古蹟，都因行程太長，時間太匆促，未能瀏覽；深覺可惜！離梓潼約九公里，經七曲山後，沿途即見古柏成林，大均合抱，綿延百餘里。相傳為三國張飛行軍時所植。或云係明季劍閣刺史李璧所植。以常識推測，自以後說為可靠。吾人在公路上所見，不論東西南北各區大都均童然無樹木，每感枯寂。至此則濃蔭夾道，無限清幽，生意驟增；連日疲勞，都給這翁鬱的氛圍掃除盡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語雖俚俗，實含至意。此種精神在今日中國，尤宜充分提倡。現在是項古柏，已由梓潼劍閣兩縣，各於所轄境內，編號保護禁止砍伐。

中午抵劍閣縣。縣踞於萬山中，饒有古趣。惟城小如斗，殊與其雄巍之環境不相稱。唐明皇之「劍閣聞鈴，」即是此處。城門上有「蜀北雄州」之額，亦屬寫實。公路沿城臨水行，未穿入城；抵城下即灣轉跨水而過。公路橋正對城門。橋邊有市集，全係飯館旅店；專為公路旅行人們而設。劍閣產籐杖，盤旋虬屈如龍，八九曲者不一。惜製作粗劣不精，不甚美觀。否則可與船來品一較短長也。劍門關距劍閣縣約二十餘公里。左右峯巒突峙，高聳入雲奇石如劍插，嵐翠撲人眉宇。絕壁上有「劍門雄鎮」四字。路隔有一石牌，刻「翠聳摩雲。」關內右山坡上，有姜維墓及祠廟。坡下石牌則刻「漢右將軍姜伯約屯兵處；」低徊山麓，想見三國時代蜀漢人物。現關門雖已拆除，舖砌公路，但汽車駛過，仍有陰風撲面，寒氣森森之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實當之而無愧。出關後，回首瞻望，則萬嶺鑽天懸崖壁立。若誦李白「劍閣崢嶸而崔嵬」句，覺其形容有鬼斧神工之妙。至於陸游之「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生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則又是在另一角上寫劍門之神韻矣。

廣元為川境之最後一站。縣城面積甚小，幾與下江之鄉鎮相彷彿。位其僅面嘉陵江水運可由重慶直達，握川陝之咽喉；形勢甚屬重要。同時因抗戰關係，另有一種病態的畸形發展；表面上相當繁榮，但充滿了「暴富」氣息，只感惡俗。輕工業有西安太華紡織廠廣元分廠一所，規模宏大，工人數千。目前專紡而不織，在調節川北棉紡上，供獻殊多。鄰近廠址之公私機關，有電燈可用，即為該廠所供給也。西北公路局的川陝段，即在此開始。雖在川境已滿具西北氣息。騾馬的臭味，隨處可聞。吃饃饃羊湯之風尚，已是普遍習慣。

廣元名勝有皇澤寺及千佛岩。寺在城之西岸，祀武后。據傳武后微時，即該寺之比邱尼。現有石像一區，殘缺不全，棄諸廊下，又有石碑一方，刻武氏像。審均係近人手筆，或係清末人所作，毫無古意。破置路邊。碑之上端有×××之歪詩，字仿十七帖尚不惡劣。但吾人一見之後，心理上免不了一陣「疙瘩。」後向寺內碑賈索拓片，則×名一行未拓，詢其故，則云，適名的全拓片，人反嫌而不欲，倒名

不捨，歸者反多；×氏地下有知，諒有悔不當初之感。寺中所有碑刻塑像，俱係近代點綴補作之品，絕無唐跡可尋。寺後岩壁上石佛，尚偉大壯麗；惜亦非唐品；證據已多。貧民炊爨其下，煙燻火炙，大小佛像，均薰成漆黑一團。皇澤寺舊宇，均被佔爲私人住宅，盡失舊觀。毀壞破殘，荒草爬宿，令人深感不快！

千佛崖在廣元，距城約三公里。滿岩刻像，原甚完整。闢開公路時，被毀路傍所築碉堡下許多佛像。現在靠公路的山岩上，還保存着一部份，可供吾人發見；只剩殘碎金殘壁了。據說此項佛像，確屬唐刻。聽從前選派在該段工作的工程師，偶談此項佛像之故實；他老人家更牢騷滿腹。據他當時工程到此碰着障礙。此項古蹟，並非無法保存。但當時工程經費，竟而又缺；爲保存古蹟，請求增加經費，在上峯總認爲荒唐已極。而一般工程界中人更笑我迂闊無聊。然以其時督促趕工，急如星火；不得已只有閉着眼睛，忍痛拆爛污。昔之環境如此，今所得之批評如彼；一人當之，眞是比「啞子吃黃連」更難受。吾人聞後，亦惟報以心心相印之苦笑。

由廣元再北去，經朝天驛，跨秦嶺到寧羌，就入陝西境了。這段要算川陝路上最險峻的一段。從廣元到朝天驛約三公里。一面是高山，一面係深川，（去嘉陵江上游；）路面異常狹窄。其中有一截係屬半隧道式。上有懸岩，形如吊橋；車子在中間通過，不慣者自會毛骨悚然。假如不幸，而値兩車對面相逢，乃眞是寃家路窄，進退兩難。

原因這段公路，××爲久擬接收，以便澈底改善。無如××路局，始終那個。迄今雖經常徵收養路費，而對於公路之改善，則總不注意。又此段公路，行車屬××路局，工程修理則屬××路局雙方管理，變成無人管理。路過行人，頗能詳細道之。

大巴山脈與秦嶺爲川陝之分界。牢固關與七盤關，都是路過此山之要隘。牢固關石壁上，刻有「西秦第一關」紅字。上下盤旋紆迴曲折；坡度既陡，轉折又多。汽車上行非放第一檔排不可。機輪咕咕作怪聲，猶如行人之喘氣，御者自然競集力，不敢稍懈；乘客亦屏息咋舌，不發一言，似恐分散司機之注意者然。所幸陝段路面，修得寬闊平正；灣曲處亦紆緩易行，危險程度，已較川段減少多矣。過「第一關」碑字處，逐漸下坡；寧羌在望。過寧羌後，便平坦易行；漸漸轉入關中盆地。所見景物，和成都平原相彷彿。平疇萬頃，一望無際。農民受漢惠褒惠兩渠之利，造成陝南之糧庫。三國時代之古蹟，一路甚多。經沔縣有諸葛武侯祠。古地甚廣；相當富麗。由沔縣至褒城，約三十公里，平直坦蕩，行車至適。由褒城至漢中爲十五公里。路旁濃蔭夾道，爲西行來第一次見正式行道樹。路基路面，平直如砥矢；車行十分鐘即達。亦爲西行來行車最痛快之一段。漢中現名南鄭。城圍與面積，均甚狹小。市面情形，亦甚平平；惟市容甚整潔。皮革遍處皆是；價亦甚廉。南鄭名勝，相當豐富。仍以時促未能往遊爲憾。次日西上，仍須退返褒城。匆匆一過，南鄭印象實太模糊。甫離褒城，

即可見古連雲棧的遺址，一面是陡峭的山嶺，一面是險峻的溪澗。古石門就在這古棧道上。漢永平二年漢中太守楊孟文督修棧道。在雞頭關下褒水西岸鑿北門。其門高二丈餘，深四丈餘；南北貫通，門之西壁，鐫有石門頌，東壁鐫有石門銘。漢魏唐宋名人，題刻幾遍。文字都雋秀佳妙；爲國內著名勝蹟。距褒城僅三、四公里；山頭即雞頭關也。現公路築在棧道的對岸，旁山沿溪，在山岩中鑿成通道，題爲「新石門。」「新」「古」石門隔溪遙對，古棧道的精心結構處，已不復可睹。但在臨溪的山岩上，棧道之斧鑿殘痕，一路仍斑斑可見。現在「古石門」旁，用水泥等建築材料，修復一段極短的棧道模型；所以保存一些古棧道具體而微之形式也。其旁另建一亭，于院長題詞甚多，保存古跡，法實適當。

褒城北行六十四公里，抵留壩縣。縣踞山巔，土城一個，縱橫各百餘米。恐在全國中爲最小之一縣。更十四公里而至廟台子。張子房佐漢既定天下，自請封於留，即今之留壩縣。廟台子爲子房之修眞處。今有祠，在紫柏山麓；殿屋連綿，佔地極廣。祠內風景極佳，正殿尤幽深肅穆。子房於功高蓋世之時，急流勇退，選這雲霧煙寒，林深箐密之區，與黃石公相偕隱；不能不說他別具卓見。否則不爲韓信之續者幾希！在廟台子那邊，後人補造古蹟甚多。如「授履橋」極似一座城門，絕不類橋。授書樓內供黃石公像；在一小峯之巔，山徑盤曲拾級而升，幽篁夾道，蔽不見天。幽遠之情，引人生出世幻想。傳道台位置亦絕佳，頗占形勝，祠後有東西兩園，均樹木清秀，曲徑通幽；小軒迴廊，流泉處處。有機關數處，在西園內借室辦公；東園花木扶疏，樓台掩映，有五福樓，建築尤雄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即設於是。遊客至此，可作數日盤桓，欣賞陝南勝景。過此即上柴關嶺，酒奠梁。高峻崔嵬，不下秦嶺。酒奠梁下即爲雙石舖。數年前，是處僅有居戶三、四家，荒村野店而已；今則竟成鬧市。以川陝及華雙兩路交叉於此，得交通上之優越，日益繁榮，浸成西來孔道。有工合招待所，茅茨土階，蓬戶甕牖，勉可留宿。經馬陵關，馬陵峽即入甘境。越兩當徽縣而至天水。徽縣以酒著名；槽坊酒店，觸目皆是。酒味清醇香冽，不亞汾茅。在縣城曾見高小畢業生，中學畢業生，在住宅門首，高懸紅紙門報者三、四處。三十歲以內之青年，恐已不知此門報爲何物。我等竟在此看到，不能不認爲咄咄怪事。該縣之文化落後，可想而知。經此抗戰，將南北文化融會貫通；或能一洗此舊染之汚乎?天水爲隴南重鎭，又名秦州。本有「金張掖」「銀武威」「秦十万」之諺。秦即指天水，其富庶可知。今則外強中乾，或已非「十万」時代之秦州矣。城有五，並列啣接，非若蘭州等關（外城）城（內城）互套；建城之又一形式也。南門外有井曰靈湫，又名甘泉。水旱不竭，故名「天水。」居民飲水，賴此甚多；縣名之得亦自由此。距泉數武，即爲中山公園。園中遍植柳楡，綠蔭宜人；沒有茶社及菜館。暇日在此小憩，實身心兩宜之地也。

天水以西，衆山童然。祗見黃土一片，綠色已無。經秦安通渭而達華家嶺。秦安通渭兩地都出毛織品。毛線毛衣之類，出產頗豐；車停即爭來兜售。價較秦（天水）隴各地爲廉。在通渭留過一宿，當晚因覓食店無着，經人指示，始得一家，形式不類店舖，既無廳堂，又之座頭。已達最後階層，仍未見可以坐食之處。後由探詢，經一童子爲吾等前導，穿過上述之階層；曲折深洞越一小坡，穿一石洞，方到後園。頗有樓臺雅緻，豁然開朗之概。芳草滿園，花木雜植，布置楚楚，可以小憩。店主人出面招待，云係湘籍，來此已近十年。小有積儲，此爲住宅。食店僅其副業；藉營田地房產。認吾等爲同鄉，倍示親暱，稱吾等以「隊長」而不名。探問鄉裔舊物；並述已送其子入學校，將來無論如何，必令其返原籍，重振家門。又云設店以來，絕少自行入廚；今爲鄉親到此，自當親炙。故每上一菜，必來談數分鐘，又匆匆入廚；菜至後繼。巨盤長箸，的是湘式。味尤可口，在隴內隔離之區，得此鄉味，頗有蒓鱸故園之感。付賬則奇廉。此爲西行來飲食上第一次之快適。餐後主人引吾人由後門出；殷勤遠送無限依依。

華家嶺地形高出海面二千餘公尺。在西北公路上，也算一個很出名的地方。嶺上除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外，有新車站檢查所等機關三、四處。住戶亦有一、二十家。據告：從前此嶺住戶不滿五家。以今視昔，似已相當繁榮矣。車站及招待所的口角上，築着四個碉堡，是給護路軍警隊住宿的。西蘭公路（西安至蘭州）與華雙公路（華家嶺經天水到雙石舖）在此交會；即華家嶺所以馳名之一因。四圍空曠，一望無際；濯濯土山，絕無樹木。由高風厲，六月飛雪；這又是華家嶺馳名的第二原因。我們經過華家嶺是在國曆七月下旬。記得那晚將帶的被服，被褥毛氈大衣等，全部的蓋在身上。次晨起來，還感得奇寒澈骨。據告：還有隨時飄雪的可能。安徽的黃山有許多地方都稱做「海」；如「天海」「前海」「後海」之類。但我覺得華家嶺也應稱做「海」。如在華家嶺的清晨，遇天朗氣清的季候，不論在那一個方面眺望，祗見群巒錯亂，此起彼伏；眞像大海中的怒濤巨浪，洶湧澎湃。極目天際，又見浩瀚寬闊，渺無邊際；更覺得自己渺小得像汪洋大海中的沙塵一樣。從華家嶺再西行，有少數幾處高坡外，其餘都是下坡路了。直達蘭州。在中華民國的全圖上看，蘭州是中國的中心。可是一向視爲邊陲，沒有人去經營牠。現在開發西北的呼聲，甚囂塵上；蘭州應該是個大本營。或者此一片向被遺棄之邊陲，抗戰之後，當更之日趨於繁榮罷。

成都游覽志　序一

李家鈺

自來志風土人物之書多矣。然大都詳略失其中；編纂戾其緒。如西京雜記、洛陽風物考諸作，識者已病其蕪。又或以此國人而談彼國之風習，居今時而紀往昔之人事。如朝鮮別志、瀛海叢譚、西域記、郡邑風俗紀等，雖徵引詳博，條理綜貫；然或得自傳聞，或採諸載籍，甚至間以臆斷，致實篇章。時地所囿，自欺欺人，盡信不如無書；又何怪武成二三策外，皆無以信今而傳後哉！

余友成都李君致剛，用心銳敏，博識多聞。其於全國各地山川、道里、風俗、習尚，尤能孜孜鑽考，不厭其詳。邇以所著成都游覽志一書見示。瀏覽一過，歎其網羅之宏備，編組之詳適，已駕往籍而上。且以成都人而談成都，以時人而述時事；是誠皆所親歷耳目所直聞見，豈爲諸書纂綴東拾殘墜空言之談所能同日而語。今外患日亟，日蹙百里；朝野上下，方致力於禦侮，而咸以四川爲復興民族之基。成都又四川首善之區也。愛國之士，苟據此以爲參考之資，其於生聚建設之前途，庶有稗益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春二月　蒲江李家鈺謹序於成都。

成都游覽志　序二

劉勰此言，是聘撰著作之材。取義斷章，孔子得删述之正。古今記載，浩如淵海茫茫；中外爭傳，杳如晨星寥落。蓋立言不朽，非傳膾炙乎當世，僅率爾操觚，適待覆瓿於異日。此呂氏增損一字，立予千金；左思賦出三都，功成十稔。同學李致剛兄，鄉邦書史強記多聞。以戎馬之餘閒，紀桑梓之勝蹟。近出所著成都游覽志見示，且索序於不佞。辭以弇陋不獲。洋洋乎數十萬言，無一廢語。爲往籍之所難；周盤誥牘，喻世人以可曉。搜羅富有，類別井然，瀏覽終篇，洵稱傑構。夫境緣人勝，地以賢傳，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殘碑也，羊公一登而名重宇宙。何況西南山水，惟蜀最奇。民族生聚，胥此復振。則是致剛斯作，更當同陸機隻字，寶重人間。孝綽初文，流傳絕域。惟念國勢阽危，強敵壓境。同此隸身軍籍，不能效命疆場，而乃若子美之傷亂行吟；虞卿之窮愁著述。其書可傳，其遇亦可慨已！嗟夫風景不殊，下名士新亭之泣，河山非舊，英傑動故國之思！謹綴數言，相期共勉！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上浣　同學弟許緒域序於江源戎幕

四九—三二六

華陽典實識謏

【再續】

郭祝崧

武侯祠

元時武侯祠的情況如何，筆者一時記不起什麼描寫的文字來，所以不甚了了。若從虞集蜀山歌看來，也不見怎麼興盛，他說「丞相祠前同寂寞。」

明初，李賢黃溥皆有詩詠之，惜只頌功業，於祠堂情況毫未道及。嘉靖時，張時徹任巡撫，有新建諸葛忠武祠碑記，後又有諸葛武侯祠堂碑記。前文有曰：「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不專何崇。……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似此則彷彿武侯祠已自惠陵析出，另建一地亦在浣花溪畔，但觀後文，則知仍在一地，不過另立名目而已。後文曰：「成都府城南三里所，邱阜巋然，是曰惠陵。……有別廟祀忠武侯。」（原文自稱引宋任淵文，文與任文全同，故不全錄出）張氏所新建，即係改別廟為正祠也。隨他自云「余初至而展祠，垣牆崩倒，棟桷移圮，屋瓦半脫，苔蘚鱗次。……鳩材聚工，……知府馬九德乃祇奉以從事。」時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事也。張氏於後文中設答問曰：「史載南齊高帝夢從州有天子氣，詔建先主廟。所謂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而死者，何耶？是南齊宜修而非建明矣。」或曰：「廟故祠武侯，後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稱武侯廟云。」然則唐宋人各有詠昭烈武侯二祠者，斯文何耶？誌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廟西，宋時屢加修葺，而元因之。皇朝洪武初，以昭烈廟實為陵寢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獻王之國，首謁是廟，謂君臣宜一體，乃位武侯於東，關張於西，自為文祭之。蓋至是武侯廢祠而乃以其碑碑，廟中觀者不察，遂以為武侯廟，廟先主耳。」從唐宋時情況觀之，可知昔日之武侯祠乃昭烈廟之一別殿而已，明時始自立門戶耳。這與今日所見者亦不同。

張氏所謂別有專祠者，依筆者臆度，當是前云錦江街之武侯廟。楊名諸葛井祠記亦作於嘉靖中，自文字觀之，恐與張文同時。楊文於該祠規制記載甚詳，非本文範圍，故不錄。

又成化中程敏政武侯祠詩及吳坤齋次韻之首，皆言「慘慘荒碑留夕照，森森古柏帶寒藤。」除柏之外，尚有松，今則只見柏而

四九—三二七

不見松矣。

廢淸年間，詠武侯祠及惠陵之詩文，筆者所見頗多。不便一一寫錄，謹依年代次序，每朝錄一二以見一斑。

康熙朝方象瑛惠陵詩謂「萬里橋西落葉秋，浣花溪上水還流」可知祠廟地址仍未變遷。金㑺武侯祠詩四首之三謂「柏影蕭蕭垂故址，高風流共錦江澄，」更知景物依然舊時也。

雍正朝，彭端淑惠陵詩：「芙蓉城外見宮牆，」亦見地址未更。楊爲楫謁武侯祠詩徐汝爲武侯祠詩及李光緒過惠陵詩二首皆兼昭烈及武侯言之，可見此時惠陵廟及武侯祠仍在一處。韓鴻武侯祠詩「森森古柏護神祠」及李詩「惠陵松柏繞風煙，」都是舊時風光。此時有一椿事值得注意，就是廟中香火較以往任何時期要旺盛些，「惠陵松柏繞風煙」及彭詩「七十二墳空荻猶，何如此地尚輝煌」足證。

乾隆朝，岳鍾琪武侯祠詩「祠堂殘照惠陵雲，」彭遵泗武侯祠詩「一代君臣祀事長，」顧光旭謁惠陵詩「魚水君臣金殿閟，風雲龍虎錦江寒，」又謁諸葛武侯祠詩「錦官城外拜公祠，」元時武侯祠詩「祠宇千秋森檜柏，惠陵百尺滿榛蕪，」張邦伸武侯祠詩「丞相祠堂古柏森，千年遺廟護濃陰，」吳省欽武侯祠詩「閟宮長配武鄉侯，遺像淸高竹柏幽，」「雲旗一氣錦江頭，」「二千尺蔭森森柏，」汪汝弼武侯祠詩「沔水曾經漢相墳，惠陵松柏又斜曛，」邵鏊謁惠陵詩「魚水君臣同一室，」左斆諸葛忠武侯祠詩「惠陵古冢堂隣近，魚水由來不可離，」蔡誰鎮武侯祠詩「錦官城外大橋頭，西望祠堂屬武侯，」……再寫下去，恐非數千字不能舉完，好在吾人從此數人之詩中，已足見祠陵二者爲一，且在今址。乾隆而後迄今爲時不過百餘年，其間更無變移。不過乾隆末年曾一度荒殘，黃恩錫詩「森森古柏已難求，」是故知今日之柏，並非古柏，乃乾隆以後所植耳。至於培修之事，則時時有之。

今日惠陵及武侯祠之情況一如明淸，尤似淸季。陵在祠西，祠只以武侯名，大殿祀昭烈及關張北地王，兩廡祀文武忠良，後殿則祀武侯，此廟所塑各像，與漢代衣冠甚近，細析之雖有唐明式樣，當係相沿改塑者。祠中本祀有阿斗，後加關張，錚其故具見縣志，不錄。

總觀上文，吾人知武侯祠之建立，除規制有更改外，自古迄今，概在今址；除少城錦江街另有以故宅改建之諸葛井祠外，並無其他祠廟在所謂紅牌樓及少城等處。且錦官城亦在今蘇波橋至草堂寺間，錦江北岸，並非今之紅牌樓。笮橋當是蘇橋。

蜀中名勝記載武侯祠及惠陵事亦詳，茲節錄本文未引用者於下。「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刺史傅琰修立而規制卑小。至唐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置守陵戶。」

能改齋漫錄：「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夾即武侯祠，東夾即後主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

欒史：「關侯張飛祠俱在惠陵左右，宋廬陵王立。」今合為一祠。

成都記：「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皆剔髮事浮屠而畜妻子自如，及李德裕下令嚴禁，乃蕭如也。」今守祠者乃為道士，亦畜妻子自如也。

以上皆蜀中名勝記所引。曹學佺於卷一之末有曰：「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不知何代增設？」玩此語味，是不知惠陵亦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因彼承認自古以來武侯祠即與惠陵並列一處者，今發此問，可知誤惠陵不在百花潭畔也。

最後我介紹兩則故事與讀者，一是「折廟的神話」，一是「修廟的笑話。」蜀古蹟記：「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代蜀。謁武侯祠，覩字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頹敗者折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遥覩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祀之而去。」這是神話。寄園寄所寄：「成都武侯祠廟圮，觀察使宋可發艾石修之，取池土築牆，得石一方，如古磚，廣徑俱二寸，橫列之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中心上書侯諱一字，下直書千一出三字，隸法遒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後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宋」三字（松按是時正清康熙年間也，）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為宋公也。」看來亦是神話，但說穿了，則成笑話。說鈴；蓴鄉贅筆：「成都武侯廟，年久傾頹，有宋觀察艾石者喜功好事，取一舊碑，偽鐫十六字，先一年埋祠下，後託言重修，掘得之，報幕府。擬繕疏上達，適有發其事者，遂中止。碑首列一「亮」字；下有千一出字，言歲在壬也（松按康熙元年為壬寅。十一年為壬子，二十一年為壬戌，三十一年為壬申，四十一年為壬午，五十一年為壬辰，六十一年為壬寅，不知為何年事；）中為水月主，乃國號，庚不大，乃紀年，蓋十八，龍復臥，則自寓其姓，而偽託諸葛也，噫亦愚矣！」

諸葛菜是紅蘿蔔

昔日諸葛亮專征伐時，苦於菜蔬之不可常得，於是由諸蔬中擇其一種，易於四時南北生長者，軍中所至咸種，四時各食其根莖葉。此菜名每不為人所注意。今有人謂之為「蕪青，」並稱川人名為「大頭菜，」北平人稱為「撇藍。」且以為其一己之所發現，殆古人所未言。按此說甚陋。查明人何仁仲益部談資載：「諸葛菜即古之蔓青，今之紅蘿蔔也。武侯謂視諸蔬有六利，四時各食其根莖心葉，令軍中所至咸種，蜀故以是名之。」據此可知諸葛菜即今之紅蘿蔔，非蕪青也。但單以此書之言，證某君所說之謬，自非完美，今更就彼所舉三名以證其非。蕪青在植物學屬於十字花科蕓薹屬

四九—三二九

蕪菁門，花開黃色，有扁圓根，形頗肥大，可充蔬菜之品。蜀人名為「青頭蘿蔔」。撇藍當作擘藍，亦為蕓苔屬，但卻為「甘藍門」之植物。大頭菜卻為蕓苔屬菘門植物。三者實各為一種，鄉農皆能一一道之，不能混為一談。至於紅蘿蔔則十字花科蘿蔔屬，相去更遠矣。

散花樓張儀樓石筍摩訶池碧雞場遺址所在

有以三家詩中逸景為題者，稱「讀李杜陸三公詩，發現成都若干名勝之湮沒者，為摘出之……（歷舉散花樓等五勝蹟。）恐老成都亦不能盡知所在矣。」此等勝蹟遺址，但「老成都」能一一道之，就是我這一「少成都」亦皆知道。

散花樓：李白詩「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可知散花樓必在城東。華陽縣志卷十三，古蹟門載「散花樓，治東北隅。」是今之新東門城樓所在地也。新東門城樓因防空疏散之故，四年前折除。又華陽縣志中有散花樓記，蜀中名勝記則以為係東門城樓，東門城樓亦於四年前同被折除。蔡輿地勝覽載「散花樓，隋開皇建，乃天女散花之處。」今有人謂為唐明皇入蜀修建，非是。

張儀樓：益州記及成都縣志等書皆指為西門城樓，毫無異說。西門城樓亦與東門城樓，同時折去。

石筍：華陽風俗記曰：「蜀州之西有石筍街。」知石筍確在成都城西。益州記：「石筍二，在子城西門外。」杜光庭石筍記：「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通衢，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杜詩：「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寰宇記：「武擔山俗曰石筍。在郭內州城西門之外大街中。」依照上面所列諸載，對石筍所在甚為明瞭，且知即武擔山，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方術傳謂「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劉備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即此武擔山。按武擔山今仍存在，在城西北隅北較場傍×校內。關於武擔山的綺豔悽惻神話故事甚多，見華陽國志李膺記酉陽雜俎等，因此有「淚眼」「武丁石擔」等等傳記，其中較可信者，一為「蜀王妃墓」，一為「真珠樓基」，一為「開寺遺址」此三說實包括古代墳墓或房屋遺址而言，較合事理。

銅壺閣：陸游詩「石筍街頭日落時，銅壺閣上角聲悲。」關於銅壺閣之記載甚多，全蜀藝文志，成都華陽縣志皆收有宋吳獵銅壺閣記，所記尤詳，閣之制度亦一一記明。大抵閣在「府門稍東五十步，熙寧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崇寧元年七月乙酉閣災。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之尹事」再成之。其地即西門之城樓，今已不可見。

摩訶池：摩訶池在今皇城內，尤有濁水一泓。俗謂在少城內，非是。陳人蕭摩訶所開。後填為今皇城正殿——至公堂。

碧雞坊：杜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蜀中名勝記謂碧

雞場在城之西南，即今新西門一帶，如金河街等。俗以爲在城外十里之遙非是，此蓋由於讀不通陸詩「十里迢迢望碧雞」也。

本文暫結束於此，先後所識，大抵已將近人之誤，予以更正。目下此識自稱掌故專家者已未繼續談論，若以後再有可供余作爲識誤材料者，自當更作識補。前此所論大部取其犖犖大者，至若小誤及毫無意義者，多不具論，如謂浣花夫人事始見於楊升菴文集，是未看見過更早之唐書資治通鑑唐人小說以及流行之蜀中名勝記。又如舉王孟兩僞朝特將詩篇卑劣之事，謂爲「蜀中風趣自古如此」者，余則目之爲搖擾同胞之畛域歧視感情，是爲國人中之敗類；且爲無知識者，因其所舉王孟皆非蜀人也。此外有關川劇者，則留待專文討論。

十月五日寫畢。（完）

「丟包」

——滇西擺夷人的新年風俗——

小堂

「丟包」是滇西擺夷人在新年時舉行的遊戲，是青年男女定情的好機會。

陰曆元旦的早晨，差不多所有的擺夷男女老少，大多成羣結隊的到附近溫泉去洗澡，藉以滌去去年的不祥。洗澡的時候女的外邊罩着一件長衫，洗好後到隱蔽處去換衣服。然後，一路唱着山歌回家。

吃過午飯，大家換上新衣，插着紅絨做的花朵。在各處街頭及空地上聚集着許多男女。本村的女子則在自己的村中玩，但男的若喜歡那一村中的女子，則可到該村去「丟包」。

「包」是一隻小長方沙袋，用紅布裹着沙製成。幾個未婚少女站立一頭，排成一橫列；未婚少男亦然，兩頭隔開約六七咪。只用一隻包兩邊來回的擲着。如果你喜歡那一個人，則將包向那個人的面前擲去。如果對方伸手碰着了包而接不住時，則罰一件物品與擲包者。如果你不伸手去接，則不算輸。如此兩邊擲來擲去，物品互相罰送。男的多將圍腰布，衣服，銀錢作罰；女的則將絨花，銀紐扣，手鐲等作罰品。罰品須由贏者指定，彼欲何物，即須與之。後來我們漢人男的亦去參加，輸時常將手錶，戒指，鋼筆，小刀，等等要去。有一次，我輸了，連所戴的近視眼鏡亦被罰，經要求以別物代替始換回。如此日以繼夜的玩着，六七天才罷。

待玩完後過了兩三天，男的就將罰來的東西到女家去交換原物。如果你對這個女的沒有意思的話，則將東西取回就算了。如果是你所鍾情的女子，在平時你不好意思說話，那麼機會就來啦，這時候你就可對女的說「我們可否各保存所罰的東西，彼此不換還？」如果對方亦對你有意思時，那就默認了。

經過默認以後，你就可託人去她家說親。在夷地的婚姻雖然自由，多半先野合再定親，但最後還得託人去做媒的。

所以「丟包」是只限於未婚男女才可參加，是定情的好機會。我們漢人亦有如歐德所說：「誰個少男不善鍾情？」的很熱烈去參加「拋彩球」的盛會。可惜我們對她們沒有意思，未免令擺夷少女失望耳。

侏儒國

進仁譯

在匈牙利的布達配斯脫城裏，有一家奇異的百貨商店。這家商店專招待侏儒的顧客。店裏的男女店員一概是侏儒；櫃台和座椅，一概造得比平常低；內部的置，和玩偶的房子沒有甚麼差別。

在全世界上，以匈牙利的人口中侏儒的百分數最高。這種侏儒，多數是由於嗜重利，不人道的母親們，想要有幾個能夠成爲劇台或馬戲班明星的子女，爲家庭生利，所以特地用各種方法促使胎兒早産，或弄得初生的嬰孩殘廢，而造成的。這班孩子們未必全能成爲劇場或馬戲班的明星；但他們終身再無健康和快樂的希望，這種悲慘的命運，就這樣註定了。

這家百貨商店的東家，名叫銳德店利艾；亦是一個身高祇有兩呎八吋的侏儒。他正在計劃在匈牙利國境內建立一個「侏儒的國度，」把散播在全世界各地的六萬個侏儒的一大部份集中，使他們得以自由自在的，和同樣體格同樣智力的人們在一起生活。銳德君解釋道：

「長期和那些巨無霸們混在一起，令我們心中發生一種卑怯感。我們需要比較小型而專供我們自己居住的住屋，專供我們使用的技術和衞生的設備，和專爲我們設立的學校，敎堂，醫院。而且我們要另行制定爲我們自己用的法律。我們不願意在你們的龐大結構下面，像螞蟻般匍伏爬行。」

「但是，」他最後說道，「人類的好奇心是無法根除的。我們要利用這一點，對於全體到我們住處來觀光的外賓，賣票收費。我們準備就用這筆收入來完納地稅。」

純男性的世界

進△譯

希臘有一個半島叫阿土司山 Mount Athos．這地方與世界其他各地比較，眞是怪誕得令人難以置信。那地方的政府，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都安定而少變動；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仍在不間斷地行使政權。

當地的人口，總共不過七千人，其中三千人是僧侶；餘下的四千人是俗家人。他們所住的巍峨尊嚴的房屋，他們所看着諷誦的羊皮經卷，他們所穿的衣服的式樣，和他們所過的日常生活等等，與第一世紀時，他們創建這小國的祖先們完全一樣，毫無變動。

這裏的居民，全是男性。除了公元一三四五年塞爾維亞國王曾帶他的皇后來此參觀一次外，後來，祇有一位貴婦曾踐斯土。這位貴婦便是羅馬尼亞的以利沙伯皇后。但以利沙伯皇后亦不過在這裏停留了十五分鐘而已。以後，再沒有第二個婦人到過阿土司山。

半島與大陸毗連處，有一大隊特別警察駐守着，奉命嚴防「狼與婦女」侵入邊界。不僅是婦人不得踏入國境一步，連各種生物的牝者，亦在被禁之例。所以，你在那裏，可以看見雄鷄，但絕對找不到一隻母鷄；所有的耕牛，全是公牛；連一頭母牛亦沒有。

在那靠近海岸的巉岩上，有二十個隔離的小單位。它們相互間的距離，約一英哩至三英哩，不等。每一個單位的人，佔有一間很大的中古式樣的石屋。實際上，這石屋便是一個寺院。當東羅馬帝國稱霸歐洲的全盛時代，他們從許多被征服的小國裏奪取來的金銀珠寶，以及珍貴的書卷繪圖等等，全放在這些寺院的敎堂裏面。敎堂的牆壁上，天花板上，蓋滿了壁畫和雕刻的傑作。這些壁畫和雕刻，全是東羅馬帝國的第一流名畫家和雕刻家的作品。這些工程之落成日期，早在公元九百五十年左右。但直到現在差不多仍舊一點沒有甚麼變動；一切的一切還充分表現着中古社會氣氛。

鄧川的訪問

鞠孝銘

民國三十一年的上半年，筆者正旅居滇西，從事於地理調查工作。時余在西南聯大時之同系同學王岫君，正休學在家。王君之家即在鄧川，北距大理八十里。知余來滇西，屢函召遊。四月中余至大理之北四十里之喜洲，乃有鄧川之行。

(一)在蒼洱之間行進

那是一個晴明的豔陽天。大理郊野的景色，並不亞於暮春三月的江南。雜樹生花，羣鶯亂飛。身行在蒼洱之間，翠巒鏃波，幾如置身畫境。

大理地形，本爲許多冲積扇(Alluvial plain)之連合。蓋蒼山有十九峯，兩峯之間，必有一溪；共十八溪。十八溪皆東流注入洱海；由山上搬運砂石泥土，來至山麓，沉澱而成冲積扇。此許多大小不等之冲積扇，復由於各個本身面積的不斷擴張，終乃相互連接而形成今之山麓平原壩(piedmont plain)。此山麓平原壩之長度，南北達百餘里，與蒼山洱海同。東西則狹。最寬處亦不過自十餘里至數十里，由蒼山之麓，東向洱海逐漸傾斜。然亦只是近山麓處，坡度稍大而已。餘則一片平原，盡成良田美疇；溝渠縱橫，阡陌交通，村落散布。大理城市即建立於此平原壩中之一冲積扇地上，一如波斯(即今伊蘭)及土耳其斯坦(Turkestan)之多數城市之建立於冲積扇地然。

行進在蒼洱之間，深深的體驗到，中國城市的自然之美鮮有超過大理者。三百多年前的偉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即曾第一個道出；大理遠勝西子百倍！

由喜洲北行十五里，抵周城。周城係一大的村鎮，居民約數千戶；屋宇櫛比。惟無整齊的市面。再十五里即抵上關。

(二)上關的花呢

上關又名龍首關。因位於蒼山洱海之首端，背山臨水，當城當道，扼北上鶴(慶)麗(江)，南入大理之咽喉；實大理城北之鎖鑰。關創於南詔大蒙國王皮邏閣，立於唐元宗開元二十九年(公

元七四一年）此見於南詔野史（楊愼撰，胡蔚增訂）之記載。「開元二十九年，王（即皮邏閣）自蒙舍川（今蒙化）遷居太和城，立龍首龍尾二關」。

大理府志亦有同樣之記載。上關因爲形勢險要，所以歷史上滇西有事，每爲兵家所必爭；唐初南詔叛變，天寶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劍南留後李宓廣府節使度何履光等率十道兵，再征雲南，圖由鄧川破上關以襲南詔之後。結果全軍覆沒，李宓且被執沉江死。元世祖忽必烈，滅大理，亦非由上關，而係越蒼山俯攻。

上關現有居民數十家。闃無人居之破屋殘垣，到處可見；呈現着一片荒涼景象。遜淸咸同年間之回變猶爽，迄今未復。今關外有新闢公路一條，以通鄧川。過上關者可不復由關內矣。

上關之花爲大理「風、花、雪、月」（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四大名景之一。花名「十里奇香樹」。明徐宏祖遊雲南時，尙親眼見到。他在徐霞客遊記中寫道：

「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矗然挺立……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奇香』。楡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上關以此花著」（滇遊日記八）可是今已無存了。此外，上關尙存一奇景，即徐霞客遊記中所寫：

「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眞蝶千萬，連鬚鉤足，自巓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滇遊日記八）

徐宏祖到上關時，花尙未開，蝶尙未至。所記情形乃聽他人傳說。是種傳說，今在大理時仍然聽到。所謂大樹，今已不存。至於眞蝶羣集，則仍可見，只是數目減少了。這次我到上關，亦以爲時尙早，未能見到。一個多月後，一位本地朋友，他終於看到了這奇景。他還寄給我當時捉得的一隻紅黑閒色的美麗的蝴蝶。

（三）差點兒錯過了

出了上關，便頓時向鄧川城進發。王君雖然休學在家，却在鄧川城內縣立中學任教。我們是事前約好了在學校相會的。至於王君之家，則在離鄧川城東北五六里之喬家村。

出了上關後，便漸漸進入了山地。洱源蒼山皆給遺留在後面。山地土壤悉成紅色，頂皆圓滑，如饅首形，不若蒼山之雄偉陡峭；屬於少年山地階段也。約十里，即抵鄧川城。

城係依山建立。大理府志謂：

「南扼龍關，西倚象嶺；控羅川而接鳳羽，足冠楡郡之上游」。

城內街道，主要者僅有一條。以石舖砌；起伏不平。兩旁屋宇，皆甚短小，門庭狹隘。因非「街子」時期，所以市面極其冷淡，找到了鄧川中學，教室人空，庭階靜寂。一詢門房，原來正放農假，尙未開學，

王君亦好久未有到校。青索村距城尙遠，且又不識路徑。只好留下字條折返喜洲。

一走出校門，忽然一陣風雲，大雨傾盆而降。這時的心情，眞是相當的焦急。如果連綿到晚，豈不糟糕！門房却告訴我道：「這八月的天，小婆娘的臉，這雨是下不長的」。

果然不到一小時，雨勢轉小。便向門房借了一頂大理特產的，既可蔽日又可遮雨的寬邊草帽，踏上了回到喜洲之路。

這次的鄧川之行，或眞如戴安道的雪夜訪友之滑稽可笑了。

走完了十里路，正要進入上關，忽然一陣極其熟悉的聲音，從背後傳過來。回頭一看，王君正從一家茶館裏面趕出來。原來他已郊迎十里；在一小時前，就到了這兒來。眞是差一點兒彼此便會錯過。

（四）靜穆的鄉村

連微雨也漸漸地停止了。太陽從雲空探出首來，歪着頭在西方，看着那出現在東方天空的一彎采虹發笑。她是那麼的鮮明，嬌豔，生動。

我們從另一條小路到青索村。眼前是一片良田美疇。麥秀青青，油菜花黃。我們向東走去。南面是波平如鏡的洱海，鷗鳥飛翔上下。東北西三面，環障着羣山；一條河流所成的峽谷，向北引去，這兒便是洱海的上端，多少年來，給這條注入洱海的河流冲積成一片平原；如今還平原仍然繼續着向洱海擴張其面積，開拓耕地。

青索村位於山麓，林木掩藏。不久，我們便到了那裏。

這還是一個不上百戶的村落。王君的家即在村中。一進大門，便是一個天井，兩旁走廊，是給牛與鷄分佔了去。正中爲客堂。客堂兩旁爲廂房。上面是樓。除了王君自己住了一間，其餘便堆積着雜糧和不用的農具。下面廂房，是王君的兄嫂和父母分住着。

這是一座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的房屋。牆壁柱上，還遺留了不少變亂時期的刀痕槍孔。

我和王君促膝而談。王君全家業農，田地皆係自己的。只他一人讀書。此次休學是爲了經濟的緣故。佃農本不好過；如今，自耕農也是生計維艱了。夕陽當窗，柳條披拂。除了牛鈴聲外，市囂不聞，多麼靜穆的鄉村啊！

（五）把酒夜話

不知不覺間，已到了喫晚飯的時候。這眞是一頓難以忘懷的晚餐。並沒有什麼山珍海味，然而樣樣都是極其新鮮。廚晉遐邇的「工魚」，是剛從洱海裏捕上來的。大小尙不及五寸；可是鱗細肉鮮，果然名不虛傳。豌豆、蠶豆，大多還正在田中開花。可是新鮮的豆瓣豆莢，今晚我却最先嘗到。王君告訴我，今晚已來不及做，明天還有「乳扇」饗客。

我們品味着佳釀，回想到在昆明學校時，夜晚下了自修，跑到小菜館裏，三五個人，四兩白干，幾碗「米線」的趣況，不禁好笑起來。

大理和鄧川因為都是崛起於唐時的南詔之勢力中心，我們便又談到了建立南詔大蒙國的種族問題。一致的結論是：南詔係唯一以擺族為主體的澳擺人聯合建立的國家。

話像不盡的源泉，談無止時。外面是一片靜寂，時或傳來一二聲犬吠。

漸漸的彼此都有些醉薰薰的了。

這一晚我做了無懷氏之民。

（六）乳扇是這樣做成的

第二天早晨的早餐，是一碗炒米和兩杯新鮮的牛乳。鄧川的畜牧事業頗有歷史，且相當發達。尤以乳牛的飼牧為最盛。所製成之乳扇、乳餅、乳酥、及乳酪，盛銷遠近。王君家中亦畜有乳牛二頭；每晨皆有新鮮牛乳可飲，每日皆有新鮮乳扇可喫。

早餐之後，看王君母親調製乳扇。係用牛乳一小碗，加入一大碗「酸水」，在火上煎熬。牛乳即凝結成團，再用手拉成長條，穿於竹桿上晒乾，即成。約二三分鐘可以做成一張。用油煎炸，香酥可口，亦可用糖水煮食。

鄧川乳扇，近銷大理，遠銷昆明。鄧川農家皆以此為副業。

牛乳製品除乳扇外尚可製成乳酥、乳餅、乳酪。只是做的人較少，所以銷路也甚有限。至於煉乳，據王君告，一年之前曾有一上海人來鄧川設廠，從事小規模的製造，銷路極佳。後以由下關購運白糖等物品，不幸在洱海中翻了船，損失奇重，一時無力復業。此後便無人提煉了。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國市上煉乳，多為舶來品，在今日國際運輸之極度困難的情形下，非僅價值奇昂，且亦不易購得。設有人再起煉製，非僅可以杜塞漏卮，而且更能供應市場的需要。

（七）關於德源古城

看完了調製乳扇，我們便探訪德源古城。

鄧川在唐朝初年的時候，為雲南六詔（蠻語稱王曰「詔」）之一。叫做邆賧詔。邆賧詔始立於豐咩。及後，六詔之南的蒙舍詔勢力漸強。唐元宗開元十八年，蒙舍詔王皮邏閣討滅五詔，自稱南詔王，又取各詔宮人。獨邆賧詔王波邏邃之妻慈善閉城抵抗，不從自殺。皮邏閣嘉其節，旌其城曰德源城，這一段壯烈而又香豔的故事，詳見於南詔野史。原文如下：

「先是，蒙氏恐三十七蠻部不服，遂親族為五詔，未幾，五詔抗命，邏閣遂賂劍川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奏於朝，許之。邏閣

乃豫建松明大樓，祀祖於上，使人諭五詔曰：六月廿四日，乃星回節，當祭祖；不赴者罪。四詔聽命，惟越析詔波衝之兄子于贈遠不赴會。而遼賧詔豐咩孫波邏邏之妻慈善者，止邏邏勿赴；邏不聽。慈善不得已，以鐵釧穿於邏臂而行。二十四日，邏邏及施浪詔施望欠弟施望千，浪穹詔豐時孫鐸羅望，蒙雋詔雋輔子羅原，皆至邏閣所。邏閣僭登樓祭祖，祭後，享胙食生飲酒。迨晚，四詔盡醉，邏閣獨下樓焚錢，遽縱火，四詔被焚。狀令各詔收骨，四詔妻至，莫辨其骨。獨慈善因鐵釧得焉。攜歸葬之。邏閣既滅四詔，取各詔宮人，念慈善慧而甚美，遣兵圍其城，迫取之。慈善曰：吾豈忘夫事仇者？閉城堅守，半月，城中糧盡，慈善度不能支，即自殺。時七月二十三日也。邏閣嘉其節，乃封贈爲甯北妃，並旌其城曰「德源城」。

今鄧川城北，並非德源城故址。據志載，故址在今城東北二里許，王君雖家居鄧川，但以前亦未曾去過。我們探索而行。不久，即見一小山，橫亘一大山谷之口。即徐霞客遊記中所謂「有小山橫亘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這便是德源古城之廢址了。頗具形勝，惜以湮沒年久，捨發掘而外，別無一物可尋。

回來的時候，經過「油魚洞」。

洞位於洱海之上端一小丘下，成圓形，徑大約二尺，半爲石掩覆。水極清澈，深僅數寸，與洱海有一線地下水道相通。無數小魚遊戲其中。然此非油魚。油魚，方八月十五，始可出現。大小如指，以白水烹煮，不加油料，乃油滿全鍋，且味極鮮美。然並不可多得，即使是時屆八月十五，數亦不多。據王君告，即本地人亦有一生未嘗一嚐其味的。

（八）別矣鄧川

回到王君家中，午飯早已做好，說等着我們菜都冷了。乳扇亦以爲時稍久，已不甚香脆。於是又重炸新鮮的。我因爲要在飯後回到喜洲，酒也未敢多喫。喫完了飯，又是一杯新鮮的牛乳代茶。

庭院之前，門當青山，簾捲碧柳。偷得一時閒，享受着無上的靜寂，可算是人生中最快慰的事！

午後二時，便辭別了王君，走上回到喜洲之路了。

卅二，八，在貴陽追記

紅葉山人

（塞外歸鴻）

計別家山五六冬。有車之粵喜相逢。良機可貴由來已。天外飛歸一塞鴻。

（車行霧中）

霧裏車如天上行。崎嶇世路盡填平。依稀到達蓬萊境。玉宇瓊樓足下生。

（霧裏看山）

阿儂底事總含羞。一幅輕紗罩滿頭。未見廬山眞面目。教人惹得幾閑愁。

浙江亭掃墓記

桐廬袁榮叜

浙江亭者，在今江北縣境禮里一甲。旅渝浙江館敦義莊公墓之所在也。自重慶臨江門步頭，渡嘉陵江，陟廖家台而上；東北行三里許，有亭岡，背倚丘陵，面臨原野。浙江敦義莊之殯舍在焉。其前有亭翼然，堪供遠眺。士人以其爲浙人之所有也，因以「浙江」之名名其亭。相沿既久，又以浙江亭之名表其地，濱江百十里內外，居者，行者，罔不知有浙江亭也。旅渝浙江館之執事者，春秋二祀，必赴浙江亭公墓及浮圖關范剛公之墓，行掃墓禮；相承弗替，二百年於茲矣。本年八月十五日，又值舊歷中元，旅渝浙江同鄉會，先期函約前往致祭。先一日，同人適有事於會所，沈衡山、馬心竹二先生與予約，翌晨偕往。下臨江門，步頭僱小舟渡江，既渡，則沙洲亘其前，闊可數百武。秋雨初晴，江潮乍落，岐徑露沓，積潦成灘，泥濘沒踝，輒難自拔。間或以筏，則泥滑不留足。予等行於其間，竟至寸步難移，頗彼相老扶持，媿爲泥過。沈君笑語予曰：「諸公『扶小娘兒過橋』，吾輩七十老翁，闇得作此醜態，何若脫襪跣足，大踏步邁過之爲愈快乎」。馬君則謂：「浙江易渝灘難，吾輩蹒跚泥途，乃知倚冠泥屐之深墟玩味也。」既登廖家台，就濱江茶舍，品茗小憩。迴望南岸，丘陵起伏，林木蔥蘢，扁舟鼓棹，往來如織，九時，竟興陟岡，迤邐去浙江亭。可三里許，山徑紆仄，不似所聞之難行也。既達莊前，則見廢屋宮牆踞高山半，前後左右，多屬叢塚；縱目四眺，俯仰今昔，不勝北邙白楊之感。莊屋三進，中爲地藏殿，建於乾隆三十八年，後爲觀音殿，建於光緒三十年，皆有碑誌及殿中鐘磬之紀年可考。殿東更有院落。建殿三楹，其方向與前二殿相對照，左廊爲殯舍，碑石林立，多爲留葬者所刻。更東則爲民國初年新建殯舍，積棺纍纍，有供不應求之感矣。乾隆一碑，武林錢琦撰，敍義莊緣起頗詳。原文有云，「先是寧湖兩郡諸君，創建公所，住持僧石楊積白鐵三百有奇，拂衣西去，嗟以遺王君庭官捐資約三畝作諸善果，於是好義諸君子，共捐資置山地若干畝，水田若干畝，俾鄉人旅死者安葬於茲，此敦義莊所由始也。」繼時西陽故瀰園張公，捐俸近十金，共襄其事。厥後武林諸君集同志捐資五百餘金，錢湖諸君捐資一百二十餘金，建地藏殿於其間，以兩廂爲住持焚獻地，另爲旁舍若干間，俾旅櫬之欲歸未即歸

者權厝焉。鳩工庀材，爲費綦巨；寧湖兩郡諸君，實足成之」云云。玩味碑文，敦義莊之由公所蛻化而出，事跡顯然可睹；且於敦義莊未成立前，似已有公墓之類設備，故以方外人住持其事，至是乃推而廣之，正名爲敦義莊耳。吾浙先民，多有志於四方。其職業或以官，或以幕，或以商賈，游踪所及，無遠弗屆；以此名都大邑，大都設有浙江會館，而先賢祠義塚義塾之類多附焉，吾浙藥材業，寧波爲盛；而甬人之販藥者恆集於渝，由來已久。吳興之以磁器業留渝者亦不乏人。其他游宦則杭爲最，游幕則紹爲盛，四郡屬旅之有以代表全浙又事實使然也。巴縣志載：「重慶儲奇門有浙江會館，一名列聖宮，祀伍員錢鏐諸先哲」，前年館基燬於空襲，僅存敗堵殘磚；磚面有浙江館三字，字方盈寸。又有列聖宮鐵鐘，其紀年則乾隆辛未鑄也。父老相傳，渝之有浙江館，寧湖二郡之鄉先輩實創成之，徵以鐵碑，斯說益信。蓋以鄉誼之情感，謀同業之福利，公所即會館，會館即鄉幫；而義塚公墓又其附屬品耳。我國之同業組織，其初恆以鄉誼爲基礎，徵之各省，先例甚多。昔人所謂治始於鄉者，是或其可徵之一端歟！然則會館之在他鄉，即謂爲故鄉之延長，亦未爲不可也。且自抗戰軍興以來，浙人入川，何啻十萬？不惟四屬同鄉，異常發展，其他七屬亦已由無而有，由寡而衆，七十六縣之占籍，殆已遍而無遺，是亦人文進化之一現象也。於是吾人更有感矣！先哲集資捐產，建館築亭，不私於一郡一邑，而公諸全省。當日其他七屬寓公寥寥，然而吾鄉先哲絕不因此而外之，一若預料七十六縣旅渝同鄉，終有附當合作之今日者，此即天下爲公四海兄弟之要旨也，而其眼光遠大，心地公誠，尤爲不可及矣，掃墓歸來，沈馮二君謂此行不可無記，屬余執筆。因舒所懷以就正焉。

追憶

陳雨農

故鄉鎮江位於大江下游，郊原清麗，景色皎潔，金山嶺上的古塔翹角凌空而圓形如饅頭似的焦山，則屹立江心，獨抗中流；我自幼就開始受這樣璀璨壯絕的山河的洗鍊，其所予靈智上之濬發與啓示，潛移默化，獲益之大，自不消贅言了。

父親生長於江南，而母親則是外祖母當舟行在黃河裏的時候誕生的，我是他倆在結褵後的第六個年尾上，最初的也是最後的所生的唯一的愛兒，在我的性格裏面有着父親謙恭沖淡的成份，也有着母親重厚爽朗的情愫，父親遺傳給我的是體型的外表，而母親却賜予我以大量的聰穎的智慧。

追憶吧！銀裝雪衣的紫金山，纖涓綺麗的「瘦西湖」棲霞的丹楓和江濱的月夜，二十年來的一動一笑和涓涓滴滴的智能上的積蓄，這一切的碎錦，都應該重加編織，重加清算了，雖然它是林林總總的一片。

前年的深秋十月二十四，正是我「加冠」的生日，那時，我、尚就讀於國立二中，母親從江南限寄我法幣十元，說是給我吃壽麵用的，那時，我眞感激欲泣，持了這禮款，請了一天假，出校「自壽」在合川的公園裏，殘菊繽紛，豁露瀰漫，我莊重的在款的藍天的碧潔之下，完成了我生命史上最饒意義的「加冠」禮。

今秋，母齡頒白，浪跡南滇的稚子又將如何的馨香膜拜遙向這位大江之濱的老人祝壽呢？

「慈母有知，兒心愧仄」我祇有藉深切的懺悔來贖這重大的罪戾了。

——三十二年七月七日於南滇——

陳樹人先生專愛集序

陳曙風

四九—二四〇

在七月的晚上，明河欲流，天上有一對永恆愛著的神仙眷屬，今夕又作一年一度的相會，比起尋常兒女，他們的福雖然是太淸了。然而他們的愛却這樣長久。啊！多麼美麗的我國民間傳說！

七月的晚上，銀河無盡無盡的流，人間有一雙伉儷坐着看天上的雙星，他們靑春時分是這樣的並着肩，現在他們已經白頭，他們雙肩依舊並着，來看特別爲永恆的愛而做中天最美麗的星——牛女，這雙伉儷永遠忠實於民族的愛的理想。當天上的雙星每年會面一次的時候，他們每年有一首詩讚美那雙星。讚美民族崇高的愛的理想，他們互相頌祝彼此的福祉。看，多麼完美的人間典型！

我們民族愛的理想就是這樣的專恆，長久。在我的等於人類神話時代的童年，中庭瓜菓之夕，我的確曾經相信天上的牛郎織女是有的。在人間馨香祝禱之中，我想像他們如何渡過多情鳥鵲的橋，之後又要等明年，明年之後復明年，他們永遠永遠的愛着。我那時幼稚的心，並沒有想到一年一度會面實在如何難過，我的思想却放在他們愛的長久上；天地有多長，他們的愛就有多久。永恆的愛的理想，實在深種於我們民族的心中。

除了這樣好的牛女故事而外，還有所謂三生的因緣，這一生愛上了，希望來生也再愛過。至少在一生裏也要愛到白頭，這樣的深情，引我們的心想到很遠，很遠去！

這些傳說實在美。這些美的風氣鞏固了我們的家庭數千年。在現世，我也抱了這理想向人寰祝願。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近百年中國正是許多人以衝動，不寧，激越，錯誤，懺悔等等去嘗試人生的新味的時代。梅菲司圖推開了門，暗暗地進來，手上拿着那張滿了富於誘惑性的契約，要求人刺出靜脈的血簽在上面，以換取使生命更陶醉的幻景。每個人內在的浮士德，一面要痛飲生命之杯，一面又恐殘漏的沙粒將盡！梅菲司圖所給與的時光是有限的：還在酒芳濃冽的時候，這麼一串——苦悶，追求，熱戀，沉醉，盟誓，最後幻滅！一霎時就演完了。許多許多這樣斷了的夢！

望着人間諸種破碎的心，怎樣煉一片天也可以補的石呢！

「雙星笑我背時無」？於是在坦蕩蕩的大道上，有一對忠實於資理想的白首夫妻，用日常生活來實踐許多人羨慕的庸行——專愛。因爲他們將生活來寫這兩個字，他們的詩和生活打成一片了。現在他們想將這幸福的花枝分送給正在攜手踏上人生路途的青年男女。所以在今年，正是陳先生和居夫人六十雙周的花甲，他們將專愛集增輯出版，這是愛的修多羅！這是愛的讚美歌！愛，經過無數詩人歌詠過，但是幾人用詩來寫他眞眞正正的生活，用生活來寫他眞眞正正的詩呢！

在這集子裏是一雙在革命時代中的愛人，由青春至白髮相莊的合傳。在這四百多首詩中，是愛的成長的年輪！在其中我們可以吟味到每個時候的境界。從早年那些詩句，我們可以看看那個時候的少年是怎樣度愛的光陰的：「攜來詩卷林根坐，君讀坡翁我放翁」。「聽到簫聲清絕處，此身疑已直登仙」。「小樓淸夢恰雙闕，百囀千啁欲曙天，枕上鶯和枝上語，朝朝都似鬥纏綿」。眞有點民族黃金時代所謂關睢的境界。一直唸下去，我們就看見愛有時是經過許多人生陵谷的。「只爲澆愁進一杯，非關欲雪晚天來，知卿憐我今飄泊，兒女燈前歎我回」！「無端大地雪風横，百折難逃劫外生，可是堅貞心性在，得留天壤此雙清」。這個時候愛與憂患交織，白頭離亂，天上積了幾叠人生愁暗的雲層，使夕照反映得更加深遠些！但風雪是會過去的，這雙伉儷現在忠貞地攜手走在滿了燦爛霞光的晚晴路上！

美好的仗打過了。他們的成就不只在他們倆淡泊的愉快的生涯。他們也想使他人得回到失去了的樂園，或是使樂園永不失去。青年夫婦們提到他們就歡喜。因爲二老給他們以一個人生的遠景。有人有時會問到專愛之道如何。其實整本集子就是答案，不過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道理，特別要提出一說。在陳先生翻讀專愛集題寄其夫人的詩，有這麼兩句：

「三十六年囘憶處，敬卿心較愛卿深」。

用敬來莊嚴愛，是中國最美的德行。遠在二千五百餘年以前，晉國的隴畝之中，做莊稼的冀缺，就有夫婦相敬如賓的禮，二千餘年以前的梁鴻孟光，他們平居的相莊，也與前者一樣，成爲夫婦生活的美談。愛，在我們崇高的古德中，昇華到成爲相莊與相敬。由血氣之倫的生活，與起像神性一樣的心情。

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那相敬如賓的故事，却出於耕耨之中，我們民間引用過幾千百囘，深種人心的舉案齊眉佳話，却是一對賃舂廡下的夫婦，豈不是因爲這種種的美善的典故都出自田閒，所以我們民族還了一耕一織的男女，做永恆愛的象徵嗎！其實的愛，常常長養在田舍人家，在淡泊日子。歌舞樽前，繁華鏡裏，有人暗暗白了青青的髮。專愛詩人却在寒夜裏這樣過他的日常生活：「夜深寒意漸蕭騷，歌舞誰家興正豪，却把燈光分各半，卿耽縫級我

搔毫」。「破衣得暇聊縫紉；殘卷消寒我誦吟，喜極白頭人一對，爐邊相與話冬心」。假如由酒綠燈紅中歸來的遠遊行客，在心靈，事業，人生興味，一切的一切破碎之餘，能有一天再過這樣的寒宵的時候！像觸礁半毀的船的湼槃留道去，在人生大海的惡浪中，找着了艇在他深心下意識裏的蓼秋莎，眼看見一個良善的靈魂——溫柔地向貧丐也俯吻的好人——像一朵自己不經意的靴子下所踐踏了的花。回望，她的破碎，印上的却是自己的靴痕！她的瘋癲印上的是一個人的罪惡。白雪漫天的流放道上，特米特里還好，背負着自己的重負！……人生有許多許多類此的事，錯誤會找着精神的取償。是以世界深厚的哲理都把人生的起點或是宇宙的開創放在人倫之始的礎石上，我們前哲也說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後來推而至天地之大，前哲舉出這兩極來，雖然是表道之化育流行由近至遠大的一種說法。但是說「近，」由夫婦說起，實含有深意。因為人生最近的關係——夫婦——是決定人之一生的關鍵。人愛上了一次，實在是生生世世愛着，形影言笑，一切都鏤刻到心靈的底層！如果毀滅真純的愛，就是毀滅了自己，毀滅了事業，毀滅了人生。成全了愛，成全了一切。

以珍重的心情把專愛集讀了幾遍，我切望二老心願成全。在天下有情中，種下許多美因，收穫許多美果。我因此用兩句名言以殿斯文：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老師的助手
兒童的好友

賢明的家長請即訂購！

中國兒童時報

定價 每月六期九元
連郵 半年五十元

社址 廣州永安大街六號

十九年六月創刊

教育部通令推荐

閒話蘭州

蕭祖華

（一）

在戰時的新與都市中，蘭州已經古着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了。隨了抗戰步調的進展，蘭州的名字開始熟悉在人們的口裏和耳朵裏。多少過去對她抱着迷惑疑問的人們，也已經來到這個西北的古城裏繞過一個圈子，或是駐足過一個時期又離他而去；或者是已經度過了好幾個春夏秋冬。

我記起了抗戰剛發生後一個月，在隴海車上的一個陌生人的詢問。

一位旅客和我攀談了起來，他知道我曾在蘭州住過一個時期，立刻高興的光彩煥發在臉上，一連串的問題發出來，但這些問題都很令人難以作答。顯然，他對於他將要去的這個地方，知道得太少了，而且不正確的傳聞裏的事實他又固執太甚了，

譬如他有這樣的一些問題，和我的回答：

「到蘭州後住在哪兒呢？聽說窰洞很多，要燒熱炕，炕的洞口在街上都看得見，是嗎？」

「哪裏！房屋自然有，只是陳舊些。窰洞怎麼能修造城市裏來，窮鄉僻壤裏自然有的。」

「吃什麼呢？據說沒有麥子，也沒有米！」

「都有！都有！沒有米麵得了！」

「還聽說，」他滿臉的憂鬱，「到處的灰塵很大，連買一塊肥皂和牙膏都沒有呢！」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說：「灰塵實在是討厭。但是何至於連肥皂牙膏都沒有得買？請你老兄放心吧。」

他說是受聘去蘭州教書，但是考慮了很久他都沒敢去，因爲一些可怕的問題緊攪在心裏，使他沒有勇氣急速成行，後來故都陷落，於是不能不去了。那時我雖說了大半天蘭州生活習慣的種種，但是顯然並不會掃去他的疑雲。

我相信在以前，對蘭州或對整個的西北抱着和我這位旅途相逢的同樣見解的人一定不在少數。不過「百聞不如一見，」如果沒有抗戰，有多少人來認識西北，踏入蘭州的懷抱呢？「建設西北」也不會像現在那樣眞正走入實施的階段。自然，蘭州也不會變成一個建設開發的核心，更不會有現在的繁榮和進步。

(二)

蘭州脫去她古舊的衣服，換上摩登的新裝，起始於蘭州正式建市之後。市府成立後第一件積極推行的工作，就是改建蘭州。兩年餘來，繼續不息的建築，使蘭州的容貌煥然一新，有了一個都市型的底子；不過，舊日的陳蹟依然隨處可尋，這好比是一個村姑進入都市，正在慢慢兒的變着，上華美的衣服，改造了頭髮的樣式；但是還沒有養成一種風度，仍有一些素樸的氣息保存着。

在城區內，除了新關街之外，差不多都修建過了。新關現在所有的一副樣式，是舊蘭州的縮影。歪歪斜斜的街道，既窄狹，又高低不平，街道兩旁是比較高出的石階，高高低低的商號建在上面，全是一派舊式的房子。天氣晴明時，滿街的灰塵。一落雨那就糟了，滿街的稀泥，寸步難行。有道是：「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行人們無法，於是兩旁石階作了人行道，轉灣摸角，擁擁擠擠，時時須戰戰兢兢提心吊胆，好不苦哉！

街道既窄，而滿街來往的又很多是遊樂的轎車。一騾當轅，上面坐了些尋親訪友的婦女們：寬寬的衣服，長長的衫子，姑娘們的辮子吊得那麼長！摩登人士並不是沒有，但好像鳳毛麟角而已。百貨商店大多是玻璃屏門，閉得緊緊地，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窗飾藝術。天剛一黑下來，到處「砰砰砰砰」的，是商號上門的聲音。人們對蹓躂大街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事實上，那街頭的橘子色的電燈比油燈也亮不到那裏去，又怎能提得起人的勁兒！

二十八年冬，敵機以百架的大編隊更番的施蘭大轟炸。事後，全城沒有賸下幾間完整的鋪面和房屋。在別處我看到從飛機上俯攝的全城照片，那眞當得起了「一塌糊塗」四個字。慘固然是慘，但卻是改造蘭州的一個大轉機。

於是壹闆設計，拆除改建，蘭州由村姑一變而為一個相當摩登的小姐。離別三年之後，我再來到蘭州，我幾乎要認不得她了。一律兩層洋式的樓房，澈底的拿磚來建築着着色調好像不太動人，但是却相當堅實。寬闊平坦的馬路，兩邊尋丈的磚砌的人行道。雖然，汽車過後，街上仍不免灰土飛揚，但是比較往日已經不知強了多少。代替了轎車在街上跑的，是汽車，新式馬車，人力車，轎車現在只許在城外跑，除了特許的幾輛私人轎車仍不時在街上作着點綴。

人行道上的洋槐，大多長得枝葉相當繁茂了，自從電燈大放光明之後，擁擠的人流沉浸於這柔和的夜色中時，這些株搖曳的樹枝，實在平添上不少的美麗。南城門頭的廣播機播送着音樂，摩登的百貨商店的窗口電炬照耀，大理髮廳中經常是座無隙地，窗子外常常圍着好奇的鄉下人。在流動的人羣中，鬈髮紅唇的婦女，和西服筆挺的人士隨處皆是，走在中正路（舊南大街），中山路（舊南關街），和益民路（舊東關街）上，似乎覺得蘭州的夜色也頗為醉人！

中山路應該說是銀行區了，中國，交通，農民各大銀行都在那裏。銀行的建築最為華麗了，而且各有花樣，互相媲美。甘肅省銀行後來居上，尤為崇偉。銀行業現有十餘家，新的還繼續在開張。

隨了市面的繁榮，寄售所也像雨後春筍一樣開了起來，雖然物品充斥，但是「參觀」者多，買物者少；這說明了蘭州市民的購買力低。記得二十七八年間，街上到處可見蘇聯的空軍友人們，所以很多商店都加上了俄文字招。現在這種現象沒有了；而新疆同胞的商店却一個跟一個開了起來。什麼「伊爾泰」，「塔里木」，「高昌」，「天山」……等，寫上一長串的回文；大都出售着新疆花布，俄國壺，俄國毯，杏乾，瓜乾，葡萄乾之類。多少人都買了這些東西帶往其他都市裏去。

街頭的另一景色，就是不時有蒙藏同胞的走動，紅大氅，皮靴，袒胸，雄糾糾的氣概，前些日有一個紅唇，燙髮，畫眉，塗臍的極端摩登女郎，和一位梳雙長辮，着紅衣服，面目黧黑的番女不時並肩出現街頭，大家都以為這簡直是一個「時代的錯誤」！

隨了人口的激增而來的，最重要的就是住居問題。一年一年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因為房子的修蓋太趕不上湧來的人口。旅館業自然是一個好生意，從高等的勵志社，招待所等，處處都患人滿，很多人一住旅館半年還找不到房子，真所謂「找房之難難於上青天」；「找事不難找房難」。因之房主房客的糾紛，日日發生，官司簡直打不完。

蘭州舊式房屋的缺點，最令人不便的就是那個大炕。有個比例兩間房子，炕要占去數個一間，做什麼都不便。俗話謂：「炕大屋小；窗

四九—三四六

大門小輪大車小」。這也是蘭州的一些特色。炕之大自然對於客居者發生「嚴重問題，」第一因為那有這樣多的氈毯子，被單等來鋪滿這個炕，其次自然更沒有本地居民那麼些櫃子，箱子，紅漆的油彩的整齊的佈置在炕的後邊緣上。所以，對於客居者，這個炕已失了睡覺的用途，上面擱上床，擱上梳粧台，或桌子，甚至鍋，碗，菜蔬，用具都無不可。

自從蘭州電廠設置了新機器，明亮的燈光是不成問題了。蘭州麵粉廠和西北麵粉廠兩家，麵的產量頗為可觀。燃料呢，有煤末和黃土和成的煤磚。冬天，煤炭的產量也足夠供需。因為蘭州南四十里的阿干鎮和北面七十里的窰街，煤藏甚豐，都足夠若干年之用。不過在蘭州以吃水的問題最需改善，並不是水的缺乏，而是水的運輸。

井水是不能吃的，因為鹼質太大。但那浩浩的黃河，不是水的源泉嗎？因之靠挑水為生的人，總有着四五千人，這一個龐大的水夫羣體，多半是窮苦為生的隴南人，從六七百里外的家鄉跑來。只要有兩隻洋鐵桶和一副扁担的本錢，憑着他們的肩膀，一天總可以賣出三四十担水。目前市價，路程最近處，一担水也需三元，遠處甚至可以賣至六七元。他們每月的收入，比一個公務員要強的多呢！

「千年難見黃河清」，在冬季，這句話就不能成立了，黃河的水清澈碧綠得多麼令人喜愛！結冰期近，從上流洮河裏歸來的水，當中有無數的小冰球，其圓和大小恰像一個小彈子；挑在水夫的桶裏，擠擠軋軋的響着。水夫高喊着：「水啊！誰要水啊，買「豆豆冰」的！」

最冷的臘月天，黃河兩岸慢慢都結了冰，河身小得多了，當中却仍有流水，大大小小的冰塊一個碰着一個緩緩地流着，可是一夜北風緊，風刮在臉上，像鋒利的針，兩個耳朵差不多要凍掉了——人人都猜想河大概凍了吧！果然，出城一看，河裡一片白色，「冰橋」結住了。水夫們在這時最艱苦了，冒着凜凜的北風，在河邊要打開冰眼，從冰面打進一二尺深的圓洞，直到能看到流動的水，纔能汲取換錢。這樣一直要繼續到春三月天暖冰融的時節。

夏天，黃河一直保持着它混濁的黃色，挑來的水要沉澱上三四個鐘頭，才有清水喝，而缸底的一層沉澱，像膠一樣的凝固着。夏天吃水，實在頗費周折。

如果蘭州要成為一個現代都市的話，自來水總是也不可少的吧！人人都這末想。

（三）

和西南各都市不同的，就是戰時從他處遷來的學校並不多；不像昆明或成都學府一個個的湧了來，建築和擴展學生羣活躍在城市裏。

除了已有二十餘年歷史的省立甘肅學院之外，專科以上學校只有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國立西北技藝專科學校和國立西北醫學專科學校，還有一個經常的訓練機關——西北訓練團。

省立甘肅學院的前身是法政專門學校，蘭州中山大學，省立甘肅大學，民二十一年方改今名。院內科系也屢有更張，現在是一個純法商學院的性質了，學生約有三百人。師範學院本來在陝南城固，三十年遷來一部，開始招一年級新生，慢慢就會全部遷過來。師院本就是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現在的院址在城北十五華里的十里店，在一片沙灘之上建築起一些泥色平房，面對着乾得令人發渴的寸草不生的北山，南面距黃河還有一段距離，恰好連一點景色都不在學校的附近。每年校慶時，師大校友們來，或不免有今昔之感吧。西北技專二十九年成立，校址在城南三十里的西菓園。西北醫專的歷史最短，三十一年才成立，居西門外西園，最高班的學生還是從甘肅學院醫科合併過去的。不論那一院校，無論為公費自費，不管為教授或學生，在這樣一個飛騰急躍的物價壓迫下，生活的苦況都是一律可嘆惜，可同情的，苦學生生活及教職員的生活苦故事，很多人能道得出來。但是有什麼用呢？社會的不平依然存在，艱苦的沉默中依然絃誦不輟，眞也是頗不容易吧。

不過聽到這樣的話，是不能不令關心文化的社會人士深以為憂：李蒸院長從重慶回來說：「請教授和學者到西北來教書，人家都不肯來。說是既沒有書籍，又少相互研究的朋友，來了怕的是落伍」！蘭州雖然有了她的重要性，但是在文化方面，却依然有着一個大不幸。

羅家倫先生率領的西北建設考察團過蘭時，曾與教育文化界舉行座談會，一致的結論是：「人才缺乏」。培植人才，聘請人才，吸收人才，才能使西北前途輝煌起來。但是這需要各方面積極的策動和熱忱的力行。

最近教育部準備設立「國立西北圖書館」，自然是一件具有遠大意義的事實。籌備主任劉國鈞先生已經到來多日，工作加緊進行中；將來的目標是要追踪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這是西北文化界的一個好喜訊！

十餘個男女中等學校，在蘭州終嫌太少，因為學生的數量年有增加。報紙只有西北日報和民國日報兩家，都有十餘年的歷史了，革

四九—三四七

新後的西北日報，在印刷，紙張，版式，編輯上，都是煥然一新，吸引讀者不少。

書刊雜誌都有着好銷場。蘭州的「文藝茶座」上，人老是滿滿地。不過閒談者多，談「文藝」者少。好比話劇的演出，相當頻繁，也很容易賣滿的座。但大家都覺得一個「好戲」，很少想到什麼教育的意義。

電影院現有兩家，唱秦腔的戲院現有三四家；牠們都集在新南門外。這兒可說是娛樂區。夏天到來時，「中山林」的黃金時代也就來了，茶座上老有着閒人。但在公路旁邊，汽車一過，瀰天塵土，眞大殺風景。修關不久的旁邊的中山公園，僅具着一個雛形而已。

市面的繁榮，就培養了飯莊和菜館的林立。不過談談小吃，或者倒有點意思吧！

在一年中，走在街上，可以看見賣小食的是隨着季節而轉移。冬季開始時，街上賣湯圓的出現了。很多小舖，專門來做這生意。每家門口支起大鍋煮着湯圓：案上的盤裏，疊起的湯圓像一座金字塔。差不多過了陰曆二月，這生意才漸漸收盤。然後這同一的舖子裏，又賣起櫻子來，一直到過了端午，舉行了詩人節，祭過我們的詩人屈子。這時，天氣已經有點熱了，各種黃色的綠色的小「瓜瓜子」，又慢慢兒上市了，於是櫻子生意宣告結束。各種瓜類堆滿案上。醉瓜來了，西瓜來了，天氣也熱得夠瞧了。西瓜開始被切成一塊一塊，在喊着吆喝：「賽冰糖，眞沙瓤，一大一塊，一大一塊喲」！走在街上喘氣的人羣，晚上蹓躂的人羣，自然要走入舖去，切開一個瓜，飽啖着那上好的「賽冰糖」。

瓜類獨占市場差不多要兩月之久。天氣慢慢兒涼了，大蘋菓，林檎，葡萄之類開始擁上市場了。「新陳代謝」，這類小舖又要換上物品了，「八月十五月光明」之時，每家小舖的門口都被這各色各樣美麗的菓子裝飾了起來，多麼令人悅目的一幅圖案呢！

這些小舖，我無以名之，叫它做「循環商店」。現在正循環到了西瓜已殘未去，蘋菓，林檎正在風起雲湧的邊緣上。

金風送爽，桂子飄香：一絲絲的秋雨，催得溫度日日下降，不久天氣便要由涼而冷了。這時，一種西北特有的食品，便要由蟄伏時期轉而抬起頭來。那便是「牛羊肉泡饃」。

大家對這一吃便要出汗的食品已經冷淡了一個夏天，這時，南門外五六家清眞羊肉館開始要「臣門如市」起來，食客各據一案，大塊的「鍋塊」（饃）執在手裏，泡在碗裏，拿去膾起。一會兒，濃釅的羊湯和羊肉，和饃一起熱氣騰騰的端了來。一碗旣過，其味甚佳。天氣愈冷，羊肉館愈興隆。一個南方的朋友，對這種吃法或不免有看着「雄武」之感；但這也是地理環境下應有的吃法。

牛肉館自然街上更多了。冬日之晨，你可以看見每家裏面都坐滿了人。眞是「大碗湯大塊肉」，不到半日，便已售罄，店中人袖手各

四九—三四八

處間散去了。

另外，一二小吃也頗吸引人。一是「高老三醬肉」。在東大街上，老闆姓高本名是「福和軒醬肉」。特色是肉爛，味美，有一股醇香，大概是多年來生意很好的緣故吧；如今大有庖製「每況愈下」之勢。另外是「馬寶子麵」，在新關口上只是味美清鮮的牛肉麵罷了。然而隨了人口的增多，這些小吃館也愈來愈擠了。

（四）

四月間動工，蘭州又修起了好幾個邊城門。南門是「中正門」，西門是「宗棠門」，北門是「中山門」。走出中山門，過鐵遠橋，踏上甘新公路的起點，便可以走出嘉峪關外，到新疆去。

近年來，這條大道上真是頗不寂寞；尤其自緬甸撤守以後，跑仰光的路斷了，很多車輛都轉向這兒來。發財的人們自然又可以南來北去，帶些東西。譬如據說「一塊磚茶帶到迪化，可以換一條俄國毯」等等。

不過，一出中山門，抬頭就看見的北塔山，實在不能令人發生好感。山上有一層一層修成的十殿閻君殿，山頂上便是一座塔；每年陰曆三月十三日有一個廟會。北山本乾枯的了不得，北塔山光禿得更甚。自從「綠化西北」口號喊得振天價響，就定下計劃要在北塔山植樹十萬棵！工作尚未開始，而今年雨水特勤，三日五日總在下雨。數月之後，大家才發現北塔山之上，盎盎然綠矣，居然處處草芽兒長得多長，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奇蹟。

南面巍巍的皋蘭山自然是相當蒼翠。不過，五泉山依然是「遊人止步」，望着濃蔭，人們是相當渴念的。早年的「浴佛節」大會，曾使蘭州市民狂歡過。四墩坪在西門外，為城作着拱衛，俯瞰着城區；小西湖出西門七里可到，有的只是一些小小的景色。

如果站在省府後花園，那修在城牆之上的望河樓上，可以把北城外的景色一覽無餘。左右是蜿蜒的城牆，黃河在下面奔流，對面看見河北的房屋高高低低，晚上明燈閃爍，頗有點香港重慶的風味。望河樓建於左宗棠氏，最高領袖來蘭登臨也大加讚賞。

在黃河中流的雁灘，景色頗有佳致，樹木也最多。連着城南，城東和灘上這一帶，處處都是菓樹園。春二三月，大地甦醒了，草色青了，樹葉綠了，枝枝蓓蕾都開出鮮花，大概以梨樹為最多。一片白色的花在和煦的陽光下閃耀搖曳，像一個素雅的美人，風光也大似江南呢！

城垣處處遍是梨花。走出三十里去到了河之北的安甯堡，就投入了粉紅色的花海，那就是桃花林。三四月間遊人密織在這條道上。久受冬之神威脅的人們，這時着上春裝，伴着愛人，要到桃花叢中去享受春光，去陶醉在粉紅色的擁抱裏。

但是在這近於塞上的邊城裏，可愛的春光總覺是爲時不長。其實如果沒有了這一條雄浩的黃河，那乾枯才不堪設想呢！河邊有着轉動的水車，時時又可以見到一葉輕筏飄浮在上面，看着看着，令人悠然神遠！

但是奇景却在嚴寒和酷暑中。

前面我已經說了。一夜北風之後，凍住了大河，蘭州話叫：「冰橋軋住了」，這兒我要接着前面的敍述，因爲凍河之後，大小冰塊在河裏，淌過了好久，猛然一凍住，就都激了出來。所以在河中或河邊，就可以看見橫插倒豎的冰塊。大的要一丈見方，一兩尺厚，映着日光，像玻璃，齊截的四邊都顯出藍色。在河裏，也有很多一平如鏡的地方，很可以作一個理想的溜冰場；但是敢在上面去滑的人並不多。河纔凍了幾天，有好些處所，就有人嘗試着過河走了。慢慢，就變成了河南北來往的大道，連大車都走的，所以「叫作冰橋」。

到來年春回大地，人們才斂跡不走；因爲怕河底有點動了，不保險。遠在二十二年，曾發生過一齣慘劇，河北人家要娶親，派了大車往河南女家親迎。新郎，媒人，親眷，坐了好幾大車。過去無事；迎了新娘過來時，行至河當中，一聲「喀嚓」，一大片冰崩了，陷了下去。好幾輛車連人，一齊墮入冰底，做了眞正的「同命鴛鴦」。這是走冰橋的悲劇。

春暖冰消，大河就是這樣一塊一塊「崩潰」了下去。

到了酷暑的六七月，黃汛到來。上源雪山的雪水融化下來，歸入黃河，水位自然要提高許多。濁浪滾滾，浩浩蕩蕩，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黃汛的來，有早有遲，但打破若干年的紀錄，因了雨水太多，以今年的最早，而且最是勢不可當。

六月中旬，水位一天天提高，兩邊的田淹沒了，慢慢樹也淹沒了，再慢慢，水封了公路的旁邊。一天天，河中的灘的面積逐漸縮小，苦苦辛辛種出的將要割的金黃色的麥子倒在水裏了；瓜田一畝畝不見了。農人叫苦連天，眼看房屋都要不保。水位繼續高漲，距城牆外石基只有一二尺。流過橋下，距橋底只有兩三尺。灘上人都紮好了筏子，準備逃難。最高的一天，水勢之洶湧眞如「排山倒海」。河邊的人羣像螞蟻，像八月的錢塘觀潮者。幸好，高潮至此爲止；以後逐日下降。雖然損失良田千頃，還好未成巨災。老年人說：「清光緒三十一年淹灘之後，再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水呢！青蛙都上了樹」。青蛙上樹是民間的經驗，表示將有大水的徵兆。

雨太多，釀成了水災，同時也使今年蘭州的瓜類大爲減色。

瓜類的繁殖喜歡乾燥，所以在蘭州的瓜類樣兒最多，長的也好。雨太多，首先使醉瓜宋鷄先裂了縫，味兒變壞了。

在夏秋兩季，住在蘭州不說別的，即以吃瓜菓來說，總算是口福不淺。

六月間，杏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美麗的黃色中透出點點微紅，着着逗人喜愛。味兒甜，個兒大，產量也多，只有二十多天的時間，它的出售就已經達到了頂點。再後，快到完時，最好的杏子才露出面來；大得特奇，色味都是上上，小販們吆喝：「眞唐王川的好杏兒，三大一個」，三塊錢才買一個呢。

接着「瓜瓜子」們出場了。最先上來的是黃皮的脆瓜；瓜肉是雪白色，同時，香瓜也大量到來。接着，醉瓜上了市，雖然外貌不足以驚人，但香味却都是上乘。緊跟着，瓜市場上的主角——西瓜和大家來見面。西瓜出場，已經到了七月流火的大暑天，滿坑滿谷，充塞在市內的每一個角落。西瓜當中又有不同的類別，白皮爲最早，花綠皮次之，黑青皮就是殿軍了。白皮瓜是黃瓤，綠皮瓜全是紅瓤。戰前，一個大瓜不過三毛，四毛，去年也不過才四元五元，今年的一個好瓜，便非四十元五十元不辦了，這眞是天知道的什麽「級數」的物價！

在西瓜的鼎盛時代，還有一些小瓜兒陪伴出來，那就是哈密瓜，花皮的金蝦蟆瓜，白皮的一種長形瓜，小綠皮上帶着黃綫的一種瓜，都叫不上它們的名子來，但瓜的樣兒總在十種以上吧。

秋天的開始，蘋菓，紅橘，紫橘，沙菓子都一齊擁上來，而以沙菓子數量最多。接着梨兒，葡萄也都爭着上市，棗子則更多了，又大又甜，乾棗是蘭州出口貨的大宗。

百合也是蘭州的名產。冬天，百合充塞在街市的各處，大瓣兒含有極多的糖分，是蒸着吃的最好物品，也是筵席上的一個好菜肴。天氣愈冷，它才愈甜。

蘭州吃魚的機會並不多，夏天一條黃河魚要三百多元，還輕易找不到。朔風怒吼時，魚市場才開始。從青海，一車車的魚運了來，因爲是湟水中產出的，所以叫「湟魚」。魚販們把魚浸上了黃河的冰，凍成一條冰棒，滿街叫賣。另外，還有「鴿子魚」，形狀特別，也相似於「鴿入大水而爲蚌」的傳說說。它是鴿子入水所化的，倒是看着怪有意思的。

這同時，冬菓梨出現了，極細的黃色皮膚下是雪白的肉，甜而且極富水分。深冬裏，軟兒梨靜靜躺在各菓攤的木架上；一串串的「吊

溼子」（一種小軟菓子），掛在菓舖的門窗上。這都是大雪紛飛，爐火熊熊之旁的良伴。在瓜菓市場上，牠們都是孤軍，要苦撐殘局，渡過冬天，走到春天的邊緣，等待杏子的到來。

有人稱蘭州為「瓜城」，寫下了「瓜城記」；有人說：「大理是中國的花園，蘭州是中國的菓園」。住在蘭州，夏秋總是相當愜意的吧！還有，一年到底的晴朗的天氣，也是令人看着高興，心懷爽朗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春天有一兩月的風季。每天下午就刮起了風，灰塵填塞在人的口裏，鼻子裏，眞使人傷腦筋。不過，「××油礦局距蘭州很近，為什麼不可以改修柏油馬路呢」？是啊！誰知道呢？

不過在勤懇的建設中，不久的將來，總可以使這「菓園」更為美麗一些吧！我希望：

（三十二年九月一日）

風塵雜詩

鄭臨川

別昆明

滇南揮手去，聚散總前因。翠海空留影，青山如送人。跡隨雲樹遠，情逐夢魂親。況是巴渝道，聞猿合愴神。

草湖

晴雲搖漾木蘭舟，白盡蘆花老盡秋。正是洞庭波冷處，誰家橫笛起山樓？

旅夜

雨共寒蛩咽，棲遲此夜心，聲聲催客夢，點點伴孤吟。驛路重關險，遠峯瘴霧深。秋風憐一介，人海任浮沉。

途中阻雨

冷淡清秋節，重陽雨未休。久疏籬下菊，復此異鄉留。搖落嗟行邁，生涯歎斂裘。登臨如騁望，應更黍離憂。

嘉陵江早行

詩思莽蒼蒼，嘉陵彌望長。樓台迷曉霧，草樹飽秋霜。一旅安危定，十年生聚忙。收京猶有待，鼙鼓憶遐方。

北碚舟中

一棹尋春訊，嘉陵兩岸山。天隨青嶂合，心逐白雲閒。飛瀑自今古，幽禽任往還。勞歌江上曲，生意總相關。

春日偶題

雨聲滴瀝鶯聲歇，紅意蕭條綠意酣。又是一年花事了，愁心和夢寄江南。

懷鄉之葉

王偉

南鎮市

二月天，南鎮市的遊客忙了。名曰南鎮市。實際遊客最多的還在禹王廟。

出紹興東門約四華里許就到禹王廟，畫棟雕欄，矗立於萬綠叢中，遠遠郎可望見，平時很莊嚴肅穆，殿上祇有蝙蝠飛舞；但到了二月天，滿廟全被玩具，日用品，和茶館酒肆佔據起來，此外就是人。

遊人的麕集，半為祭神，半為遊春，有陸行而來，亦有水行而來。水上畫船簫鼓，陸上車馬如龍，兩路均匯流到禹王廟，再分流到南鎮。但一般遊客嫌南鎮太遠，不好玩，（由禹王廟至南鎮，約尚有五里路）故多到禹王廟而止。所以禹王廟最熱鬧。吃食店特別興隆，竹園館的「燒步魚」為最有名，玩的以「絲鷂」為最多，「絲鷂」者，以紙製成形似蝴蝶之紙鳶，染以紅綠顏色，繫以生絲，隨風而上，不能高翔，但輕巧易舉，適足為遊春男女們的玩物。

廟內還有詩謎攤。在綠蔭之下，大家圍坐在一張小桌之前，細細吟哦推敲，予春遊者添一種雅興。後來被當局認為賭博，漸漸禁止。其實所博甚微，興趣殊大，示禁者實非解人。

沿途多茶棚，以青松針覆之。步行倦熱時，小坐其下，緩緩啜一杯香茗，看遊客們翩躚來往，比自己擁在廟裏還有意思。

如此遊集，每年自二月初二日起，一直到二月二十八日為止。其間逢二逢八的日子尤其熱鬧。每天上午十時左右人漸漸多起來，到日落西山始散。歸途中但見遊人絡繹，歌聲笛聲充盈耳際，大都手裏拿有一張「絲鷂，」和兒童們愛好的玩物。進得城來，城中沒有享受春遊的人們，凝視着南鎮市的歸客。歸客們手擎「絲鷂，」招搖過市，似帶來無限春意與樂趣。於是明日又多一批遊春的男女出東門。

上坟船

「正月燈，二月鷂，三月上坟船裏看嬌嬌。」這是越中的歌謠。意見就是說：正月玩花燈，二月放紙鷂，三月上坟時，在船裏看女人。

溫煦的春日，照澈如鏡的鑑湖，一隻隻烏篷船在湖上盪漾，船上有明瓦，有白布的「遮陽」，有時翻起遮陽，美麗的姑娘探首船窗之外，窺看湖光山色。這時候，坐在另一隻烏篷船裏的人，也可翻起「遮陽」，窺看美麗的姑娘。

船靠了岸，登山去上墳，喜歡步行的步行，喜歡坐竹椅轎的坐竹椅轎，各自分頭拜祭祖先。拜畢下山，手裏多執着一把山花，紅的杜鵑，黃的牛郎，星星的草籽花。船裏的姑娘們，被山花映得更嬌豔，現在不必窺着，儘可觸目而觀，幸運時還會得着嫣然一笑。因爲山路狹，又多樹枝，如果大家走路，會摩着肩；坐轎，會擦着膝。平時靜寂無聲的山谷，添了許多穿花蝴蝶，充盈了笑語聲。

歸程中，喝得醉醺醺，都有點倦意；沒有來時的熱鬧。船頭上堆滿杜鵑、草籽花、松球、松針等等，也是鄉下人不要而城裏人認爲可玩的東西。也是一年一度的春遊紀念品。

烽火逼着我們向遠處去，久已不上墳看杜鵑了。但願他日歸去，祖先的廬墓無恙；仍舊坐着烏篷船，盪漾於稽山鏡水之間。

看戲

當蟬鳴樹梢，蟋蟀尚未振翅的時候，各處的社戲開了鑼。喜歡趕熱鬧的人，隔三天二天有戲看。鄉下的人客情好，宰雞殺鴨請吃飯，如果客人客氣點，當心衣服會被留客的人拉去一隻角。自己做的老酒，香噴噴正可口，慇懃地一碗碗勸，待主客吃到醉醺醺時，戲文已經放了爆仗開鑼，主客拉拉扯扯跨上早經用門板松枝搭好的看台；接着茶和點心又搬上來。

戲文下午開鑼之後，做到吃夜飯時稍息一下，於是又開鑼，一直要演到第二天天明爲止。前半夜大都做武戲，後半夜就做「倭袍」「龍鳳鎖」一類文戲，着重細細的情節。有人喜歡看前半夜戲；有的喜歡看後半夜戲；又有人喜歡看整夜的。六七十歲的老婆婆，會整整朝台看一夜，不閉一閉眼睛。假使一齣悲劇演到淋漓盡致，一個小生或一個老旦落了難，苦到向人求乞時，台下的看客們眞眞會把銅元角子，向台上擲去。意見是看了表同情，佈施他一點。其實做這種戲的一定是名角，很有錢；台下人也明明知道自己在看戲；但總不自禁地會這樣做。這也是藝術的成功處與看戲者的天眞處。

城裏人看戲方法就不同。雇一隻「四明瓦」或「五明瓦」的畫花大船，載了許多吃的東西，帶了親戚朋友，男女老幼，駛到唱戲的地方停下來。就在船頭上搭起布棚，坐在棚下看紅白臉進進出出。這種人目的很少爲看戲，不過趕趕熱鬧，應應景而已。

我是住在城裏的，所以看戲也屬於城裏人那一類。坐着漂亮的船去趕趕熱鬧，應應景。夏夜，躺在船頭上迎着河風，剝剝瓜果，看看台上台下的人。其趣味勝於關在大戲院裏坐包廂。

四九—三五四

菱

蠡湖一湖水，除了養蝦養魚之外，就種菱。秋風初起，水面上滿佈一片綠；綠得使人會把船划近去，翻起她的葉，摘下她的果。放在嘴裏又嫩又甜又鮮。種菱的主人，並不禁止你順手去採，因爲產得太多了，摘幾隻是無害收入；反正你不是盈筐盈船的採。看水上綠得可愛，嘗嘗鮮並不吝嗇的。

種菱的水面，也有區域，搓一條粗粗的稻草繩浮在水面作爲界線，這界線以內就叫做菱塘，菱塘正如魚塘一樣，是一種產業。每年有可觀的收獲。

鄉人呼菱爲「大菱；」既可生吃，又可熟食。生吃把隻隻剝出來，褪去了肉外的一層薄衣，白白的鮮甜得很。但如此吃法，必須擇嫩的；如較老的，那祇可熟食。帶殼放在鍋中煮熟了，剝殼食之，亦鮮亦甜，亦可充饑，下酒更好。煮一鍋菱，沽一壺酒，以饗客，謂之「大菱老酒。」鋪若的菱採下來吃不完賣不盡，可用繩一串串結好，掛在迎風的地方。隔了相當時日取食，謂之「風菱。」吃酒的朋友也可下酒。

其實吃菱不及採菱有趣。坐一葉小舟，蕩在菱塘中，滿眼皆是綠，俯拾卽是菱。菱葉下面還有魚藏匿着；如果帶去一支釣竿，那未歸家晚餐的時候，一壺酒和一盤熱騰騰的菱以外，還有二尾白條，

一尾[illegible]藏。

桂

聞到桂花香，忽然想起家裏的庭院：那邊，左右分立着兩株桂樹，右邊的一株老桂，高兩丈餘，枝葉茂盛，大約是百數十年之物。左邊一株較小，枝葉亦較少。此時正盛開着滿樹的花。不但整個庭院密佈了濃鬱的芬芳，周圍的鄰居，也可聞到陣陣的香氣。

因桂花除了供玩以外，還可以製糖做點心吃，所以隣居或遠遠的親戚朋友，一知道我家庭桂盛開，紛紛來採。樹很大而花甚盛，我家既自己享受不盡，也樂意做一點人情。於是鄰居及親戚朋友們都來了，大家提着籃或袋爬上樹，在樹上嬉笑地棲息了半天，提着盈籃盈袋的香花回去。

幼年的時候，最喜歡不過的，是發見桂花含苞欲放。天天散學回來，就去仰望高高的樹枝；一聞到微微香氣，就手舞足蹈。滿庭芬芳，朵朵盛開，那簡直要發狂。樹上爬上爬下，早折一枝，晚折一枝，書房臥室堂屋裏都滿插着桂花了。這期間，採索桂花的川流不息來我家。客人多，就熱鬧；也是高興原因之一。同時栗和菱和柿都上市。桂花開了，還有栗菱柿可吃，孩子們的心情是夠愉快的了。等到漸漸凋謝，滿地舖上黃色的落花，樹上也被採得枝葉稀疏了，顯得十分瘦弱可憐的樣子。一年的黃金時代過去了，要到明春去培養，

去努力

桌上置着四個月以前輾轉寄遞而來的家書，他們告訴我說，家裏的房子門窗被挖去了；比去年來書所說的箱籠什物書籍被搶去一空更進一步。他們信中當然不會提及老柱的，也許早已被人砍作柴燒了！

水仙

冬日之花，有兩種可愛的：一種是梅，一種是水仙。

說花之清逸者，都推崇蓮，以其花葉亭亭出汚泥而不染。可是水仙，也是花葉亭亭。其培養僅需要一勺水和半握沙，眞眞統體不染一點汚泥。莖葉的挺秀勝於蓮，而花的芬芳更勝於蓮。

葱綠的葉，雪白的莖，淡黃的花，置在明窗淨几之下，吐出陣陣的溫馨，會有一種如何的心情！家裏有那麼一間書齋，窗外的庭院，有一株臘梅和一枝天竹，窗內的案頭，供一盆盛放的水仙，左邊書架之側，站一盆細枝疏葉的紅梅，溫和的陽光正落在水仙之上。曖得黃的花和綠的葉都發笑，笑出陣陣的香氣來。我愛冬天，也愛水仙。

明張大復說水仙有云：「葉如劍，莖如蘭，房如黃冠，根如夜合，綠如芭蕉；然沉鬱，白如輕羅；然芳澤，香如臘梅而溫，如芙蓉而冽，宜冉冉風，宜溶溶月，宜暖室，宜靜榻，宜詠宜觴，亭亭葉裊，森森華外，其神浮昱而不定，絪緼而自如……」可謂水仙之知己。

水仙之本如芋頭，家鄉中多由水果店中出售，買回來植在磁盆或紫沙盆中，置以沙，勺以水，就會長芽抽葉，開起花來。培植很容易，但不可缺少的條件是暖，時宜移置在陽光之下。盆內不用沙而用小卵石扶植，也能長大。

到了冬日，常常想到水仙。故鄉在敵人的蹂躪中，然不管敵人無論如何的蹂躪，那花葉亭亭一塵不染的水仙，總不會稍玷她的清白吧？

紅葉山人

（貴州多雨）

聞道天無三日晴。之詞一面總難憑。我來三日都陰雨。四郭雲山盡渺冥。

（貴州多山）

又說地無三尺平。崎嶇嶂嶺列爲屏。山多田少由來久。眼底蒼生感慨並。

（貴州多窮）

還說人無三兩銀。縱敎茹苦又含辛。河山莽莽從頭整。莫負昂藏七尺身。

（貴陽觀粵劇）

又在異鄉觀粵劇。無端惆悵滿天涯。何時得遂東歸願。盡斬豕蛇復漢家。

新秋跋涉洞庭西

戈衍棣

我第二次從石門到津市的那天，正是立秋。一百二十里路，輕舟順水，朝發夕至；教人覺得有點秋的暢爽。可是津市街上依然煩熱：女人們薄衫裸臂，大腹賈揮扇成習，一切都還是溽暑的色調。夜來，旅館裏的蚊子臭蟲，露天茶園的擁擠，家家戶戶門前院後的納涼，更說明了「夏之神」還不曾辦好交代，有意與無意之間的在「戀棧」。

津市是洞庭湖西北角上的巨埠，澧水流域貨物的吞吐口；更是江湖間川鄂湘一條旱路的起運站。牠的繁榮，據說僅次於衡陽湘潭，貿易額之大，與洪江不相上下。牠是個純粹的商業城市，一切商業化；一切在自由的生長中；而金錢卻牽線似的支配着牠。在津市看不到什麼政治力量，嗅不到文化活動。最高的行政機關，是一個鎮公所和警察局；中心小學是最高學府。四開紙的津市日報也早停刊了；有牠時也不為一般人注意。生意經們所關心的，是撈錢抬價，他們是可以不看報的。我在津市為等開往益陽的輪船，空住了三天。幸「七七劇團」在那裏做勞軍公演，劇團的領導人王麟子先生陪我看了幾晚平劇。他們的「生意」也還不錯，一晚上也可以售票六七千元。更可紀念的是，麟子出法幣百元，在津市街上買得一付圍棋，白晝對弈，頭痛仍不休止；因為「眼不見，心不亂。」這樣作法，可以免得在街上走，更傷腦筋。

九日登小輪「新國源」，自津市出發；是水警隊代我訂的艙位。同艙的有一個公務員，還有幾個商人；大家多沉默着不講什麼話。有的在吸煙，我拿劉振鐸譯的一本沙寧就小窗閱讀。七點鐘上船，到十二點鐘還不曾開船；船卻已經往了津市的對岸。幾多人願上坡而不得，怨聲滿船，益加悶熱。我無心躺在艙裏，走出來又缺之站處；外邊擠一回，還得回到自己的囚籠裏去。於是沙寧那個奇特的人使我很感趣味。世界上很多人在表面上缺之感情，而實在是感情最熱烈最充實的人。我這樣想着；開始和同艙的人們談話。「到那里去？」「貴姓？」一切話當然離不開做生意。那位公務員對此尤感興味；他似乎比商人更「裏手，」談鋒甚健。幾個商人倒與是「嘴裏少說話，心裏多打算盤，」不斷的在吸悶煙。我在旅行中

也是吸煙的大家為了各界寂寞艙裏弄的「為煙消氣」不吸煙的人也無法「獨潔其身。」這時恰巧來了一陣急雨，船上起了一陣騷動。雨打在混濁的江上，出現了無數的明亮的泡沫；南岸的楊柳也在煙雨迷濛中。船還是不曾開動。在船裏被雨打風吹的人，有些怒罵起來。霎時雨過天清；太陽依舊明朗，江上的風也涼爽起來。船開動了，益覺風爽；似乎秋在徐緩的向人們面前移動。

到安鄉是當日下午五時。安鄉是五月七日曾經淪落敵手的一個縣城；碼頭上很冷淡，可以告訴我們街上依然蕭條。縣城里住着不少我熟識的朋友。我也無暇進城去看他們。六點鐘，船繼續開行。晚間宿在萬望宮。萬望宮這個小市鎮，我泛洞庭湖曾經來過。市面繁華。三十年的時候，還修起了一座像樣的劇院。街後有一座大的樓房，是中心小學的所在地；寬敞幽靜，洵屬難得。現在卻一切不見了；被鬼子在濱湖戰役時燒得乾乾淨淨，全街祇剩下三兩家民房。現在瓦礫堆上，已經架了不少的席棚子；老百姓們走回這破碎的家園時，應當是萬分的難過吧？我一江湖過路人，因為來的次數多了，對這地方也生出了感情。在黑夜中還上岸去，在淡淡的月光下走一遭。去安慰幾位負傷了的朋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人，該怎樣呢？該怎樣呢？回船後，淡月籠江，漁火明滅，江村水市靜到可以聽出水流的潺潺聲。我就在艙中睡去了。

睡夢中，笛鳴船開。早飯前，從艙上來了兩位旅客，是兩位大學生。一個是中央大學的，從常德回湖，一個是廣西大學的，從湘返桂。我們談了很多話。中大的那位是我還是在戰國的同學；他將於明年暑假在政治系畢業，今年暑假回家，預備從湖南帶一些物品到四川去，據說用三萬塊錢可以賺出下期的學費和一套西裝。廣西大學的那位，談着在濱湖戰役時我寫的報導。我們一路作伴到益陽。我有一感覺到現在的一般學生多數缺乏生活理想，和我讀書的時候有些不同。今後教育界的先生們，對自己的「高足」不曉得有這個感覺沒有？假如我的感覺不是錯誤，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從津市到益陽的船不能走外湖。有好幾處還得繞進小的港汊。小港裏黃水滿滿的，輪船走過，餘波有力的向兩岸拍打；繫在柳樹的小船在跳躍。岸上柳蔭下的水牛也站起來，孩子們一群群走出來看；有的向船上作歡折的招手。過「雷區」時，船走的比較慢。人們都有點担心。可是五月濱湖戰役後，這湖裏復航以來，還沒有發生過「觸雷」的亂子。沿路駐軍檢查的地方太多，軍警憲變成馬馬虎虎，極難收檢查的效果。為了便利旅客，應該「明查少，暗查多，」檢查的效果也或者好些。

船入沅江境，水由濁變成清。邱陵起伏，本是一灣一片的。這沅江的後湖一帶，景物相當清幽，純為自然景色，毫無半點人工。厭惡西湖被人工破壞了的人，一定喜歡沅江的後湖。起伏的邱陵上，遍

長着楂樹，桐樹，深翠的葉子在陽光下發亮，與明靜的湖水相映；真稱得上是「綠水青山。」在浩瀚無涯的大湖裏走到這裏，似乎一個人精神上有了寄託，摸到一種人生美麗幸福的邊緣，不是舒暢，而是慰貼。

沅江縣城是現在洞庭湖裏的輪航的咽喉。我多次經過這個地方，卻沒有停留過一天。這次索性連船也沒有下。可是爲了船上貨物要在海關納稅，船在這裏停了三四個鐘頭。十二日晚間到益陽，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資水是湘境內大水中最清澈的。益陽城在資水北岸；街市以城外二保最爲繁榮，城裏則相當的冷淡。一保裏的石板馬路，正在加寬，市容是一天天的整飭起來。很多地方，已經與我三月裏在此經過時不同。這裏有湘[illegible]區專署，政治力量還可以表現出來。街上和旅館裏的秩序，都比較好；狂嫖濫賭的先生們不能像在湘[illegible]似的[illegible]。旅館同時正是各學校暑假招生的季節，中小學學生滿街都是。擠在他們羣中，似乎投身在新鮮天真的園子裏，使人愉快舒暢。全縣中等學校有二十幾個。縣立師範招生五十名，報名的竟有一千三百多人。小學校目之龐大，亦可想見。

我住在大同旅館的一個臨街面江的樓房裏。憑欄閒眺，極多佳趣。置身於煩熱嘈雜之上，可以放心於明秀山水之間。資水縈繞的流着，輕帆上下；裴公山秀峙如屏，青翠可愛。早晨可以看朝霞，晚間可以邀明月。這一切的一切，俯拾即得，清人心脾。蘇子瞻所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這裏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十七日，我同曼和[illegible]兄渡江去，遊裴公亭。裴公亭爲裴休讀書地。曼幼時曾伴兄在此養病，對附近景物知之甚詳。裴公亭重修不久，隔江遙看，尚覺幽美；步入其中則亦平平。亭中駐有警察分所，欄間樓上，多曬衣物，尤煞風景！我們去的時候是下午，正當太陽西曬，熱源難擋。可是看那裏的一付聯語，卻又把裴公亭說得極爲清幽。那聯是，「得仙人之舊館，感吾生之行休，何伸雅懷？未嘗不臨文嗟悼；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待有佳會，亦足以暢敍幽情。」工整清麗，可稱佳構。不過我們卻不會領受他的「雅懷」。另外可愛的幾處地方都沒有去。下山後渡江，江上風色甚清。回頭看裴公亭，矗立在沒翠樹叢中，不染塵俗；夕陽照耀，有無限美，油然覺得裴公亭可愛了。抑裴公亭也是「可遠觀不可褻玩」的？於是我們相約另擇佳日，淨心再來遊覽。

益陽的鄉村同桃源極相似。丘陵地帶，稻田很多；因之風景幽美，物阜民殷。「桃花江」一支歌，朗傳全國；誰也經歷何[illegible]陶淵明寄其「烏托邦」思想的「桃花源。」不知幾多青年人提到桃花江便「心嚮往之。」而富美譽的[illegible]女[illegible]還有甚[illegible]的[illegible]中學，都辦在那裏。十九日，我們到益陽鄉下。卻不願去桃花江，我們便往謝林港。[illegible]河沿堤行，[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行四五點鐘，總[illegible]。

四九一三五九

下堤；田疇平整，稻穗金黃。農夫農婦正忙着秋收，到處是嘣咚嘣咚的打穀聲。新秋的炎熱，湖南人叫牠做「秋老虎。」走在低窪的稻田邊，實在是熱不可耐。到謝林港已經是中午時分，曼引我去登月明山。山在謝林港背後，也是益陽的名勝。古樹蔭下，有整齊的石階。盤旋上登，優閑不苦。山頂有一個庵子，庵子裏的主持同曼很熟。我們進去，頗受招待。品茗遠眺，山川如畫。謝林港小市收來眼底，港尾一座石橋，橋頭一家茶館；傍山臨水，無疑的，是個好的休息飲茶場所。我們在庵子內外盤旋好久，才下山來。順着一條小河，經謝林港走向新市渡，下午的太陽漸漸微弱了，河邊上的草地發着草的嫩香；我們幾次坐在草地上休息。曼和輝都會操舟，我們過一條小河，便到他們的家裏。我們在鄉裏住了三天，便又回城裏來。益陽的鄉村，雖然與桃源相似，但是從我看到的幾處名勝——裴公亭月明山，來與桃源的名勝比較，却有些不同。益陽的山水，明快而欠深邃；桃源的山水，則秀麗得比較深邃些。像桃花源水府閣那樣的景物，益陽是沒有的。我想桃花江也不過是明快而已；也可以不去。

第××軍駐在益陽附近。他們多是八桂健兒；軍民感情十分良好。老百姓們都說「廣西粮子好。」他們的營舍附近，都整齊清潔；每個弟兄都是短小矯健。游泳，他們是很注意練習的；他們下午，大部分時間似乎都在水裏。每個人穿一條短褲，背一枝步槍，胸前繫上用一排竹筒作成的「救生牌，」大江裏，小河裏，幾千幾百的人跳下去游泳。強壯的筋肉，黑紅的面龐，水面上萬頭鑽動，呼喚叫囂，充沛的表現出生命的力量。從兩岸看去，相當的「壯觀！」

津市益陽的輪船，沒有一定班期。有貨裝，可以每天有船開；沒有貨裝，十天二十天也不開一次。我等不到益陽直開津市的輪船，心裏十分焦急！本來可以搭船去沅江等長沙班；可是一個上下船也相當麻煩，恰巧這個時候。××軍×團從後方接兵回來，路經益陽返回石門。那裏面很多是我的舊相識；於是決定隨他們循常長公路至常德返石門，使我來益陽坐船，回石門起旱。新秋的三週間，備嘗洞庭湖西跋涉的況味。

二十三日黎明隨「新兵羣」從益陽出發。商店的門板都在關的緊緊的，他們在享受新秋晨間的甜睡。街上除我們外，很少行人。晨曦漸漸的增加我們臉上的光輝；露珠在草尖上顫動着。晴朗的秋天，在湖南是最可愛的季節。我們一口氣走了二十里路，還沒有休息，休息時，在野外停下早餐。公路是破壞了，而公路的痕蹟還顯明的殘存着；尤其那西行直挺挺的電線桿子，更做了行人的「引路桿，」減少了問路的麻煩。來自郴桂一帶的幾千農民，他們身體都不高大；每個人有一幅誠實而畏葸的面孔。走在他們行列裏，有一種強烈的汗的氣味。他們有的挑一點零碎東西，有的背一支槍，顯然的不能十分整齊。××軍在國內是以「養兵教育」最著名的部隊，可是對於領新兵他們也缺少了辦法。官長們常叫苦的

說着，「巧婦難做無米之炊。」他們雨具不夠，藥品極少，服裝不全；走起路來，旣無法種菜，也沒有時間洗補衣服打草鞋。而且新兵對於部隊生活還不習慣，吃上住上都有問題，精神也難得到愉快。雖然國家民族的大義已擺在每個人的面前；而對艱苦生活「甘之如飴」的，究有幾人呢？我常想，在艱苦的今天，每個人應當自己做餓死首陽山下的聖賢，而對旁人不要離開吃飯穿衣去苛律。新兵來自農間，智識不夠。越是智識不夠的人，越應當爲他們的實際生活着想。我們人類社會最殘酷的地方，就是在於到處是「穀糠裏榨油，」向着沒辦法的人去打主意。「苦要他們吃。好處由我佔。」抗戰期間吃苦最多犧牲最大的是士兵，而新兵尤是士兵生活最苦的階段。我同他們相處八天，心裏天天像有一塊硬鉛壓着。我希望社會人士及主管當局對新兵的生活多注意和改善；我們不能站在「隔河觀火」的地位，而怨恨他們「逃亡。」

×團田代團長一路上爲照顧他的部隊，眞是力竭聲嘶。頭一天天氣還好。第二天下午遇暴風雨。第三第四兩天都在下雨。破壞了的道路着雨以後，旣黏又滑，無法行走。弟兄們跌倒了爬起來，不知有多人在穿上了「滑打泥。」他們僅僅有的一套衣服都被打濕，夜間又多數沒有毯子；暴風雨下，鄉村的房子十室九漏；他們怎樣過他們淒冷的雨夜呢？有的將斗笠作被子蓋在自己的身上；但那能有什麼用呢？

我們的行李也打濕了。蓋着濕毯子睡覺的滋味眞不好過；身覺得發酸。晚間屋漏，幾次移床。風大得燈都點不燃。野外是漆黑，雷電交加下，看到稻田裏一片片的白水。「拍！」不知是什麼地方響了一槍。田代團長坐起來，焦急的嘆息着；教傳令兵出去查看。我憂悶中想起茅盾寫的那篇「大澤鄉」的情景。可是我們的官佐們對自己的職務，都在戒愼恐懼着，沒有人在恣意吃酒。眞的，當官佐的也沒有人有錢吃酒。

痢疾，瘧疾，是新兵羣中最多的疾病。官長們禁止士兵吃冷水，政工人員也在沿途設茶水站。可是弟兄們由於過去的習慣和熱不可耐的天氣，仍有不少人偸吃冷水。有時他們藉口嗽嘴，偸偸的將冷水咽下去。有一次，一個兵蹲在山溪邊洗臉嗽口，看了看班長不在，用手捧水就喝。其實班長是站在他後頭的。他喝第一口又喝第二口時，被班長用手一揑他的脖子，吐出來了。班長在駡他：「你這東西不要命！」有些人在笑了。實在的吃冷水就是不要命；生起病來沒有藥品。不得休養。不死等什麼？行軍的第三天。有兩個兵用一個担架抬着一個重病兵。天在下着大雨。吹着大風，他們走在破壞得不成樣子的小窄路上，脚沒站穩；三個人連擔架一齊滾到水溝裏去了。等到那兩個担架兵從水裏撈出他們的伙伴時，那個可憐的病兵，已經白瞪着眼斷了氣。他們的班長趕來，又趕往小街上給他買一串紙錢來在樹底下燒着。紙的煙霞，雜在雨霧中是異常淒

四九—三六一

濁的。但瞬息之間，也和這生命一樣，消失在風雨中了。

常益間三天行程，我們因雨走了四天。第一日宿龍潭橋，第二日宿黃泥江，第三天宿石公橋，第四天經蘇家渡過河到常德。四天中三天下雨。田代團長感慨的說：「我們這個軍每次經過常益，必定下雨下雪，眞的，×軍二十九年馳援荊宜，卅年長沙三次會戰，本年春濱湖作戰，每次都是在雨雪中走這一段艱苦的道路。

田代團長到常德，便因積勞而病倒了。天還在下着雨。常德市面在濱湖戰役以後，大顯得蕭條了。商店的貨架子是空空的，街上行人也比較少；一切遠不如益陽活躍。二十五日大風雨，又倒了一些房屋，翻了一些船。河水陡漲，下南門關閉起來，大河街上有好幾尺深的水。我們在常德停留了兩天，就又繼續向石門出發。兩天半的時間就到達石門。第一天宿盤龍橋，是桃源縣境。第二天宿剪刀嘴，是臨澧縣境。第三天爬過一個上下七里路的山，便於中午到達石門。別來一週的石門，依然如舊；只是稻子已經熟了，民衆忙於秋收。軍隊助割的成績很好。軍人三三兩兩的雜在民間工作。澧水也在新漲；湍急而混濁。但是還沒有沅江那末兇猛。敵人在我們秋收以後，是不是會來濱湖「搶糧」呢？大家担心。謠傳敵人十三師團要準備過河（指長江。）洞庭湖西這一些湖沼邱陵地帶，在我爲了保衛我們的糧倉的偉大任務下，還需要我們繼續的跋涉。秋高馬肥，是胡騎蠢動的時候；我們要提高警覺，嚴密戒備，保衛大湘西。

露宿

法 盧騷 著 Z.-Z. Rousseau　弢譯

被迫着在街頭宿夜，是怪難受的，可是我在里昂遇着過好幾回。我寧可化了餘下的幾個銅子去擇麵包，不願去找住處。因爲我覺得飢的問題對我終要比宿的問題嚴重些，也許會使人驚異的，在我這樣清苦的境遇，我自己倒並不感到一絲憂愁。對未來我也沒有一點顧慮，我等着卡德萊小姐的答覆。總是愛着倒處露宿，或是去躺在原野草間，或是我地木板上面，幽靜而舒暢，並不比錦綉絲床的滋味來得差。我記得有一次在郊外沿着靜靜底河畔（羅納河 Rhône 還是沙納河 Saône 已記不起了），度過了優美的夜晚，那河的對岸，是一些園林的點綴，那天天氣熱得可以，但夜畢竟是神秘可愛的，夜帶來了露滴灑着枯萎的草兒，一絲風都沒有，是一個恬靜的夜，大氣是够涼爽的，可沒有一點寒意，長空裏，夕陽抹上幾道紅的餘暉倒映在水裏，奔放出新艷的光彩。枝頭上的黃鶯也在合奏着，我神往地散步，任我整個軀殼和心靈領受這大自然的景色，被深深地沉醉在詩意的夢境裏，我幾乎忘了我那彷彿飄忽着的影兒在那裏？後來，我才發覺了，我逍遙地躺在牆邊的一塊木板上，那些高掛着的枝頭給我織成天然的羅帳，一隻黃鶯正站在我的頂上，牠那婉囀的歌喉，是一支優美的催眠曲，當我從甜夢中醒來，不覺東方已白，張開惺忪的兩眼，祇是一片碧綠的草茵和悠悠的流水，眞够動人！我開始起來，振了振身子，覺得飢餓佔領了我，衣袋裏還有五個銅子，我輕快地走向城區，準備去享受一頓美味的早餐了。

三一·三·一二·在昆明譯竟。

華山遊記的一頁

謝冰瑩

古香古色的中峯

走出了「白雲仙境」就是擦耳崖，這一路的風景非常美麗。回首北峯，恰像一幅畫圖懸在空中；俯瞰懸岩，心魂顫動；而遠遠地現在山背上的蒼龍嶺，又像一條白練似的直臥在綠樹叢中。牠是那麼仄狹，那麼險巇，使人懷疑這絕不是遊人必經之路。其實呢，走近了蒼龍嶺，你的心懷會突然開朗起來。原來這是一條最好走的路，不過兩邊的削壁使你心驚膽戰而已。

經過救苦台，就是上天梯。這是一條筆直的石路。要不是兩邊都有鐵練，也許沒有人敢上去的。日月崖的下面是金天洞。再向西南是聖母宮，有一位姓馬的道姑在此修行，房子已經破爛不堪了。每逢下雨菩薩即被淋得滿身是水，屋內屋外盡成溪流。如果善男善女們肯捐點錢給她補修破廟，眞是功德無量。

三元洞就緊挨着聖母宮，這是個特別涼爽而淸靜的地方。當遊客爬過了上天梯，正走得汗流滿面的時候，坐在這裏休息十分鐘，實在再好沒有了。洞的北面有一塊大石頭，上面刻有「會蜆台」三字。登臨其上，可以遠眺毛女洞北斗坪青柯坪以及黃河中條山渭臨渭河等處風景。洞的對面是王刁嶺，巨石崢嶸，蟬聲不絕，使你覺得眞的到了天上，絕非人間。如果在此避暑，既沒有臭蟲蚊子的侵擾，又清靜又熱鬧，而且招待也很週到，實在爲養病寫作最適宜的地方。【註】

過了閻王碥就是蒼龍嶺。相傳這是龍的背脊，仄狹的地方僅一尺多，至寬處也不過二三尺而已。這是華山奇險風景之一：牠好像一根繩子，直達天的盡頭。兩旁削壁萬丈，深不見底；膽小的人，必須匍匐爬行。其實兩邊都有鐵鍊，而且比千尺幢百尺峽等處好走多了。儘可挺胸闊步而行。每次走到這裏，我就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將來有一天，如果把日本幾個大軍閥，或者如汪精衛陳璧君之類的大漢奸抓來，從蒼龍嶺的最高處往崖下一丟，眼看着他們的腦袋像獅子滚繡球似的直滚到崖底，那才眞正叫做天下奇觀！人人稱快！

四九—三六三

大約走了四百丈，就到了逍神崖，俗名龍口，爲韓退之大哭投書之所。雖然在華岳誌上曾有這樣的記載，但我不相信他眞的這麽胆小。有時間的話，我還想考證一下他在華山所做的詩，就可證明眞假了。

由逍神崖上去，山路崎嶇，異常難走，需要等到你精疲力盡的時候，才能看見五雲峯。這裏沒有什麽古跡，只廟後有所謂[illegible]面上馬石者相傳有一瘋顚道人常往來山頭。一天，突然有天馬下降，道人就由此石上跨馬而去，永不見返。這裏房子收拾得特別潔淨，四週的樹木也很多，宜於養病。

再上去就是金鎖關了。從青柯坪一路上至此，才看到岔路，一往中峯，一去西峯。遊客習慣，大都先遊中峯東峯，夜宿南峯，第二天清早在南峯看了海水朝陽（日出）後，再從西峯鎮嶽宮下山。

我們相信每個遊華山的人，一定都有同一的感覺，那就是華山的水和樹木太少了。但是當你走近了中峯，忽然有一幅世外桃源的畫圖展開在你的眼前；古木參天，濃蔭蔽道，你絕對受不到太陽的蒸晒。加之鳥語花香，樹影扶疏，使你忘記了熱，也忘記了疲勞。如果有一塊像三元洞北邊的大石頭，一定不知有多少遊客想在此躺着休息一下。這的確是個使你心曠神怡的好地方。

中峯即古時的玉女峯，相傳列國時代秦穆公之女叫弄玉，在此修道成仙，能吹簫引鳳。玉女祠裏的樓上供着她的塑像，兩旁置放着康熙皇帝十三年進獻的金冠玉帶，龍袍黃傘。殿的對面有一塊巨石，上面有所謂玉女洗頭盆，梳妝台，無根樹等古跡。洗頭盆終年積水不乾。相傳能調經活血，生育子女，所以每到了香會時候，不知有多少鄉下女人掬飲此水。不管牠吃了是否會生病，她們絕對不顧忌。迷信影響民間，實在太可怕了！

禁殿的南面，有一間很雅靜的房子。裏面的一切陳設，都是古色古香。有一張很特別的床，相傳爲光緒二十六年所製。雕刻着有松果的松樹和白鶴形的圖案。非常美麗。老道說光緒和慈禧太后入秦避難時曾睡過此床。所以遊客們一到這裏，誰也高與在這床上躺一會；這不知是一種什麽心理。

房子裏的對聯，也都別具一格。例如王嘉謨的「洞天一品文章石，明月三人太白杯，」完全用竹葉集成。在古時也許這是俗體，但現在看來，非常有趣。還有房頂上掛着一盞特別的燈罩，四周圍都是用孔雀的羽毛紮成的，下面還吊着紅，綠，黃各種尖形的玻璃。微風吹動時，燈罩搖曳，嗡嗡作響，令人如聽一曲悅耳的音樂。

還有一個特別的景緻，是其他任何峯上所沒有的。這房裏的窗戶，是用紅、綠、藍、黃各種顏色的玻璃集合而成，從窗外映入西南兩峯的影子，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奇麗。幾張椅子，也很特別。上面都嵌着小玻璃，可惜這裏的小房間不好，否則一定有人在這裏避暑的。

【註】三元洞是遊東南西中峯必經之路，故每日遊客往來，絡繹不絕，異常熱鬧。但因爲他們不知道這裏可以食宿，所以客人一過，就顯得異常清靜了。

日落和月出

由千尺幢至北峯頂共三里路。比起大上方和千尺幢來，這一路好走多了。有些地方兩邊都有鐵練，路也比較平坦。經過猴趨寺老君犁溝犁仙觀等處，就到了北峯。

北峯又叫雲台峯，四面險絕，高與雲齊，好像舉手就可捉到太陽。穿過「白雲仙境」的小牌樓，再爬上北峯頂上，身入雲梯，有「羽化而登仙」之感。

頂上有老君掛犁處，有平台可以眺望浩淼的黃河和天險的潼關。太陽慢慢地滾下了西山，只剩兩道白光照耀着宇宙。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憶起了此詩，不覺感到寂寞起來。

遊山到了這裏，已經是走進了另一個世界；自己也像成了仙，飄飄然不知其所止，對萬物沒有留戀。望着渺渺茫茫的下界，感覺到自己的渺小，遠不如飄蕩在空中的一點塵埃。

我正想下坡去尋找老君掛犁處，三嫂生怕我一去不復返，大聲責備我不該這麼糊塗。我學着孩子的腔調哇的一聲哭了，她以爲是眞的，連忙說道：「好吧，你去你去，死了不要找我。」

我們兩人的表演，害得路丁大笑了一場。

我們完全成了孩子，恢復了兒時的天眞：時而大叫大跳，時而哈哈傻笑，似乎要把整個的華山抱在懷裏，把一切壯麗的風景一口吞盡，永遠的住在華山以終老。我們忘記了疲倦，忘記了饑餓與寒冷，一直玩到天黑了，才下山休息。

誰會想到呢？在這山頂上居然還能睡到鐵絲床。過去中國旅行社曾在此地設有分社，招待客人，如今這生意却讓給老道了。這些鐵床和潔白的被單枕頭，舖蓋，都是他們送給北峯的。

吃了一頓很好的小米稀飯，有老道自己做的腐乳和豆芽，黃精是華山的特產，據說吃了很補，我們也拿來當作點心用。

出乎意外，臭虫虱子倒一個也沒有，只是小白蛉子太多，我們被咬得整夜不能合眼，連睡得炸彈都驚不醒的路丁也爬起來坐了兩次。

感謝白蛉子，使我們在半夜看到月出的奇景。

起初是一線白光慢慢地從東邊的山上湧出，光是那樣微弱，遠不如太陽的來得雄壯有力，漸漸地白光成了弧形，滾到了中天。於是全山都變成了灰白色，遙望羣山削立，陰氣森嚴，頓令人有出家遺世之感。連忙把三嫂和路丁叫醒來，三個人一同看月，一直到天快亮才躺下來睡了一覺。

第二天，五點就爬起來看日出，早晨的風景又不同。像雨水洗過的一般，山峯都現着蓬蓬勃勃的氣象。晨風吹得我們打戰，冷的實在不能支持，只好催促老道趕快做飯給我們吃了好下山。

歸途

回到青柯坪，三兄不見了。老道說，他是昨夜回莎蘿坪的。在門外的石頭上休息了五分鐘，又開始前進。

全天四個人都感到四肢無力，實在走不動了。天道說「兩腿彈琵琶。」前昨兩天他老在前面打先鋒，如今却落在最後了。連健步如飛的三嫂也喊着「腿子多了兩根骨頭，眞沒有法走了。」路丁是個小胖子，她也說着「我的腿子多長了兩塊肉。」我覺得她們的話都形容得很對。至於我的腿，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覺呢？好像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我像拖着兩條死人的腿，那麼僵硬，簡直一步也不能走。

看看時光不早了，還得趕下午六點半的西行車回長安，只好扶着拐杖，五步一站，十步一坐，勉強地走到了莎蘿坪。

到底是在抗戰時間，處處都留着抗戰的痕跡，連老道的門上，也貼上了這樣的聯語：

路過華山去抗戰，軍官歡樂；
打倒日本來此地，盡是神仙。

跑到廂房裏去找三哥，那知空空如也，他今早已經下了山，祇留下一首詩，在正殿的壁上：

不見莎蘿樹，空留金玉蟾；【註】
希夷遺塚在，何處覓眞仙。

不久，三兄打發一輛轎子來接我。我首先下山。回顧白雲深處的雲台峯和大上方，起了無限的留戀。再會吧，華山，在最近的將來，我將重投入你的懷抱。

【註】莎蘿坪相傳古有莎蘿樹一株，來自西域，今已不存。坪之對岸，有金蟾玉蟾兩峯，甚雄奇挺拔。

仙人掌和鷂子翻身

當你下了火車，經過華陰城門口的時候，你可遠遠地望見在一塊巨石上，突然現出五個手指的形像；而且連大拇指，食指，中指，……都分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東峯的風景之一——仙人掌。

關於仙人掌的傳說是這樣的；據說有一位巨靈，因爲得了坤元之道，能夠造山川，出江河。華山的東西，正對着首陽山，黃河流於其間。在巨靈沒有劈山之前，本來只有一座華山，沒有首陽華山之別。巨靈深恐大水爲患，於是把山劈爲兩個，以左手托太華，右足踏中條，手跡現在東峯，脚跡現在首陽山下。後來又有人說，所謂巨靈者，實指夸父之神而說，（見華嶽誌。）（民國二十一年攝影家秦振鏞先生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攝得仙人掌，和巨靈足跡照片各

一幅，收集在華山全景內。今存北峯共一百五十幅）李白詩上有：「巨靈咆哮劈兩山，洪波奔流到東海」以及王維的「昔聞乾坤閉，造化生巨靈，右足踏方山，左手推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海」等詩句。看來似乎證明仙人掌的確是屬於所謂巨靈的。

以上雖然是神話，但這一風景，不能不說是奇觀。的顏色完全和人的肉色一樣，尤其是當太陽照得很強烈的時候，如果細細地看牠，幾乎連指紋也可認出。但一到日落，指紋就隱沒不能見了。這是一種光的變化，不是常住在華山的人，是不容易看到的。

東峯又叫做朝陽峯，由中峯下去半里許，再折而北上，約二里許，即抵東峯。這是一條很平坦的路。因為不陡，也沒有懸岩，雖然照例有鐵鍊，但很少有人扶牠。為了有鷂子翻身這一險景在吸引遊人，大半都是先到鷂子翻身口瞭望一番，然後再回到廟裏去休息。

說起來，實在是太可笑了。過去我一連三次遊東峯，都沒有機會去做一次「鷂子」。第一次，是去年夏天和兩位朋友，一位老道同遊東峯。老道就是那位同鄉李覺悟。他曾經去過兩次，所以很有經驗。但那位胖子賈先生，和矮子胡先生，一到岩口，就駭的胆戰心驚，忙把舌頭吐出來說道：

「太危險，太危險！此地不可久留，我一看下面，眼睛就花了，趕快回頭吧。」

我沒有理他們。正在和李老道準備下去的時候，都被賈先生拖住了衣襟，同時哀求道：

「不要下去吧，免得你摔死了我們不能做祭文，也不好做輓聯，何況我的家兄不在這裏，你更不能下去。」

他們好像以為我下去，是為的要自殺似的，那麼死命地拉住我。沒法只好望着對面的下棋亭空嘆幾聲。沒精打彩地茶也不喝，就一路兒罵着他們走上了南天門。

第二次，是今年四月和達明同遊東峯。事前就和他相約好了，無論鷂子翻身這地方多麼危險，我們也得下去看個究竟。萬一失足墜入崖下，兩人同時犧牲，那是一件多麼難得而又痛快的事。一路上我吟着「雖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句子，以為半生苦惱，如能輕輕地得到解脫，實在太幸福了！沒想到了崖口，達明又緊緊地拉住了我，他說：「如果這時下棋亭對面的那座山是中條山，上面藏着許多敵人，我倆今天要去偵察，或者就架了機關槍在這裏和他火拚，自然我們是不顧性命地死守陣地，或者向前衝鋒。而現在呢，僅僅只為了好奇，為了要去看一看下棋亭，同時表示你的勇敢，就真的下去。萬一不小心，手足失了靠，掉下深淵，粉身碎骨；於國於家都只有損無益。何必去冒這樣的險呢？」

經他這麼一說，我的心也有點動搖起來了。不錯，如果是為國犧牲，我一定視死如歸，絲毫也不猶豫。如果一個人來此殉情，也沒有什麼考慮的。現在，既不能達到兩個人同時下去的目的，又只好

悵然而返了！第三次，是今年七月二十五號。那天我和友人良華君及馬道姑三遊東峯。還沒有動身之前，就已經和馬道姑約好：

「無論如何，今天要遊遍鷂子翻身和全真岩，才有臉回到三元洞來。」

馬道姑連連點頭，答應着：「好，好，」表示擁護我的提議。一路上，我興高彩烈，以爲今天找到一個同志了。兩個鐘頭之後，就可以實現我那個一年多沒有實現的理想。這回下山，我一定要向朋友們誇耀，我居然走到了下棋亭。想到這裏，一雙腿好像得了什麼仙氣似的，輕飄飄地直挺着身子走上了東峯。

也像平時一樣並沒有走進廟裏，我首先領着她們一直向鷂子翻身走去。到了崖口，我連忙把預備好了的帶子繫在腰間，把長衣紮成短衣模樣。

「我希望你也能和我們一同翻過去。」我笑着對良華說。

「不！不但我不願輕易犧牲，而且我也不願你們去犧牲。」

說着她就拖住了我的衣服，同時攔阻馬道姑不要下去。

「馬道姑，怎麼樣？有這個胆量嗎？」

我笑着問她。「下去吧。」

嘴裏雖然這樣回答着，但她的臉色微紅，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我了解她此時的心理。隨我下去吧，又怕萬一發生危險。不下去吧，又怕我笑她胆小。正在她感到進退兩難的時候，我又催促着她；

「下決心吧，我們兩人下去。」

「好的……」

她的臉色更紅的厲害了。我正在想要用暴力強拉她下去的時候，却不料反而被她把我一手拖上來了。

「老實不在這裏。我們負不起這麼大的責任。今天無論如何不讓你下的。」

良華很嚴重地說着，我氣的想把她推下崖去。

還想多探望一下崖口都不可能，又被她們硬拖着走進了廟裏喝茶。

三遊鷂子翻身，都沒有機會下去，未免太殺風景。我現在準備在最近幾天，一個人獨往獨遊；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要經過鷂子翻身，才能達到下棋亭。關於下棋亭的傳說有兩種；最普通的是說這是陳摶祖師與趙匡胤下棋的地方，而且趙匡胤還在此寫了一張出賣華山的文約給陳摶。現在西道院的牆壁上，還隱約可見華山文約的痕跡。但據華岳志上所載，這是魏叔卿與秦昭王下棋的地方。也不知究竟是那一說正確。但主持前說的人，幾乎全華山的老道都是異口同聲，也許以此說比較可靠。

東峯有幾間開窗見山的房子，空氣清新，光線充足。躺在床上可以仰觀白雲翩翩，紅日東昇，俯視鷂子翻身，下棋亭一帶風景。可

惜這裏的舖蓋不大清潔，否則一定有不少旅客住在這裏避暑的。

北斗坪

北斗坪在青柯坪的西邊。說是五里路，其實走起來足有十里那麼遙遠。每天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抬頭望到的風景便是北斗坪。天天想上去看個究竟，但一個人總有點嫌寂寞，懶得上山。

八月十一日的早晨天氣晴朗，也沒有風。吃了早飯，高老道告訴我說：

「北斗坪的陳老道來挑麵了，你可隨他上去玩玩。他是你的老鄉，人很好，可惜耳朵聾了。」

聽說陳老道是我的老鄉，而且又是個聾子，自自然然地引起了我對他的同情與親切之感。

於是拿着手杖，隨着陳老道的後面，慢慢地向北斗坪前進。

雖然這是一條羊腸小道，但因都是土路，所以非常好走。由草叢裏發出來各種的蟬聲，虫聲，非常悅耳，大尾巴的松鼠和那些翠綠的，或者淺藍色尾巴的四脚蛇，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很安閒跑來跑去。我正在想着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捉住一個松鼠的時候，突然比打雷還重的轟隆轟隆的聲音由遠而近。抬頭一望，原來二十七架敵機排成三隊，已到了北峯頂上。牠們飛的這麼低，連裏面坐幾個人帶幾顆炸彈都看到清清楚楚，加之在山裏回聲很大，所以盤個靜寂和平的空間，被這批充滿了罪惡的鐵鳥，攪亂得連飛鳥都不自由起來。

我大聲叫聾子停住，他沒有理會，但當敵機正在我們頭上飛的時候，他可聽到了。

「唉！這是日本飛機呢！不知道又去炸什麼地方？」他重重地嘆了聲氣。我想他的心裏一定和我一樣充滿了憤慨的。

他臉上的汗，像雨點似的密密地滴在土上，他用衣袖揩了一下，又繼續走路，我看他背的實在太重了，想替他分担一點，但不可能，因為他背的是一袋麵粉。

路是螺旋形的，一隻脚老在「Z」字形的灣上轉來轉去，好容易到了總天第一門有一對鑄得活形活現的鐵獅，好像真的一般那麼令人可怕。據一塊鐵牌上的記載，還還是康熙四十一年鑄造的。再上去不遠，有一座石牌樓，右邊還有陳摶的洞，可惜我只顧向前走，沒有去看牠。

北斗坪以洞著名，共有大小九個。據說都是郝祖開的。關於洞，這裏有一個神話，說是郝祖每打一洞，便有一個神來佔住。他一連打了七十二個，每個都被玉皇上帝佔了。末了他在南峯南天門的下面打了一個最險要的全眞岩。他的徒弟見他整天打洞，自己都沒有住的，都不高興起來。於是商量個辦法想把他摔在崖下。有一天，正當郝祖要徒弟們用繩子吊住他下去打洞的時候，徒弟們忙

把繩子一鬆，郝祖便掉下去了。他們以爲郝祖歸了陰天，哈哈大笑着走下山來。沒想到那個死去了的師父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你們到那裏去！」郝祖問他們。

「正要去尋找師父呢。」他們故意撒謊。

「好的，我們一同走吧！」

這時徒弟們才知道師父是成了仙的，於是立刻肅然起敬，跪下就拜。

這雖是個神話，但洞的確打得太好了。有些頂上還刻着八卦和其他各種花紋，每個都是那麼圓，那麼細緻，的確是出於郝祖一人的匠意。

已經走到與北峯一般高的山峯了。除了西南兩峯還傲然地站在我們的前面外，其餘諸山都在脚下。回首青柯坪通仙觀的房子像鴿籠那麼小，有許多像螞蟻似的黑影，在那裏蠕動，看來怪有趣的。

走進了「聳星拱帝」的牌樓，就是北斗坪的廟宇。有幾間破舊不堪的房子，但却收拾得很清潔。廚房裏有一口小井，水清而甘，終年不涸，算是北斗坪勝跡之一。這裏的樹木很多，最令人一見愉快的是那些在北方很少看見的叢竹。太陽只能從樹葉縫裏散射下一些碎光。當微風吹動竹葉時，洒在石板上的影子婀娜地舞着，顯得格外美麗。

坐在竹叢裏，我和老道談起家常來。

他泡了一壺茶，還擺上一碟紅棗和一碟核桃，另外用飯碗盛了些松子。我於是毫不客氣地大吃而特吃起來。

「老先生，你出家多少年了？什麼時候來華山的？」

我把右手的五指，做成傳聲筒，儘可能發出那麼大的聲音問他。

「二十歲出家的，如今六十歲了。離家的第十年，我曾回到家裏去看過。哥哥的兒子見了我，連忙用瓢匙施捨了我一點米。我拒絕了，告訴他要多的。他跑進去說：「外面來了個惡叫化子，給他米嫌少了不要，奶奶你快去罵他一頓。」我母親隨即走出來一看，她很傷心地說：「呵！原來是你叔叔回來了，怪不得他不肯接受這點米的。」又含着淚對我說道：「兒呀！你快進屋裏來吧。」我探母的目的達到了，於是轉身就走。母親哭着追來，我也不回頭。現在已經三十年不和家裏通消息，母親想必不在人間了！」

他很吃力地說着一口寧鄉的土話，失了光彩的眼睛裏，蕩漾着晶瑩的淚珠。他知道我是湖南人，所以格外親切地和我談話：

「我是去年八月才到華山來的。我走遍了黃河長江，走遍了東西南北。我沒有快樂，也無所謂痛苦，但是一遇到故鄉人，我總會記起我出家時的情景來。」

「你爲什麼要出家？」

明知這問題是出家人不願回答的，但他卻出乎我意外的答覆了。

「說起來太可笑。僅僅只為了不高興讀書，母親壓逼着我進學校，於是我偷偷地跑到山上去修行。」

聽到這裏，我不覺哈哈地大笑起來。還以為他受了什麼大的刺激才出家，誰知是為的害怕讀書，未免真的太可笑了。

由他那愁苦的表情看來，可以知道他的心裏這時一定充滿了鄉愁，於是我站起來說要去遊拜斗台，他也隨着來了。

由此至拜斗台有二里多路，荊棘夾道，寸步難行。要不是有位樵夫在前面領路，簡直無法辨識路徑。

爬過了兩處很陡的危崖，便到了拜斗台。這是北斗坪的最高峯，可以一目千里。浩淼的黃河，和曲折的渭水，以及那蜿蜒起伏的秦嶺，奇形怪狀的峯巒，都歷歷如在畫中。台上還有個水池，可惜很髒，相傳玉女和王常月常來此拜斗，因以得仙。

回到北斗坪，又吃了許多松子，參觀了陳老道開闢的菜園。種了不少南瓜，白菜，玉米，豆角之類的菜蔬。他是辛勤的。雖然六十歲了，眼睛已花，耳朵已聾，但他仍然不斷地開墾荒地。誰能說他是不事生產的寄生者呢？

回到迎仙觀，我還時時想念北斗坪，那裏的樹木和竹叢實在太幽雅，太令人留戀了。

毛女洞探險記

在華嶽志上，載着這麼一段文字：「毛女名玉姜，字正美，秦始皇時代之宮人。秦朝將亡時，毛女負琴入華山修道，日食松子，黃精，飲泉水；遍體生綠毛，身輕能飛。」

聽好幾位老道說到毛女洞去的那段路，非常險峻，誰也不敢去遊，我常常質問他們：「究竟險到什麼地步？你們去過沒有。」

「我們沒有去過，但聽說簡直沒有路可去。」

「那麼毛女又怎麼去的呢？」

遇到這樣的場合，對方總是好奇地勸阻着，希望我不要去冒險，但我被好奇心驅使，終於在八月十二日（遊北斗坪的次日）與那位李老道醒悟遊了毛女洞。

一點都不錯，路是被荊棘和野草蓋住了，只看見一片雜亂的草莽，簡直找不出路來。

「——路是人踏出來的。」

心裏這麼一想，勇氣似乎增加了百倍，毫不猶豫地走上去了。

「怪不得別人不敢來！這麼深的草，說不定裏面藏有不少的惡蛇。」

我望到那些比我還高的野草，不覺有點害怕起來。

「不要緊，我來走前面，先用棍子在草上打一遍。如果有毒蟲，

牠早就駭跑了。」

李老道說着，他眞的走在我的前面了。在陝西，蛇是被叫成「長蟲」的。老道們誰也不怕牠。前幾天晚上，一條六七尺長的蛇，睡在高老道的床上。他們看了還哈哈大笑，一點也不覺稀奇，只用鐵棍子夾住牠送到窗外去完事。李老道前幾天也在迴心石捉住一條大蛇，拿在手裏細細把玩。但我一看見蛇，週身就會打冷戰。

越往前走，越找不到路，有時我們從荆棘上面踏過去；有時用手杖把荆棘挑起來，縮着身子從荆棘叢裏鑽過去。走到那些滿堆着亂石的溪中，就信步亂跑。摔了交，破了皮，也並不知道痛，只是兩眼向前努力往上爬。

「究竟毛女洞在什麼地方呢？」

走了一個多鐘頭了，偶然站着休息一下。已經到了很高的地方，但還沒有看到有上毛女峯的足跡，不免又疑惑起來。

「也許是對面那座山。你聽，不是有人在說話嗎！」

李道人指着北斗坪的方向回答我。

「不，絕對不是，那是北斗坪，決不是毛女洞」。

我想老是亂跑亂爬，也不是辦法，總得稍爲有一點路綫可尋才行。於是開始站在一塊大石頭上用盡目力向四面八方掃射，希望在那塊大岩石上或者亂草叢中，發現一點前人走過的痕跡。然而失望。找了約莫有兩三分鐘，仍然沒有結果。於是我下了個決心，即使今天一直走到晚上還找不着毛女洞，我也要爬上這座山。

正在李道人舉步向西走的時候，我猛一抬頭突然發現北邊一塊大巖石上有一串石刻的階級。

「你看，你看，發現路了，這是毛女仙姑指引我們的！」

我這時眞的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眞的，爲什麼方才我們望了許久那裏並沒有路，怎麼一下又有路了呢！這恐怕眞的是毛仙姑顯靈。」李老道笑着說。

到了這時，即使像我這麼不迷信的人，也不能不迷惘了。

要爬過那塊大巖石，是有相當危險的。上面是削壁，下面是峭崖，有好幾處地方連鐵鍊都沒有。僅僅憑着四肢像下等動物似的慢慢地爬過去。如果在爬的時候，身子有點不平衡，或者稍爲胆小的人，無論那一隻手或那一隻脚溜一交，那就會像個皮球似的滾到那三千多尺的深溝裏去。

一面小心地在扶着石頭慢慢地爬，一面想着毛仙姑實在太偉大了。跑到這麼險絕的地方來修道，我不知道牠究竟受了什麼刺激。是她因爲失戀而來到這裏修行，還是人家欺侮了她？或者強不愛以爲愛，因此憤而出家呢！毛仙姑如眞有靈，希望她能在夢中告訴我。

我佩服毛女的吃苦精神，更佩服她的勇敢與毅力，她能克服一切的物質困難，而達到她修行的目的。這樣的女性，如果生在現

代的中國，安知她不是巾幗英雄。

「我到過大上方，也遊過郝祖洞和鷂子翻身（這三處是華山最險陡的地方，）但那些路都沒有這條路難走，也沒有這條路的危險。我們如果能平安達到毛女洞，也算是萬幸了。」

李道人氣喘喘地說着，他的眼睛只望着橫在前面的石頭，絕不敢望下看。我呢，也累的透不過氣來，全身都被汗濕透了。雖然經過了一處有水涯的地方，但因裏面的小蟲子太多，所以不敢飲牠。口渴的難受，的確比挨餓還要厲害萬倍。

「怎麼路是這麼遠？好像永遠走不完似的。」

我自言自語地說着。實在因爲太疲倦了，就在一塊三角形的大石頭下面坐下來休息。這兒有一個小小的水池，池中長滿了碧綠的水草，有兩隻青蛙在遊泳，牠們是多麼自由自在啊！爬過那座最高的山峯，遠遠地望見有一叢樹林，大概那就是毛女洞了。

加速腳步，一口氣跑到山腰，一眼望到有個老道坐在蒲團上；原來這就是毛女洞了。這是一個天然的石洞，三面依壁，毛女的塑像就在模上。下面是一位老道住着。他姓李，河北省人，今年六十五歲了。正在開始過着辟穀的生活，我問他爲什麼要辟穀。他說：「我們出家人，不應該麻煩別人。有時到外面去化緣，誰不把你當叫化子看待？怪討人厭的。自己老了，既不能生產，就應該辟穀。」

辟穀就是不吃五穀的意思。餓的時候就嚼幾顆棗子，或者核桃以充饑。好在華山出產黃精，性滋補，老道吃了，還可以延年益壽呢。

據說辟穀的法子，還有一種是用符；把牠燒成灰吃了，可以免餓。其實，這理由是很簡單的。人老了，食量自然會慢慢減少，何況有別的東西代替；當然不會餓。即使真的餓死了，他們也絕不以爲他是死了，還說修行修到了，所以「羽化」而登仙。

「坐在密密的樹叢裏，吃了很多核桃。這也是華山的特產。這兒的水很甜，我一連喝了六大盌，還感到不滿足。

「這裏是從來沒有遊人來的。你們二位到此，實在是稀客。可惜沒有什麼招待，很對不起。」

李老道很客氣地說着。我問他附近還有什麼風景，他說：

「下面還有個古丈夫洞，那是秦始皇時代的一位工人在那裏修道的。據說替秦始皇掘墳墓的人通通被活埋了，只有他一人逃出來。來華山後，常與毛仙姑鼓琴遊玩，吟詩唱和。」

華嶽志上也載着古丈夫的詩，底下是他與毛女的兩首詩：

餌柏身輕叠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
冠裳暫備論浮世、一向雲遊碧海邊。（古丈夫）

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與翠微。
簫管琴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毛女）

關於毛女的神話很多。據老道說，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曾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婆帶着她的孫子來獻袍，還沒有走到半山，天已黑了。孩子不敢前進，要求祖母和他一同下山。祖母說：「你且先到玉泉院等我，我一定要走到毛女洞獻完袍下山。」

慢慢地天更黑了，但小腳的老太婆還是很勇敢地上爬往她，這顆誠心感動了毛女，於是有一隻老虎來到老太婆的面前怒吼一聲，駭得她魂飛天外，立時暈倒在地。等她醒來時，已平安地躺在玉泉院的地上。

我們自然不相信眞有其事，但老道們誰都談得津津有味，而且舉出那位老太婆的姓氏和籍貫來。

一連在毛女洞坐了兩點多鐘，眞有點留連忘返。歸途中，忽遇大風，把草帽吹在半空中團團打轉。非常有趣。

成都游覽志 序三

近年以來，因交通工具底便利；和抗戰軍興，省外許多的朋友，平日憧憬着四川山水雄奇。並且不願在敵僞下偷安。於是入川的人們，逐漸增加。他們和我把握後，除總此問詢舊友們，在敵僞鐵蹄下生活底情形；和堅強抗戰必勝信念外，都以爲我是成都人，關於當地的古蹟名勝，山川形勢；風俗歲時；……和一切掌故瑣聞，一定瞭如指掌。都不恥下問來問我，可是慚愧得很！我在髫齡便離開了故鄉，出外讀書，迄今二十餘年。關於故鄉一切事物都很模糊。每有朋友發問，眞是「問道於盲」了！

還有朋友請託覓購一些導遊專書，我覺得這類書，坊間確有一二種，但求其內容充實；詳明；正確……可以說此刻還沒有看見，不是外來人士「以耳代目」；或是觀察不深刻。錯誤荷簡，徒標新穎來應市上需要，可以說「騙人騙已」！我是不願介紹給朋友們閱讀。

老友李致剛兄，他是一位積學之士，其平日刻苦自勵，好學不倦底精神，令人敬佩！他最近寫了一部將近三十萬字的成都導遊專書，名爲成都游覽志。內容略讀一遍，除掉詳敍成都外；兼及附郭各縣，青城峨眉的記述搜羅無遺。「洋洋大觀」，算是川省導游專書，空前未有的。他要我作一篇序給他，我因公私繁碌，和久不握管寫文章；握管又不能終篇。可是，我對這本書，實感覺愉快！以後再有朋友「不恥下問」，我便可以塞責對付，所以今日就一鼓作氣的拉雜寫成一篇介紹詞。

吳澤湘二九、一、十、於重慶市政府秘書處。

大理的三月街

徐以蔚

大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也是個頗饒趣味的集會，到那時候，的確是熱鬧萬分，別有一番風味，也十足地表現出原始時代「日中為市，物物交換」的情景。至於這個市集的日期，是從舊曆三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二十日止。單就這六天的期限來看，已可想見其盛況。「三月街」起始於何時，現在已經不可考據，猜想起來，該是幾世紀以前的事情！

每逢三月上旬，便已有人從各地絡繹而來，看他們一個個擔挑着大批行裝，或是趕着一隊騾馬，……翻山涉水，真是僕僕風塵。再一想那些從康藏等地趕來的，他們得在兩三個月甚至半年以前就整裝登程，趕完了街，又得踏着崎嶇的路途回去。長途迢遙，回到家裏，怕又要準備下一次的「三月街」了。他們這種生活，會使我們生出無限的感慨。此外，有些打從滇西滇南趕來的，多半是傈僳和山頭人。他們到了下關，也要離開「滇緬」，改搭汽車趕大理。因為他們不慣顛簸，車子在不平的路上跳動，就嚇得他們直嚷；看他們那付樣子，好像下一回再也不敢坐汽車了。那種原始的直率，是多麼可愛！……這幫人到了大理，就先先後後的，在西門外蒼山脚下支起帳篷來，為這一個盛會作種種的準備。在當地的人，就祇是一早去設攤，到晚上回城裏，至多在事先購辦些貨物而已。

「三月街」開始之後，平日無人過問的山地裏，頓時熱鬧起來，而大理城內，反而沒有市面，就像過新年似的，大家都關了門；因為他們全都趕街去了。那些帳篷貨攤……連接起來，足有五公里長；聚在一處，從這頭跑到那頭，也差不多有一二公里。那些攤子上的東西，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據說：「三月街」原為便利康藏與當地人民，相互交換藥草和日常用品而設，所以我在這兒就先從康藏人的攤子說起。

康藏的男子，大都穿着件黑大氅，腰間結着根紅綢，綢上佩一柄短刀，脚上套着長靴，也是黑色的。衣服的邊緣，都鑲着一道紅邊，很可代表他們的英武氣概。他們的帽子，也是黑色的，那式樣說不出是那一種；像是喇嘛帽，又像是鴨嘴。他們那黝黑的臉，和那油光

光的衣衫剛巧調和。據說：那些衣服，越是油亮，就越是可貴，他們的身體很魁梧，走起路來是那麼穩健……在他們的攤子上，大都放着些冬虫夏草，熊掌，熊胆，虎骨，等等，也偶而放一兩柄短刀，大小藏幣（銀質）之類，你可以拿錢去買，也可以拿了東西和他們交換。康藏的女子，也是穿着得那麼厚厚的，上身一襲短褂，下身罩着一條有摺的長裙，頭間，耳上，手腕，脚踝，全部掛着銀飾，那圈圈的項環，手鐲……一環環的耳墜，簡直多得叫人數不清。還有那頭上的髮飾，手上的戒指，好看極了，可惜他們不大講究清潔，在那些飾物的紋痕間，塡積了一些汚垢。不然的話，會多麼明亮，多麼耀眼。他們的風姿全很健碩，帶着幾分野蠻的可愛，往往在攤子旁邊，席地而坐，手裏撑着一柄洋傘，攤子上放着些紅花，麝香，鹿耳，虫草……還有貝殼古錢等等，戴在他們身上的飾物，也可以摘下出售，你若想買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會不厭煩的，一件件脫下來給你端詳。他們喜愛鈔票也有分別，看來似乎祇拿那張紙鈔的色澤做標準，最能逗他們喜歡的，是中國銀行發行用藍色油墨印刷的五元鈔票，你給她一張紅色的十元票，倒反而遭到拒絕收受，這種衡量法幣價值的方法，始終是個謎，至今還猜不透其中底蘊，像這樣的習尙，到也很有趣味。

現在讓我們檢閱一下，當地商民所擺設的攤子，比起前面所說的，當地商民的攤子，自然是花色繁多，包羅萬象。在那裏有細小的縫衣針，也有極大的白坯門窗和樓梯。（看到這種傢私，難免有一種詫異的想像：難道造房子時，先要置備門窗樓梯，然後再設計築造嗎？）與這些門窗放在一處的，還有木盆，木桶，木桌，木凳等日用傢私，也有木製的車輪，以及應有盡有的大小件農具，木器，手工雖不見精緻，然而是滿結實的，舊貨攤在這裏也很普遍。那是當地人的小聰明，他所投康藏人之所好，二來不像那些百貨攤那樣需要化大本錢。所以擺這類攤子的，都是大理下關一帶的人。我在當時還看見有一個碧眼藍睛的異邦人和一位身御黑衣，頭戴白帽的外國「嬷嬷」，也都在拍賣他們的舊貨。百貨攤上，除了些毛巾，纏子，肥皂，洋布之類，也有從緬甸路上帶來的紗質頭巾，三花香粉，硬領襯衫，雨衣等等。總之，百貨商店裏所有的貨品，在那裏是應有盡有，甚至反而更齊備。其餘有賣銅器的銅匠攤，有賣桃棗，蜜餞，銀杏，蓮子，的南貨攤子；有賣萬金油，八卦丹，雙挑奎寧的西葯攤，當然也有賣跌打傷膏，白葯精，正氣丸之類的「水葯郎中」；此外還有從街上搬來的「蒼洱軒大理石分銷處」，切煙攤，應時的飯館，皮革店。另外也有比較文雅的營業者點綴這集子。這些是賣舊書的，賣文房四寶的，賣花卉盆景的，……還有那拆字賣卦的星相家，走江湖的，爲人消災除禍的宗教家，……也參與這個盛會。同時扒手在這裏也相當猖獗。

寫到這兒，必須提一提㑩㑩們求售的商品，他們大部拿了土

製的羊毛毯，做工極簡單的馬鞍子，牛角……來兜賣。帶回去的往往是些包穀，水瓢，銅錢等等，他們的裝束和苗胞差不多，不過那些衣飾的式樣不比苗胞的漂亮，似乎也不太愛修飾，他們的身體也很茁壯，相當健康。

這個市集也離不開迷信。他們在那裏劃出一塊地方，掛起一幅布幔，上面寫着「觀音市」三字；山旁邊還有一個廟。在那六天當中，這兩處地方的香火，倒是挺興旺。一個個善男信女，全都來焚香沐拜，這裏雖沒有像江南盂蘭勝會時，那些長長的行列在街上巡行，但不少小玩意兒來點綴。其中最精彩的，要算是古宗的賽馬，向例是在偏向北面的一個大草坪上舉行，那週圍本來有一個個的小丘，這些小丘就在無形中變成了看台。圍攏來觀看「古宗」表演絕技的人，身上穿的衣服，好似一片花叢。因爲在那一天，他們習慣的要穿戴得漂亮，鮮豔；又因他們審美觀念，喜愛鮮紅的顏色，便多用花花綠綠的布料。他們愛時髦，可是囿於封建的習尚，常常把嶄新的材料，製成古板的式樣。這是那一帶地方的普遍現象。

「三月街」的確可愛。他給予人們一種深刻的印象，我至今還常常想起那時候的情景，是多麼眞實，多麼具有樸素的原始風味！

附註

1 「趕集」這個名詞，川黔人士叫作「趕場，」獨有滇人叫做「趕街。」所以不叫「趕場」是有着一個小小的忌諱。原因是他們習慣的把「場」意識爲「法場，」去「趕場」不就是去「趕」「法場」嗎？而「趕「法場」」是不吉利的，於是就改成「趕街。」

2 參與這個「三月街」的人們，如果稱他們爲「商人，」那些人却大都是老百姓；而把他們稱作「人民」或「民衆」又覺得不太妥當也不太自然。這兒姑作「商民」這其間包含的意味，請讀者自己去忖度吧。

3 倮倮即倮儸。辭源釋爲「爨蠻種族名，在雲貴四川等處，以黑爲貴種，稱烏蠻。白爲下種，稱白蠻。」洒頭（？）人但譯其音，詢之當地人士，亦不知如何寫法，彼等居住在龍陵，騰衝，永平間。

4 切煙就是江南人稱作皮絲，青條的煙絲。雲南產切煙著名的地方，首推通海玉溪。

5 當地人俗稱藏人爲「古宗。」但辭源「古宗」條則註釋如下，「種族名，先爲土番部落，與滇接壤，後漸流入與民雜居，今雲南猶有之，亦作估倧。」

牛鼻子旅行漫畫（三）

苗區小訪　◀[illegible]艷▶



【一】「仲家妹」買的鞋，證明苗家的腳比漢人的腳要大不少。←

【二】偷偷地看到這裏的「新嫁娘」不用花轎抬，汽車送，只用張着傘走。↓





【三】別離了已漢化的「仲家」三姊妹，可惜她們不會寫字，就此不能通情書。……↑

澳門心影

莊澤宣

澳門，這東方的蒙的卡羅，作者在十年前任教廣州時曾作竟日游，抗戰第二年廣州告警珠江封鎖，作者又由石岐經澳赴港，但兩次所見均非全貌。太平洋事變發生後，作者九龍的家既被敵佔，僞方又屢派人勸赴廣州，不得已走避澳門，因爲種種關係，困居在澳幾及半載，這是意想不到之事。

澳門不過彈丸之地，全境據說約十一英方里，這還是包含各小島，澳門本部半島僅三英里長，一英里半寬，狹長如舌。可是它在過去曾經是中西交通唯一口岸凡數百年，西洋文化輸入的初期幾乎完全靠它。它本是香山縣沿海一個漁村，四百年葡萄牙人在海上橫行之時已來賓是，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七）賃行佔領，闢爲通商口岸，初猶年納租金二萬兩，後逐漸減至五百兩。跟着商人來的是教士，一五八〇年便派有主教駐澳兼理葡屬遠東各地天主教教務。不久有名的聖保羅堂（俗稱大廟）於一五九四年開始建築，一六〇二年完成，並附設遠東第一所修道院，培養在東方傳教的教師。一六八〇年始派總督駐守。大廟不幸於一八三三年被焚，祇剩下一座大牌坊（俗稱大三巴）石刻甚精。

鴉片戰爭後，英人所佔的香港由中國政府割讓爲殖民地，一八四九年葡人也停止納澳門租金，但直至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始爲中國政府所承認。當時葡人的勢力正擴張到附近各島，不過中國政府始終不予以承認，界務糾紛迄今未已。在香港未興旺以前，澳門商務頗爲繁盛，但是香港建埠後，它的貿易逐漸不振，種種不正當的經營乃取而代之。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七四年間豬仔的運販，直到現在還存在的鴉片走私和賭館娼妓的風行。所謂豬仔是一種奴隸式的苦力，由中國販入美國西部作種種開發的工作。他們替美國闢鐵路開金鑛，甚至於種植果園，有名的花旗蜜橘（即金山橙）有人說便是他們種出來的。不過他們去的時候是用買賣式廉價販去的，所訂條件極爲苛刻，沿途與到達後所過的都是非人的生活，雖則有少數人[illegible]成爲富翁。這一段慘痛的歷史作者希望將來有人詳細寫出來。

[illegible]澳門的賭場，[illegible]到澳門去一遊的人是不會不見到的。賭

門過埠的旅客所見到的是市容整潔的新馬路和綠樹成蔭的南環海岸。新馬路的北端也有一條沿海的馬路，却是輪船出入的碼頭所在，比較的嘈雜，向西去有魚欄可以嗅着鹹魚的腥氣。從新馬路北口國際飯店起到南口利爲旅旅店止，都是華貴的商店，有點上海南京路的雛形，恐怕還沒有從洋涇濱到泥城橋那樣長。利爲旅店是葡人自設的旅館，開了許多年了，顧客多半是香港來的西崽，利爲旅對面是葡政府所辦的大西洋銀行，發行專在澳流通的鈔票。國際是華人新開的酒店，高度十層，極盡摩登之能事。樓下咖啡的生意直到太平洋戰事發生後猶不衰。新馬路的中段有中央大酒店，也是崇樓高聳，下段是餐室，中段是賭場，上段是旅館，可稱爲澳門的銷金窟。

喜歡遊覽的人，近可以到白鴿巢公園。這是中國人替它起的俗名，也許原爲白鴿羣居之所。西名原爲Grotto of Camoeus是紀念一位奇詩人賈梅士而設的。這位詩人生於一五一七年，曾於葡國攻非洲土人時服兵役，傷了一雙眼睛。一五五三年到遠東來參加佔領澳門之役。在澳門居住時，喜到這一塊幽靜所在作詩，曾寫成 Luisadas 長詩一首以紀葡人到處開闢殖民地之功。歸途舟覆於安南湄江之口，他浮沉水中時還把所作詩稿高舉於手上以免淹沒。一五六九回到祖國，又繼續寫作了十年，終死於窮困之中。到白鴿巢公園後在後面小巖洞下可以發現他的半身像和勒在石上的詩文。公園旁還有教會公墓，許多早期東來傳教的教士大都葬在那裏，編著第一部華英字典英人瑪禮遜之墓也在內。到白鴿巢去可自新馬路向東走，經過一些海曲的街道，沒有熟人帶路也不難找到。

稍遠一點可到半島尖端的西望洋山。這是一座幾百尺的小山，有馬路可盤旋而上。山頂有主教府和西望洋廟（主教說教的禮拜堂）稍低一點是英國領事的別墅。再望南面而下，可以望見澳門總督的別墅。從西南而下却發現一所中國式的古廟叫做瑪閣，裏面供的是海神。上下山時三面海光帆影，確是不可多得的勝景。

與西望洋山遙遙相對的是東望洋山，最高處比西望洋山還要高些，也有禮拜堂。半山有私人別墅，現由嶺南分校租爲校址。作者初避澳門時在此小住一月。每天可以望見漁舟與小汽船的出入，可惜橫渡太平洋的聯美機已停航，不然便降在山腳的海面飛機場上。兩山之間東端有新填地，據說是一九二〇預定的改良港口計劃中的一部分。本來南面海岸很淺，從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一面把海掘深，使吃水深至二十餘尺的大輪可以泊岸，一面填地闢路。這一部分已化去千萬元。自新填地通至舊海岸的起點處有一代表開闢殖民地的軍士銅像。終點有一小公園，旁邊正在建造一所公寓式的大廈。兩山間的西端便是南環，有總督府和其

他官署是一條很合於散步的海濱，車馬遠不及上海外灘之盛，風景却遠勝之。

再遠一點可以乘半島唯一的公共汽車經球場與葡人學校柯高馬路等寬廣道路而達澳門邊境的關閘。球場北面一帶稱爲荷蘭院，房屋星羅棋布，沿坡而築，是中國人的住宅區。越崗而南便到中國人所辦的鏡湖醫院，崗之西有葡人所辦的白馬行醫院。這是澳門有名的兩處醫療所。崗之東有盧家花園，現租與培正中學爲校址，其旁有孫總理所遺住宅，據說是僑胞在辛亥革命時所贈送的。不久以前總理的家屬還有多人住在裏面。向東再走便到了原稱爲望廈的一小村。最早中美互換的望廈條約便在這村內的一座古廟內訂立。望廈之北有跑狗場，還有一些工廠。再過去有一伸入海面的小崗叫做青洲。從那裏可以駕一葉扁舟，回到海傍的碼頭。

澳門是南方爆竹工業中心之一，火柴工業亦稱發達。其他職業以漁業爲最盛。據說有一千八百隻漁船和四萬個漁夫。所捕之魚多用進口的廉價鹽醃成鹹魚出售，年可值三百萬元。

澳門在太平洋戰事未發生前，人口不過八九萬，其中葡人僅三四千，內有四分三係澳門土生，混有不少中國血統，風俗一切均已華化。裏面往香港經商的頗不乏人。太平洋戰事發生後，他們在香港不能立足，紛紛回澳。中國人來避難的更多，全部人口已超過十萬。澳門雖在北緯二十二度，夏季因海風的調劑，尚不十分炎熱，溫度至多八十餘度，冬令亦少降至六十度以下。在平日可稱爲消夏避寒勝地，現在則成爲避難所在。

戰事未發生前還可由澳門雇小汽車到總理故里翠亨鄉和少川先生故居唐家灣共樂園作一日游，現在已不可能了。

建成化工廠

地址：桂林麗北路一一三號

電話：三〇八三

電報掛號：二五六五



出品

(一)氯酸鉀（俗稱白藥）

(二)機油

本廠機油經中央工業試驗所化驗給第三一六一號化驗報告(一)黏度非常穩定(二)觸媒性(三)閃燃點高(四)殘渣合乎標準並經各界採購使用於各種汽車及內燃機復亦均認爲滿意並無結積及有損傷機件之弊如蒙各界大量採購及指導竭誠歡迎並備有說明書及樣品承索即寄

(三)炭酸鈉（俗稱洋鹼）

四九—三八一


第二十頁
【四】還懵懂地不知道結婚爲什麼一個味兒的小新郎官兒。
【五】替「小新郎」「大新娘」畫一個儷影。
【六】能不能結婚，却在二具纔死雞的眼睛上決定——「比雞眼」
【七】好媳婦要一位福壽雙全的老人兒引進門來的。

廣西異俗記

——西南采風錄之二

陳志良

看花

「看花」是桂林海洋鄉民間流行最普遍的事，凡遇疾病死亡，訴訟等事，都有看花之舉。尤其是疾病，首先的醫法就是看花，請郎中和吃藥，還在其次。

看花的人都是女子。三十歲以上的占多數，二十歲左右的較少。男子看花的，祇占百分之一而已。

看花的法式有兩種：一種是臥式，一種是坐式。其手續是相同的：要三柱香（三根為一柱），數張紙錢，一對油燭，一筒米，從前是三百六錢（即十八個大銅元），或二百四錢（即十二個大銅元），最少是六個銅元。這些米和錢都是看花的代價。看花的人無非和鬼瞎談了一次話，使人獲得無證據的安慰而已。

看花又分「陰花」和「陽花」兩種：

「看陽花，」又叫做「問神，」這是生人有了病，或其他的事，就去看一朵陽花，問問死鬼，是因是吉，有甚麼辦法沒有可使病好，或有其他順利之法，例如有人生了重病，而看花的人他說着某種鬼，如四山兵馬，山神土地，冷塘香火，社公大王，稚鬼，屋簷簾子，白虎等等，要請道士把這些鬼送出去了，病勢才能痊癒。

送鬼大者是「衙纙，」中則「拜石寶，」小則請鬼同公送，貧窮者則自已送。

看陽花又稱「太平花，」這是無病的他家已死的老人家，談談最近的事情，是因是吉，可以及早防備。看花人往往做了這家的先輩，和兒女孫媳輩，大談其家常之事。看花人或哭或笑，家中人跟着她哭笑。

看「陰花」是親人死了七七四十九日，生人和死鬼第一次交談，其手續與看「陽花」相同。不過要多一個雞蛋和三尺紅布。倘若病勢沉重的人，看了一朵花，如要「衙纙」的話，能把野鬼送出去，這也是化錢而麻煩的事。請了道士到家裏，掛了奇形怪狀的畫圖，燒了香燭，家人派了一人跟着道士，繞繞作揖，道士則一邊唱，一邊繞着；有時又吹牛角。另有數人在旁敲鑼擊鼓，其吾動聽，令人興奮。

「衙纙」是晚上開始的，到了半夜，又殺了一頭豬來祭鬼，道士則設法事，打卦。最後的工作就是趕鬼，全家每一個角落，都要「過纙，」和敲打其他能響的東西。口裏大呼「啊㗴！啊㗴！」的聲音。此時最爲可怕，更令人驚心動魄的：就是道士的口裏含着一片燒紅的鐵犁頭，口含桐油，噴在犁頭上，即起大火。即使不信迷信的人，見了道士口含燒紅的鐵而不傷，亦不能不爲之咋舌。

「拜石寶」是請送鬼的鬼師公，不打鑼鼓，而敲小鈴，也要拜揖。用錢較少。到了半夜裏吃了宵夜，就開始送鬼。鬼師把鬼送出後，不能打轉，一定要回到自己家裏住。不問他到家的路的遠近。

「唱花燈」是娶了新娘之後一個月必要舉行的事。請了和尚，道士，鬼師三種人來在家裏打鑼鼓，吹牛角，拜揖，做法事。主人則邀請親戚朋友來參觀，並且辦了酒席款待。唱花燈，大者七天七夜，少則三天三夜。最後一幕是「過花橋。」這是新娘新郎都要過的。橋是木做的，上塗紅色，化錢很多；普通人家娶親不做這種禮節的，只有少數財主佬才舉行。

以上所記的風俗，在離桂林二十里以內是沒有的，海洋鄉在桂林之東，與興安靈川接界，山中則有傜人居住，故其風俗較爲特別。

放陰

在廣西來賓縣的鄉間，盛行着一種神祕奇妙的法術——「放陰，」尤其是婦女們信之如神，以爲伸寃解苦的良法。她們時常三五成羣，公開的或祕密的去做。她們又稱之爲「趕陰墟。」

放陰的方法是兩個人以上，約定了時間，預備了香燭，錢紙，米篇中盛了米，兩只碗，盛了水，用錢紙架在上面，當作一頂橋。一起放在桌上。下陰者伏在桌上作瞌眠式；催陰者坐在其傍唸咒。咒語如下：

大路堂堂放陰陽，陰陽去了陰陽回。三妹有姑爺，四妹有姑爹。手動動，脚動動，手搖□，□搖搖。老奶帶我姊妹過橋看花開，

咒語雖然不文，但低聲的唸，全場空氣莊嚴寂靜。在下陰者未入陰前，催陰者一面唸咒，一面燒紙錢，或撒米粒於下陰者的頭上。如果數人同時下陰，下陰時間則有先後之不同，快慢不一。入陰時雙手在桌上移來移去，雙脚亦在搖動，（非入陰者，不能出此舉動。）眞正入了陰，或去會見去世的故人，或去探聽陰司情形，或到各處遊玩。情形是恍恍惚惚。此時如在陰間與人對話，口中卽行說出。譬如平時不懂粵語的，此時也說粵語了。此時放陰者，隨時可用暗示命令他，請求他，叫他去找誰，會誰，如會見了已死的父母，則痛哭流涕，各訴別懷。有時觸動情感，感受刺激而馬上醒來的；有時爲着留戀對方，或爲對方吸引，而不能醒來的。——曾聞有不醒而死之事發生，或不願醒來，可由旁人或催陰叫他，或在他背上拍拍，或用冷水噴面，就可醒來。

來賓人指「陰」是「陰間」或「陰府，」不是人間的另一個世界，人死了就到陰間，其中的首領就是閻王老爺。人死後須要經過一頂奈河橋，走過了奈河橋，才算眞正到了陰間。橋頭有位老奶（卽老婦人，）兩只惡狗——人死後常將糯米飯兩團放在棺中，預備過橋時給狗吃的。桌上的兩碗之間的一頂橋，就算奈河橋。又說陰間的花園裏，陽間人都有一盆花種在裏面。人有病時，花就不放，人死了花就枯萎。入陰者就可到花園裏去探看其花的情形。

所謂「放陰，」其實就是心靈學上的催眠作用。鄉人不識，信爲神奇。所以入陰的難易，亦有一定的方式的，如

（一）信仰施術，容易入陰；

（二）年齡小的比年齡大的容易入陰；

（三）女子比男子容易入陰；

（四）有服從性的人容易入陰；

（五）心神不定，思想複雜的人，較難入陰；

（六）有嗜好的人較難入陰；

（七）施術者之地位人格高於入陰者，受術者容易入陰。

按上海鄉間有所謂「走陰差，」以及江北的「童子」等等與此爲同一方式。

永福的迷信

永福羅錦鄉在九月十九日，全鎭的婦女，穿了五花八門的衣服，手(拿錢紙香炮，成羣結隊的向川山進香，求神，取經，算命。每隔三年，就要打醮一次。有唱古戲，舞龍，舞獅，跑燈牌，行抬閣等等。打醮的幾日，中全鎭茹素不吃葷。

若田中禾稻被蟲咬了，則舞草龍及擊鐵炮。見月蝕，則大打鑼鼓銅盆鐵鐘之類。天旱求雨，大家舞旗跳舞，道師唸經。

如果父親是道師，傳授與兒子之時，則用四支高竿撑着白布，將兒放在其上。父卽唸經，將子推下；下放棉被，不致跌傷。這樣一來，作爲「受洗」（道師的術語；）可以做道師了。

懷集的南無佬

懷集的巫師，俗稱「南無佬。」老巫收了許多徒弟，有的以此爲職業，有的是業餘性質。當了巫師的，可以避免一切鬼魅的擾亂。徒弟滿師的時間沒有一定；依程度的高下而定時間的短長。滿師時舉行盛大的集會，殺了許多猪牛。徒弟們穿了紅色的大袍，跪在師父面前，接受了一條丈餘而特製的，希奇古怪的鬼神畫像，當爲滿師的憑證。如此以後，他們可以担任鄉中的巫師了。

南無佬死時的喪儀，亦與常人大異。出殯前一小時內，道友們都聚集了，在特別響亮的鑼鼓聲中，將棺材放在二張凳子上面，在死者家屬的環繞之下，韓嚴的雙手將死者的道師憑證貼在棺材的側邊。這時在平時不易爲人見到的東西，可以一覽無餘了。此時又互相圍繞，抱頭大哭。過後又唸着經咒，然後將棺材抬出安葬。

接盤古

靈川縣農人，在每年五月初四日必有「接盤古」之舉，以爲盤古氏開闢天地，愛護人類；只要敬重他，可以解除災害。每在高高的山上，建造莊麗的盤古廟。到了那天，農人們抬鑼擊鼓，攀登山上，備了香燭酒肉，又請道師口唸經咒，左右盤旋而舞。以此敬奉，可得平安。——按桂林靈川之間有盤古嶺，上有盤古廟，鑄銅爲瓦，廟前有龍母池。

唱歌

在荔浦平樂柳州一帶，不論農工大手，非常歡喜唱山歌，在鄉村裏走過，隨時可以聽得嘹喨的歌聲：喔——喔之音，聲震山谷。他們唱歌，沒有底本，無需學習，觸景生情，隨口而出，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悠閒自然，其樂無比。而且也有韻有調，純出天籟。有時互相對唱，棋逢敵手時，唱上三天三夜，不以爲奇。有時爲了唱歌而打架，以至引村與村打，鄉與鄉打。相傳唱歌的始祖是劉三妹，她在柳州山野唱歌而成了仙，所以廣西人認爲山歌是劉三妹傳授的。

搶紅圈

柳城縣在柳州西北百餘里，人口稀少，智識閉塞，生活樸素。「搶紅圈」是當地的特異風俗：

舊曆二月初八，是縣西關山寺的佛爺節，附近各縣的善男信女，紛紛的前來進香求籤，在下午一時左右，就開始了「搶紅圈。」民衆們叢集在寺後的草坪上，由主辦人放了三響炮，接着把紅色的鐵圈向空中拋去，鐵圈落下時，大家去搶，那時，千百個人擠在一起，搶着打着，假使搶着了，別人再從他手中搶去，等到主辦人放了停止的炮聲為止。誰搶得了，雙手舉起，向主辦人叩了一個頭，算他勝利了。然後再到佛爺前去叩九個頭，上九柱香，表示謝意。五時散場，主辦人把大鏡屏，九瓶酒，三只雞，一只豬，和三丈布匹給勝利者，以作鼓勵和恭賀。到明年二月初八，把鐵圈交給新主辦人。主辦人是一年一換的。還圈的時候，須向佛爺跪拜叩頭，並要貢獻物品；否則交出大洋十元，由主辦人代辦。按廣西「搶圈」「搶炮」之風頗為盛行，陽朔白沙鄉春季有搶炮之舉，融縣也有「搶炮頭」之俗見拙稿僮俗扎記。

風水

桂林兩江鄉的村民造屋，不能高過一層樓之上，如果高了，後面的人家以為你擋住了他的風水，有礙福氣，左邊的以為你像青龍，右邊的以為你像白虎，對於他們均有不利。如果別人家出了不利的事，總以為你的屋太高而受到妨害，和你鬧個不休。曾經有個人做官回來，有錢有勢，起了一座較高的房子，但他的叔父不服氣，拿了斑斧砍他的柱子，姪子無奈，只得把較高的部份折去。

龍洞的拋綉毬與走象棋

廣西邊區上金縣的土民，以為「龍洞」是「龍王下田洞，大家來歡迎祈祀，以保今年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時間是陰曆元旦之後十五天之中，集中在規定的地點，舉行最熱鬧的集會。

在龍洞中最為特色的是「拋綉球」與「走象棋」兩件有趣的事.

「拋綉球」是青年男女最感興趣的玩意，凡是來湊熱鬧的青年男女，各人都帶了一個自製的綉球，一邊男，一邊女，都朝着幾丈高的竹桿頂端的圓圈拋去，誰拋入了圓圈，誰就得獎。所以只見紅紅綠綠的綉球，上下亂竄，好比彩燕斜飛.

「走象棋」是在平坦的坪上，劃了象棋格子，一邊是十六個男子，一邊是十六個女子，各執一面紙旗，上寫兵車馬炮等標記，兩邊有人敵對作戰，移動人馬，指揮進退，但見他們與她們，往來衝殺，猶如戰士的衝鋒陷陣。

重女輕男

在桂南尤其左右江兩邊，可說是女子的天下，舉凡耕種，打工，交易，奔走，挑負，都由女子担任，男子們反而像摩登社會中的女子一樣。所以當一家生了男孩的時候，認為倒霉，咒罵着「又生了一個蠢才」，為了躲避親友的詢問，父親便躲在家裏不出。如果生的是女，則合家老小，歡天喜地，親友道賀，大請其客，有錢的便去請幾對會唱山歌的青年男女，通宵達旦的唱歌。這可說是女性中心社會尚未泯滅的遺痕。

大排

邕寧各鄉村間，也有每年規定一日，以邀集遠近親友，名曰「大排。」大

鄉於其村所奉神之誕期爲之，是日神廟大舞龍獅，或唱師公，各家則大排筵宴，無論是否素識，均可作不速之客。宰雞殺鴨，不醉勿歸，間有流連至數日者。主人無論如何吝嗇，此日亦必豪氣異常云。然年來農村破產，已不若往昔之盛矣。

命名

忻城一般住民的命名稱謂，頗爲特別：例如某甲本身之名爲「扶問，」甲之父，人卽稱之爲「公問」而不名，甲之子人卽稱之爲「特問，」甲之母卽稱之爲「奶問，」甲之妻則爲「姆問，」甲之女則稱爲「妖問。」一名而可爲男女兩姓，三代共用。

歌墟與歌會

養利各鄉有歌墟，各村有歌會，歌墟成於野外，屆期男女麕集，三五爲組，互相唱和，贈物與情，日暮乃散。歌會成於村中，是日，宗族備酒食，鄉村男女皆至，或門外唱歌，或曲巷私語，飢則隨便入室飲食，雖素不相識之人，亦不見拒。

嫁鬼女娶鬼妻

平南有嫁鬼女，娶鬼妻之奇俗。凡女子已訂婚未嫁而先殤者，壻家於男締良緣時，例須備具酒禮，迎骸骨歸葬，附於塋，名爲娶鬼妻。如女未訂婚而先逝，父母爲之擇配生人，俾其遺骨有夫，名爲嫁鬼女。

吹蘆笛

博白每屆端午節後，鄉間牧童，咸用蘆葉捲成短笛，信口而吹，自成格調，直至中元節後，自然休止，不約而同。

獻檳榔飲茶泡

玉林縣屬各鄉交際，有獻檳榔飲茶泡之俗。客至奉茶後，例須獻以檳榔；請客赴宴，並先持檳往，如不領檳，卽爲辭席之表示。茶泡係用冬瓜切片，和糖曝乾，製成蟲魚花草之文，小者一二三寸，大者五六寸，婚嫁筵宴，以作敬客之用。此物惟中產以上之家，乃能置辦，貧戶則代以蜜桔桔餅云。

打新年

都安縣每年舊曆新年，婦孺多以扁挑互相攻擊取樂，亦有用舂米杵相擊者，以爲豐年之兆云。

（黔桂車次之一）

紅葉山人

嶺外層嵐郡入畫。風前細雨溼含煙。長蛇蜿轉穿雲去。霞裏人家到處仙。

（黔桂車次之二）

奇峯高矗不[illegible]塞。煙[illegible]微茫處處看。畢竟天工窮造化。玲瓏十里玉闌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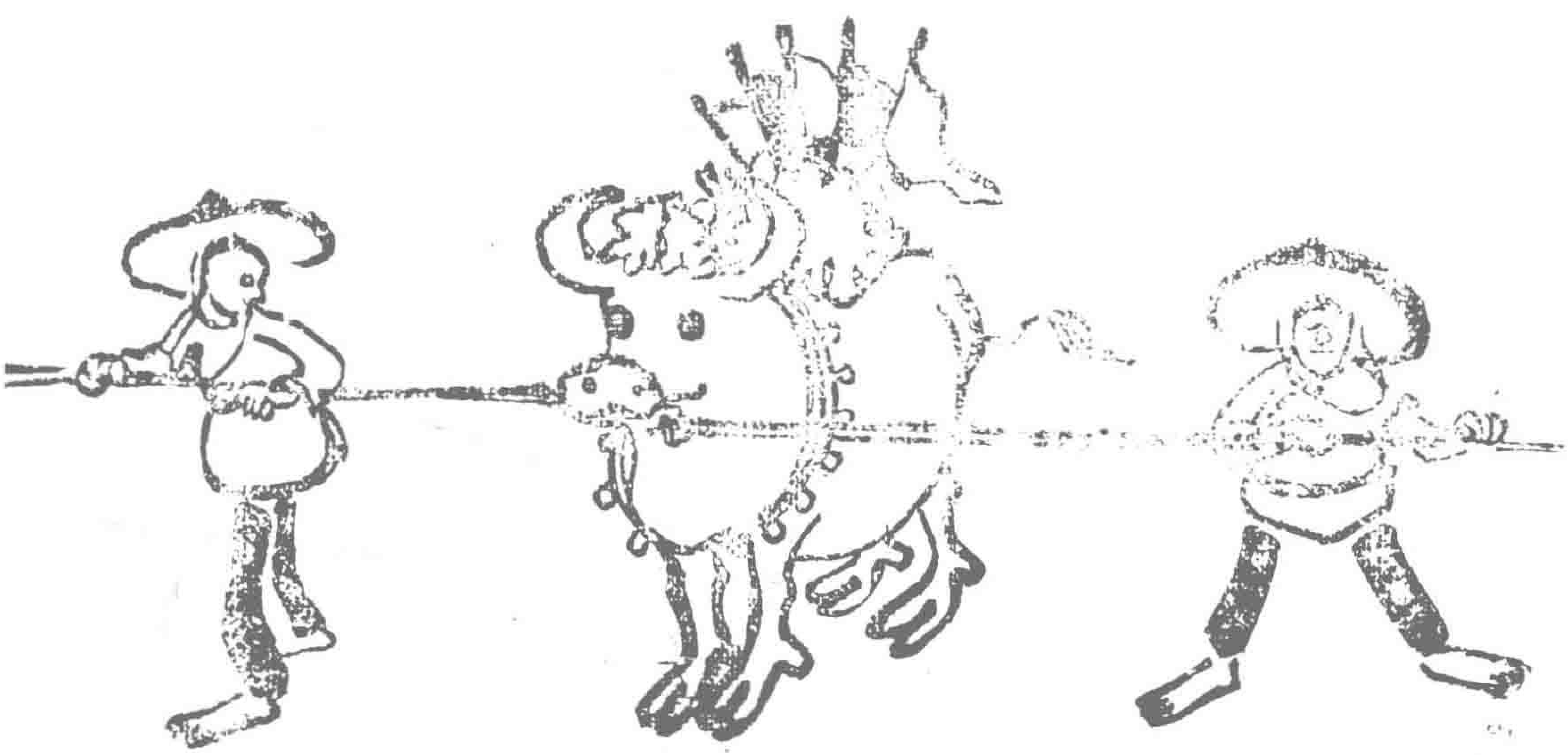
（入柳州口占）

暮色蒼茫景獨幽。半江燈火繞城流。市聲隱約魚茶鬧。淡月疎星入柳州。

牛鼻子旅行漫畫(四)

苗疆小訪

【[illegible]堯】



【一】與一頭牛英雄，在搏鬥日前，先得出場來示抽一下牛威。

↑



【二】苗家[illegible]花全由自動，手織，手繡，一直到手摺。

↑

【三】那一家牛角最多，那一家就最興旺。

↓



四九—三八八

川黔考察隨筆

程兆熊

居然有機會出去走走了：這一次預定的旅行區域是：從重慶出發，去貴州，轉廣西，湖南，廣東，江西，福建，最後到浙江，然後折返四川，這是西南和東南各省，都大概要走遍的。同時，預定的時間，也就不少，從酷暑的天氣中，從霍亂病瘧疾及其他傳染病流行的日子裏動身，直到東至於海，再回頭入蜀的時候爲止，差一點就是半年，總計爲一百六十八日。再記清楚一點便是：自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這一期間內，我們的抗戰局勢是變了，整個世界局勢也變了。湘北大捷是我們轉敗爲勝——使全面抗戰成爲全面勝利的起點。歐洲大戰呢？這一戰的爆發的結果是使一個舊的世界轉變到另一個世界。在另一個世界裏，光榮必然會屬於我們，因爲我們是勝利者。我從我個人這次旅行中也證實了我們將是勝利者。種種的證據都可以拿出來。「耳聞不如目見，」我這裏所說的證據，都是我所親見的。只是盡情地寫出來也似乎不可能，我還是在寫我的遊記，所有這一方面，令人滿意的和不滿意的事情，我都想寫出來。令人滿意的事情便是抗戰必勝的證據；可是使人不滿意的事情，與一己的感想和意見，讓大家來研究並注意改善的方法，這也只有加緊我們的抗戰必勝和建國必成，這決不會如一般人所躭心的，說是會影響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成功。一個國家在戰爭期間，尤其在和外國作戰的時候，正如一個產婦在臨盆，經過一個暴風雨之夕，一些小毛病難道就一點也不會發生麼？抗戰建國是一種極其偉大的工程，在這工程裏提出並發現一些工程上的問題，如何針對着而急謀解決，這便是從錯誤到眞理，從艱難苦楚到勝利成功，和從不滿意到滿意的不二法門。

以上都是一些閒話。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一早從重慶出發。待到揚子江邊，因爲在大早，輪渡還沒有開駛，於是僱了一隻小艇，駛過了正在漲水的浩蕩的揚子江。

海棠溪車站買車票，頗不容易，直接買票到貴陽，短期間毫無辦法，於是分段而行，先到綦江，待到綦江，再想旁的法子，這便是我

的主意了。

上了車，暫別了行都！這使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要補充一句的是：我這一次出發的任務，是視察訓練事宜。抗戰發動以來，訓練工作，頗爲人所重視。只是我在這裏所記的卻多是訓練以外的事物。訓練所牽涉的圍範甚廣，同時各方面所能給予訓練上的影響也很大，從訓練的本身去看訓練的效果是有限的。只看訓練裏面所備有的東西而不去看看訓練以外所存在着的現實，也是不應該的。

我的主意是：最好隨時隨地從小處從側面去探發問題的癥結。

到了綦江，住一天一晚，才找到了車子赴貴陽，那是貨車。前幾天在距綦江一公里左右的路旁，發生了一件爲人所見慣的事：就是車子翻了，司機和司機旁邊坐着的一個客人因此喪身。天氣很好，路也很平，只坐了一位客人，這客人是某機關的科長，新近特地辭了職，要趕去昆明另行高就的，結果一切成了一個永遠血淋淋的夢。分明不應該翻的車子是翻了，不應該犧牲的人也犧牲了。然而這卻又已爲人所慣見的事情了。

車到了東溪，停下來，因爲同行的一輛貨車拋了錨，再前往便是松坎，就算到了貴州省。一到了貴州境，覺得南出四川之際，風物截然不同，分明是：「四川古乃天府之國！」綦江的蜜橘，東溪的煤鐵，無一不足令人羨慕。公路上有一種背負着灰白色石塊的人向南行，又有一種背負着赭紅色石塊的漢子向北走。前一種石塊是川鹽，後一種石塊即是東溪之鐵，初過東溪的一批外行人，有時覺也弄得不明不白！

在貴陽說貴陽

由松坎到桐梓，再越過婁山關到遵義，在遵義宿一晚，第二天好容易等着一輛一輛車子渡過烏江以後才接着也渡過了烏江，道經息烽而抵貴陽。

川黔路的沿線，翻了一山又翻一山，漫無止境，這便是偉大的西南啊！——連太陽和月亮都在頭上在眼前甚至在脚下轉動，這使我聯想起我自己的兩句舊句：

寸心百劫山河在
大地千翻日月來

貴陽是劫後的城市，二四敵機對貴陽的大轟炸造成的大毀滅，到而今，雖說是恢復了不少，不過終於留着遺跡。

在貴陽，我曾住了一些日子，不妨說說貴陽的情形，

首先我曾見了黔主席吳鼎昌氏，從他的口裏我知道了黔省訓練事業的大概情形，並且還知道一些黔省邊胞的情形，「邊胞」這一名詞怕還有些人聽不慣，因爲苗夷等字眼之不合理，邊胞

一詞是較合科學，關於吳主席的談話值得記下來的，有三點：1.黔縣行政人員的訓練，他定下的方針是：「以政作教」2.黔省邊胞每不自承擺腿，他們每不怕犧牲，只怕受辱，在這裏辦兵役的人每不明此道，遂致生出了不少的麻煩，3.邊胞的語言我們爲什麼不去學它呢？於是吳主席提倡學邊語，並主以社會服務的精神和方法，去從事邊胞運動。

從吳主席的談話裏，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幹練的從政者，不錯，他是幹練的。黔政如何，很能夠從他的身上從他的中，特別是從他幹練的精神裏找出影子來。我在省地匆匆來往，是一個小住的，過客應用這樣一種從個人的分析裏去觀察一些或大或小的事功。這樣一種極其簡便的方法的應用，自然是不夠的，但我希望吳主席的幹練於黔政總能有所關連有所裨補。

說到人力車夫。貴陽的人力車擺在僅有幾條大街的貴陽市中，看起來是很多的。貴陽市的馬路比起重慶市來，其坡度之平實大有分別，可是在重慶有所謂「飛車，」於傾斜得異常厲害的馬路上與汽車並駕齊驅，而貴陽的人力車則大都是在頗爲平坦的馬路上慢慢的走着。照理，這種太平無事的走法，總該太平一些了，可是當我一次從外面乘人力車回經中山路回到所謂大飯店時，那位車夫兩手拖着車子一步一步走着，頭低垂着若有所思，忽然他兩手一鬆，頭一仰，而我便心頭一跳，身子一倒，連人帶車倒在馬路上。幸而我像事先有所提防似的，總算沒有倒下得怎麼樣爬不起來，待到了旅館時，說也有趣，那位倒車手 竟還問我討賞錢哩。

現在略談與黔省行政與警政大有關係的訓練事宜，貴陽的訓練機關規模最大的是貴州省縣行政人員訓練所，其次是警察訓練所。

黔省府爲培育縣行政人才發揮縣政效能，特於民國二十八年開辦縣行政人員訓練所。訓練內容就是根據吳主席上面所談的「以政作教之旨」注重下列各原則之實行：第一在使明瞭三民主義之眞諦，第二在使瞭解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意義，第三在使認識世界與中國之大勢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政綱政策並其進行狀況，第四在使熟稔爲完成自己任務有關之各種法令計劃施行程序並具備行政上各種必要之技能，第五在使具備能耐勞苦之體格不辭勞怨之精神並養成服務守法迅速確實機密簡樸整潔等習慣。因此訓練便分四大門類：第一是精神訓練，第二是軍事訓練，第三是政治訓練，第四便是專業訓練。訓練所之籌備，也曾煞費苦心，去歲元旦開始，至去歲二月下旬各項工作大致就緒。再過了一月即三月中旬，各縣調訓第一期學員便陸續來筑報到，考選學員亦紛紛報考，經分別予以甄審或考試後，三月二十日正式開學。訓練所的經費在民國二十八年內計列支國幣十三萬元。此

四九一三九一

窮乏的貴州，能夠拿出這一筆相當大的款子來辦理訓練，算是相當重視了。該所預定全省縣行政人員都要受訓，未來的人數自然是可觀的。所址在貴陽×××的一個高級中學裏面很幽靜又很寬敞，建築是西式的，在貴陽總算一個好所在。只是這一好所在的得來，還淵源於貴陽二四敵機之轟炸，因為學校搬到鄉下去，訓練所便搬進學校來。所裏的那一座小浮橋也是怪可貴的，曾憶一入貴州境，即有一種乾燥之感，但看了那一小浮橋下不通航的省河，却有了幽趣。橋之盡頭就是該所的門，隱約可見門內情況。他們都很純樸，這純樸二字，儘可說明貴州人的一切，只是有一點，即那些學員於純樸之外，似乎欠缺一點「活躍」這事所內負責的高君也與我具同感。因為，在抗戰後方建設的意義上，在偉大的西南之改革上，最需要這種「活躍」來推進，據吳主席對我說，學員結業後，禁組同學會，師生的關係只准在所內存在，他自兼該所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以最高負責人的地位說出這用意深長，並具有遠見的話，也夠使人無話可說了。總之，人的訓練，眞不容易啊！

警訓所方面，可說的事不多，所裏頗感到招生的困難，學生的程度不大好，那是可以想見的。不過我們很知道：警政對各方面的關係最大，我為了視察警訓所，便對貴陽社會的底層特別留意了一下。有些事異常驚人，記得在重慶某處曾聽內政部衛生署一位高級職員說：貴陽市衛生事務所檢查產婦患梅毒者竟占半數以上，當時聽了有些不解，及到這時又有些警界服務的朋友告訴我關於貴陽一些所謂社會風氣，我才恍然了。我在視察警訓所時，曾把社會風氣新生活運動和警察行政一併提出說了一番，對警訓所裏幾位辦事人，我曾致其懇切之期望。

想起來貴陽眞不免有點令人感慨多端。那裏的精華所在是大十字，即中山路禹門路中華南路和中華北路的交叉處。二四敵機的大轟炸，正破壞了這一大交叉處，於是讓貴陽的心臟堆上了一堆瓦礫，過了半年多，那創痕還未蘇復。可是也正因此點，貴陽的兒女們說起抗戰便都眉飛色舞，穿上黃軍服的女性，也儘可在街頭碰到。有一位陳女士，她曾和一些她的同性朋友幫忙吳主席夫人辦理貴州婦女幹部訓練事宜。她本人就是最近由×戰區回筑的。她曾和我說及不少的貴州青年男女服務前線的熱情和勇氣，她們似乎都認為這種服務是一種快樂一種享受。

關於婦訓，在貴陽有幹訓班職訓所（婦女職業訓練所，專為抗戰軍人家屬而設）等等，並且還有婦女工廠。貴陽的婦女，假使還沒有眞正動員，但至少亦是想要起來了。

有一個銅像台在貴陽，那是黔故主席周西成氏的銅像，下面據說是苗王墓，一些邊胞每年都要來公祭一次，情形頗為動人。這在他們算是一種民族祭。不過目前這一種民族祭的意義應該

把範圍擴大些，二四敵機的轟炸，只差一點就炸去了墓裏的苗王，苗王今日如在，亦當起來為整個中華民族而戰了。看邊胞之勇於服兵役，我們很可以想像邊胞抗戰情緒之熱烈，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

貴陽市裏的人，說也有趣，他們的原籍大都是江西。中國中部的移民，向南的，即向南洋一帶的，多是閩廣籍，這是向驚濤駭浪區的移民，同時向北的即向東北以至西伯利亞的移民則大多是山東河北人，這是向冰天雪地區的移民。至於向西的，即向黔滇以至緬甸一帶的移民則差不多都是江西籍，這是向高山峻嶺區的移民，我們向海洋的移民多是空手出去，向冰天雪地的移民也只靠一柄鋤頭，至於這貴陽以至緬甸一帶的移民則所憑藉者，一個木製算盤而已。這事在一般人竟似未曾覺到，其中原因大半是由于贛籍移民多未以贛籍自居，他到了那裏大多就說那裏的話，並承認是那裏的人，不過他們還都知道他們的原籍。

貴陽的人有如上述，至於貴陽的出產方面，據說：甜品是最好的，有一種名叫「雄精器皿」的東西，那是最神妙的。甜品之所以好吃，是因為以前貴陽的煙民臥在煙床，曾特予講求。雄精器皿是一種紅色的小石塊，有桃形有猴子形，女人佩之，據說可以安胎助產，但不知究竟如何。此外銀耳茅台酒雖不產在貴陽，但到了貴陽的人也總要買一點帶着走，因為在貴陽這種貨色既多又便宜。

據傳說到貴陽來的邊胞還有一種「蠱」可以賣給他們所不高興的人們，這個以後再談吧！

定番之一日

定番——可以說就是貴州省的定縣，關於這個地方早有人對我說及了。

雖然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但事實上定番已成為實驗縣，為了平民教育促進會和南開、燕京、清華、金陵各大學及協和醫學院所合組之農村建設協進會在這定番設置了一個鄉政學院，繼承着河北定縣的事業，人家便不知不覺把這貴州省一等縣之一的定番，當作第二個定縣，這是難怪的。

在貴陽住了一些日子，首先給我說起定番並給我安排好去定番訪問的，是黔省府秘書長鄭道儒君。我於八月五日晨六時從貴陽招待所到貴州公路局車站，七時半車開，經過花溪，又經過青岩，到十一時許便到達定番。我從車停處一直向城裏走，由一位操一種怪生疏的語言的小孩，提了我的行囊帶着我在一條兩旁店屋矮矮但街道却頗平直的街上慢慢走。我想走快一點，我幫那小孩提我自己的東西，終於走到了定番最大的旅館——中國旅社。裏面只有三間房子，矮而且小，總算可以容身。老板是一位從外省來此避難的難民，說河北話，還在旅館中附設了一個河北菜館，據

說生意極好。用了一位茶房，是本地人，頗有年紀。他對我還訴說了他個人在此的苦痛，並說老板因爲太精明，以致人家都不願幫他作事，老板開設的河北菜館現在停了火，就是因爲大司務氣跑了的原故。旅館裏不僅蚊子無數，老鼠也特別多。此外我住房的窗子下，有一塊空地，茶房利用着圈養了幾隻大母雞，我見雞心喜，立刻向他買了一隻並請他代烹了。

旅館大門之旁，擺了一個水菓攤子，這攤子上的東西，我從我住房的窗口，可以取得，我從窗口買零食，可以不出大門。說到那家旅館的生意和攤子上的生意那是全靠我，因爲那時候全旅館裏只有我和茶房兩個人。

觀察一個城市，往往可以從旅館去「卽小見大。」於今我到了定番，竟一個人獨佔了一家定番的大旅館，在蚊子與老鼠的包圍中，還居然有一位長者——那旅館的茶房——和我談心並殺雞款待；定番如何，似不難看出了。說街道，我入城時所走過的便是唯一的街道，我進城時從這街道的那端來到了旅館，再從旅館稍微走過去一點，便顯然是這街之盡頭，又是城門了。此外雖然不能說沒有街道，但這只是從我所走的那條大街中間分出一點點，擺些小菜，走幾步便又出了城門。這東西南北四大城門是很可以不費力打從這兒進來，又打從那兒出去了的。

不過定番——這貴州的定縣，也實在不可小覷她。出東門，望去是一片稻田，黃色而曲折的路和一些綠色的橘樹園相間排列，田野的色調，配合得當，城郊的四周山峯起伏，宛如蘇門答臘高峽的波濤，令人有置身海畔之趣。加之那時候稻麥正熟，橘樹青青，夕陽徘徊於衆山之巔，這樣在感覺裏形成的海畔，而且是黃金海畔哩！竟不料在一個大的史詩底時代裏，從遍地瘡痍遍地血迹的地區，走到這樣一座山城，她古時是定番之地，目前卻形成了這樣一種抒情詩的背景！誰又知道古時候黃帝的子孫的前方，現在卻是後方？誰知道現在黃帝的子孫的後方，馬上又會是民族復興之地？更誰知道在這民族復興之地，究將讓古史詩所從出的定番像作了新抒情詩的背景？要追問下去，那眞不免有些模糊了。而且我的緊張的心情，到此也不覺輕鬆一些。俯仰之際，像有夢又像無夢，山色漸漸蒼茫，便又從這山看那山，看個不已，稻田與橘樹，更覺使人纏綿了。傍晚，西門外，人由城外歸來，牛羊也歸來了，城門的馬匹嘶叫，一切無形地描出一幅畫景。

到了定番縣之後，曾往縣政府會縣長，那時正十二點，縣府空無一人，連傳達亦不知何往，問問鄰人，據云已過辦公時間，須下午再去。第二次再去，晤見縣長謝貫一先生，一見之下就覺得他是一位着實而有理想的人，而且經驗豐富，以前在湖北行營作事，這次來定番，是朋友把他拉來，他很坦白而毫不帶有「仕氣」地和我談了不少施政上的情形，他說：定番縣政經費每年只十六萬元，但

實際上附稅估八萬多難收到，只有黔省府之津貼五萬元及其他三萬元可靠。定番的人口大略的統計，邊胞（苗族夷族）佔全縣人口三分之二，漢族佔三分之一。全縣人口為十三萬餘人，夷族約七萬多人。夷族乃定番最早之土人，較苗族到達該地還早，其文化程度亦比較苗人為高，現保甲長及小學教員中邊胞頗多，縣府對一般民族間界限，正竭力破除，苗夷向受壓迫，現則頗感解放之樂，其服兵役一如漢人，且身體強健無嗜好。謝縣長又和我談起定番邊區，目前還有少數的土匪盤踞着。最近他曾親自出馬去清剿過；同時他又說：定番的土匪，在苗夷族中猶帶着一種部落稱雄色彩，與普通亡命土匪不同。

必然要提起的是定番的鄉政學院，定番縣政府的工作人員，根本大都為鄉政學院的人，他們兩處兼職，所領薪水亦還是鄉政學院的薪水，謝縣長本人就是鄉政學院的副院長，鄉政學院事實上是定番縣政府裏的縣政府。

鄉政學院的院長是瞿菊農先生，我和謝縣長談了許久，便由縣府秘書引我去鄉政學院參觀。瞿院長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和藹可親，關於鄉政學院的情形，他告訴我的是這樣：該院於去歲（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間成立，本期擬招學生三十人。起初是因為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在華北時感學術與實際有結合之必要，乃在定縣從事試驗工作，影響所及，遂獲南開燕京清華金陵各大學及協和醫院合組中國農村建設協進會選擇定縣與濟寧為實驗區。抗戰以後，輾轉遷至定番，到定番來，主要的是因為黔主席吳鼎昌先生的善意與熱心。其時所謂實驗區改設定番，復因各大學分散各地，為了工作上的方便，乃又將實驗區擴成一鄉政學院，鄉政學院現分民政，教育，社會，衛生，農業，及工程六組，主持者皆大學教授，學生入院資格亦規定為大學畢業，學生入院並有津貼，每年八九百元不等。關於學院本身的經費每年十八萬元。現與學院合作的機關有中央農產促進會與貴州農業改進所。與定番縣府的關連，那是已在合作以上了。

後來瞿院長還和孫伏園先生來到我的旅館中再談了一番，同來者還有一位鄉政學院的事務主任劉先生，我旅館內加了三位大客，於是空氣頓然顯得熱鬧起來，孫先生是我留法同學中的老前輩，不料在這定番相見。他老人家鬍鬚那麼濃，精神那麼好，風度又那麼質樸，在這山城中相見，真是喜上心頭，當即與談巴黎舊事，並談及西南邊胞問題，彼意在中國文化中，甲子恐即為苗家物，因苗胞對甲子特別熟習，這真有研究的價值。

鄉政學院的合作農場，距定番城約里許，當時由該院事務主任劉先生引我去參觀。農場技術主任賀君煥儒曾為我述其工作概況，謂目前正注重實驗推廣與調查三項工作，工作上最感困難者，仍為人材不夠。我是學農的，平心而論，我國目前各處所設立之

發揚較之他國，實是大有遜色，但這亦因受了種種限制所致：第一是錢，第二是人，第三還有一點，就是整個國家政治上的種種情形。於此我更加感覺在整個農業建設上，為了人和錢及其他條件的不夠，實在更應當有其工作上之一二重心，譬如在定番，很明顯的可以橘子和稻子做工作上之重心，不必貪多務博，以致弄得一不小心便一事無成，稻子是定番人的主業，在全貴州省，定番是一個產米區。橘子是定番人的最重要的副業，發展農家的副業，這是我國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一大關鍵，而橘子的改良和推廣，實於定番農民副業之發展最有關係，在這裏，我再要一提定番城近旁的橘園和一些委託鄉政學院代辦的橘樹園，真是管得可愛，只可惜剪枝和接木一層，和科學的標準還相差頗遠，不過假如鄉政學院的合作農場對稻與橘的改良，能做到某種地步，對於這實驗縣的前途，是有極大的影響和決定的意義的。

截至我離開定番境之日為止，究竟定番在鄉政學院及謝縣長的努力下，有多大的革新的成績呢？我們知道縣政建設乃是整個國家建設的基層工作，至為重要。我們如果真能把一個縣建設好，那就如同在歐洲治好了一個國家，因為歐洲的一個小國，有的還不如我們一縣之大。我分明記得定番縣長向我說過事情的進行是如何困難，這最大的困難第一是錢，第二是人，他在這困難中，還靠毅力和決心工作，究竟得了怎樣的成效呢？這很難說。我們知道，縣政建設的成效，根本無法期其馬上實現，這件事是急不能趕變的，老百姓的痛苦已是很大；如求速效，弄得不好，怕反要增加他們的痛苦。

（貴州煤山）　紅葉山人

黔山到處露煤床。無限資源盡蘊藏。開發後方憑毅力。補牢當記既亡羊。

（過二十四盤）

曲曲彎彎念四重。盤旋往復逐迴峯。五丁留得千秋績。路上無人不頌功。

（盤江鐵索橋）

盤江古渡水悠悠。鐵索飛空鎖激流。此際浮橋通邑甚。不禁搔首笑饑牛。

註：盤江鐵索橋被炸，重建浮橋數趟，車輛照常邑通。

四九—三九六

玉華洞紀遊

何敏先

「不遊玉華洞枉爲福建人」我初聽到這句話，以爲說得太過火，等到遊罷歸來，始信這句話不謬。究竟該洞有何好處，值得人家如此讚揚，且看下文的介紹：

趁着順將（順昌與將樂）之行的良機，從將樂的高灘鎮步行三十里，走進不上百家的洞許村時，即見迎面那幾座詭異的山岩。但不知那一座是我旦夕盼遊的玉華古洞。經村民爲我指引，始得瞻仰牠的雄姿，償我宿願。那時，我懷着滿腔的熱望，跟着一位手中提着滿盛着松木片的鐵籠子的嚮導，健步行走。看他除了一只鐵籠子以外，肩上還掛着盈籃的松木片，就料到這個洞，必是深邃。不知不覺中，在該村轉了幾個彎，踏上斜坡，就是玉華洞入口的洞門，山面刻有閩監察使陳肇英氏所題「別有洞天」四個大字。字體雄勁有力。嚮導者至此，即開始擦火柴燃燒松木片，生起熊熊的火來。洞口頗寬，曲行入穴，風聲甚緊，呼呼狂嘯，冷侵肌骨。再進數武，伸手不見五指，陰氣森森，而潭水流音，又如洶湧的波濤，與罡風相和，發出十分可怕的聲響。斯時斯境，真會使人心胆俱裂。若非火光照耀，和熟識洞內情況的人，作開路先鋒，我簡直不敢再作深入之想。我小心翼翼踏足下石階數級，導者就指示我欣賞洞中景物。首謂洞口那塊粗頑石頭，叫做「守門將軍」，從黑暗中望過去，一個威梧黑影把住洞口，確頗肖似。石頭右邊是「一扇風」，伸手去試，風力很大。剛才入洞時覺有呼嘯括耳，原來即出於此。走進洞口那一段狹窄小徑後，突然寬大起來，而空氣亦漸溫暖。洞中清流淙淙，如奏笙簧，并不似先前那樣令人驚心動魄。同時洞中所有奇形怪狀的石頭，也從此藉着火光與導者不厭其煩的口講指劃，映入我的眼簾，飽我眼福。記得那時在洞中巡遊摸索，頗饒奇趣。或俯而穿，或仰而陟，才登層崖而上，忽又負巖而過水涯；好像前頭去路已窮，豈知一轉身，旋又開郎，或稍縱，又悶而不通，或微茫叵測，繚曲往復，或攀緣陡絕，足無餘地。每走一步，必先慎加探索，然後方敢投足，大有如踐虎尾，如履春冰之概。沿途鐘乳，石英錯落晶瑩，窮狀極態。有形狀如牛飲的，有如犬蹲地的，有如佛趺坐的，有如雙仙對奕的；瑰譎傑特。其什然無名，而爲山中村民錫名的，更不可勝數。茲爲使後我而遊的人有依據起見，特按導者沿途口述洞景名稱，逐一順序附列如下：

(1)守門將軍，(2)一扇風，(3)蓮蓬，(4)綉花毬，(5)紗帽，(6)仙人傘，(7)小羔羊，(8)紗燈，(9)鈴，(10)仙手杖，(11)神龍出海，(12)頂天柱，(13)呂公洞，(14)仙人田，(15)上天花花嶺，(16)牛腿，(17)象腿，(18)仙人鍋，(19)仙人罐，(20)水煙筒，(21)珍珠樓，(22)鹽田，(23)金鼠偷瓜，(24)魚鰾，(25)牛肚，(26)蛤蟆，(27)仙人藥箱，(28)仙人雲巾，(29)滴水盤，(30)馬頭，(31)雪山，(32)老虎問兒，(33)檀香樹，(34)天君背像，(35)吹喇叭，(36)風吹殘燭，(37)荔枝，(38)虹影，(39)千年松，(40)秋千架，(41)八仙歸洞，(42)天官賜福，(43)李鐵拐，(44)韓昌黎，(45)鱉頭，(46)仙人鏡，(47)胡，(48)仙人擴，(49)饅頭山，(50)左邊三杯茶，(51)右邊三杯酒，(52)孝子拜墓，(53)雷劈仙官，(54)八仙過海，(55)達摩佛像，(56) 擎天玉柱，(57)蛤蟆問龜，(58)雄鷄報曉，(59)宴山樓，(60)仙人床，(61)半弦眉月，(62) 普陀岩，(63) 觀音大士，(64) 倒脚羅漢，(65) 男靴女靴，(66)鸚哥，(67) 兩老講書，(68)收攏雨傘，(69)老虎爪，(70)馬鞍，(71)鷺鷥戲水，(72)犀牛望月，(73)張天師符水杯，(74)城樓大炮，(75 黃蜂窩，(76)鍾古石，(77) 仙人廚房桌水缸灶，(78) 仙人橋，(79)呂洞賓掛劍，(80)聯牌上寫番字，(81)哈吧狗，(82)彌勒喜佛，(83)燒香盤，(84)琉璃燈，(85)牛奶，(86)童子拜觀音，(87)臥兔守關，(88)門簾，(89)和尚背袈裟，(90)鐵甲衣，(91)馬心，(92)七層寶塔，(93)搖錢樹，(94)燕子歸巢，(95)香菰，(96)鵝蛋，(97)鐵釘，(98)豬油花，(99)穿山甲，(100) 土地公，(101) 鯉魚朝天，(102) 出水荷葉，(103) 黃虎皮，(104) 五更星，(105) 好月籠紗，(106) 朝天曙色，(107) 幽谷瓊樓，(108) 斷客。

說觀上列洞中一百另八景，最奇者爲「擎天玉柱，」海濱凝結，冰雪峻嶒，孤懸危立，長約數丈。此外如一對「鐘鼓石，」係一塊石頭，嶮立嶺邊，而無上綴傍附，壺孤危而巉峭不可狎，與要備拾幾塊小石，瞄準擲擊，其聲鏘鏘然。在鐘鼓石之下，又有石兩塊，將他學起放下時則撲通一響。儼如深山古寺中所發出的晨鐘，非常清脆瞭亮悅耳。其他如「金鼠偷瓜，」「老虎向兒，」「風吹殘燭，」「蛤蟆問龜，」「半弦眉月，」「鷺鷥戲水，」「犀牛望月，」「仙人廚房，」「童子拜觀音，」「七層寶塔」等十一景均極維妙維肖，幾如天工巧匠，刻鏤雕削而成。天生岩塊，如此怪奇，眞可說是「匪夷所思。」但若不是導者特別提醒，我定會錯過良機，而感遺憾於無窮了。遊罷一零八景之後，在暗中摸索約兩小時，正弄得精疲力竭之際，忽有一竅通天，平曠又成一境。光射石壁，若初曙的雲霞浮動。導者至此，就吹熄火炬，告訴我這是洞中第一奇景，即所謂「五更曉星，」「好月籠紗，」「朝天曙色，」「幽谷瓊樓。」說罷，他還拉我站在他所指定的地方，仰觀該洞出口處的岩頂罅隙。果然天際微漏下來的光，好像一顆小小星兒，懸在將曙的晨空中；令人嘆爲觀止，流連不忍遽去。自入洞至出洞，足足三里多路，但因一路崎

是陰沉沉，黑越越，直到這裏，幽谿方豁然開朗，使人心花怒放，搖搖手，似登碧仙境界，同時有霞光雲影，飄渺相映。在洞裏仰望洞口的人，他們好像飛於雲端，蔚為奇觀。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愉快，心曠神怡，如同飄欲仙之想。再攀上數十級石階便出洞。遙觀洞下幽谷所遮那座觀音佛龕，雖極簡陋，但她能坐落於荒崖翠壁間，玲瓏下垂的鐘乳，四面襯托着，為有如瓊樓玉宇，蓬萊仙島。既出洞口，那「玉華古洞」「勝境天成」的秀雅字跡，顯然在望。洞旁數武，有小小佛堂，可資憩息。而歸來的路，就是從兩座岩洞山麓的小徑，繞過二三里，再度又投入「洞許村」的懷抱。至此我滿懷感着無窮的樂趣，得意忘形地遄返古鏞城（將樂縣的別名）遊罷與盡，翻開該縣縣誌，乃悉位於將邑南郊十五里天階山下的這個「玉華洞」傳為赤松子採藥之地。洪楊亂時，邑民多避居於此。又載洞中盤個形勢是：當進入洞中二里，分開兩路，唯最終可會於後門出洞。洞中還有雷公，溪源，楊梅，果子，藏禾，雷泥，等六洞，與龍泉，井泉，石泉，等三泉。并產石英，寒水岩，禹餘糧，井泉砂，鐘乳，石燕，龍齒，狗牙，諸藥。據稱：將樂岩洞，不只「玉華」一個，在其前後左右，尚有金華，鐵華，寶華，南華，等四洞，惜歷年來為荒煙蔓草湮沒，致人跡罕至，而漸失傳，無聞於世。即有人冒險嘗試，亦多一去不返。唯「玉華」得天獨厚，於今仍得巍然獨存。

我行年三十一，足跡遍沿海南北十一省，與福建東西南北五十縣，曾遊過的奇洞名岩也不算少，但從來沒有看見過像玉華洞這樣出人意外的美妙。該洞本身似乎僅只里許，其實，若欲盡窮諸勝，則有十里之遙。堪稱冠絕宇宙而無愧。我的意見，以為天生奇妙的玉華洞，倘加以人工，鑿其渾沌，被以日光，則出露當更為奇麗。若再位置於通都大邑，則過賓闐人，必將遊無虛日。可惜自有洞以來，即僻處於邊遠的將樂，而不甚為人注意。直到抗戰軍興，因發掘的呼聲日高，它才明光露出頭角。茲錄本省教育廳長鄭貞文先生所作「玉華洞歌」於下，以作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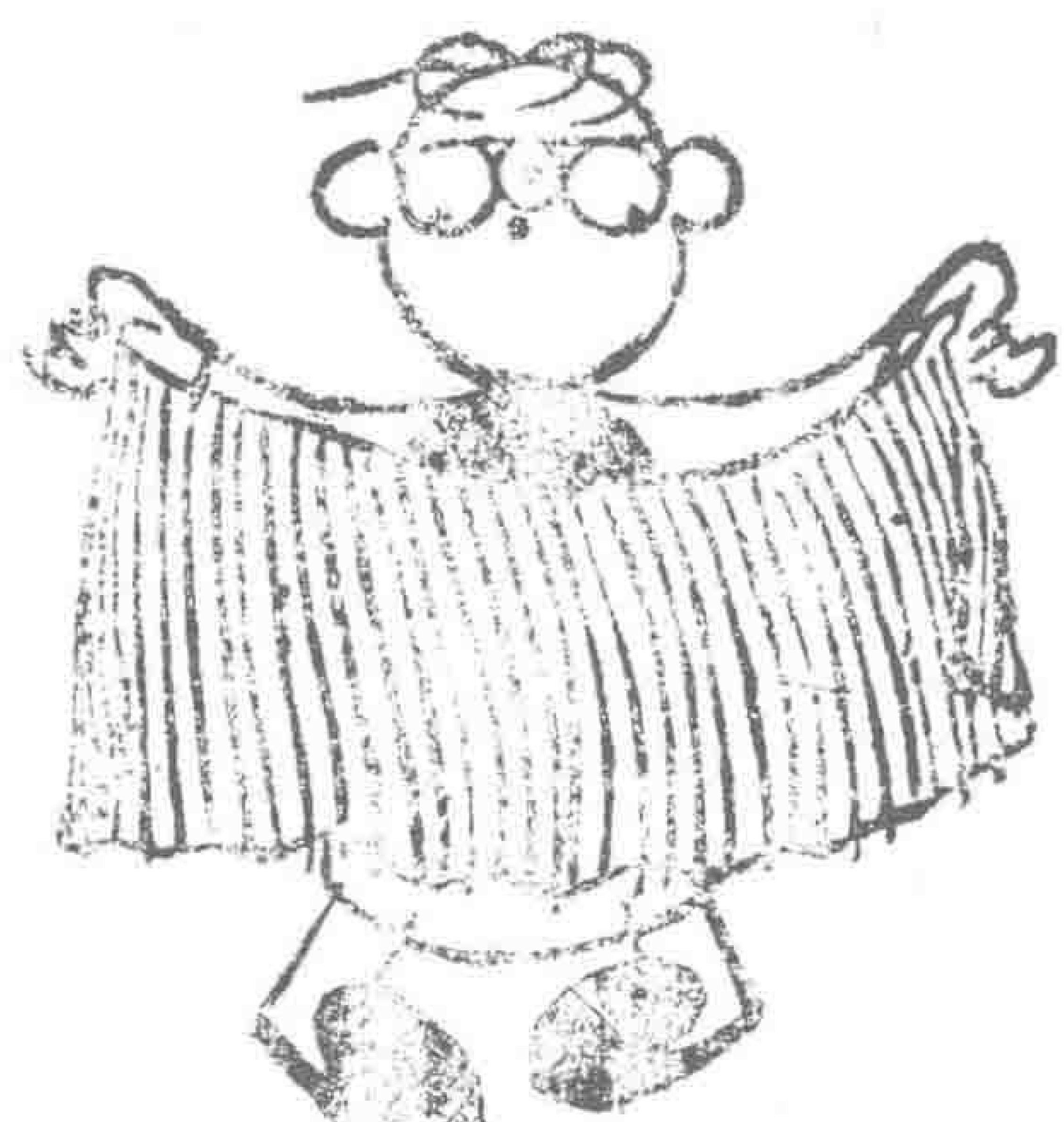
（一）天階有洞古鏞城，赤松搗藥燃臘列炬作我前導，曲行入宛若蛇。撲面忽來罡風一扇，森森鬼氣，葬怀攀援，方登層崖上，負趨又過水涯。宇內洞天三十有六，首屈一指玉華。平生探幽，我欲成癖，茲遊清興不賒。

（二）道旁峻嶒盡是怪石，眼前只見紛挐。井井梯田，疊疊古塚，葡萄，荔子，人家雙靴，舜長留盧迹寶鼎，空無丹砂，投石磬聲，能發清響，鐘可擂，鼓可撾。宇內洞天三十有六，首屈一指玉華。平生探幽，我欲成癖，茲遊清興不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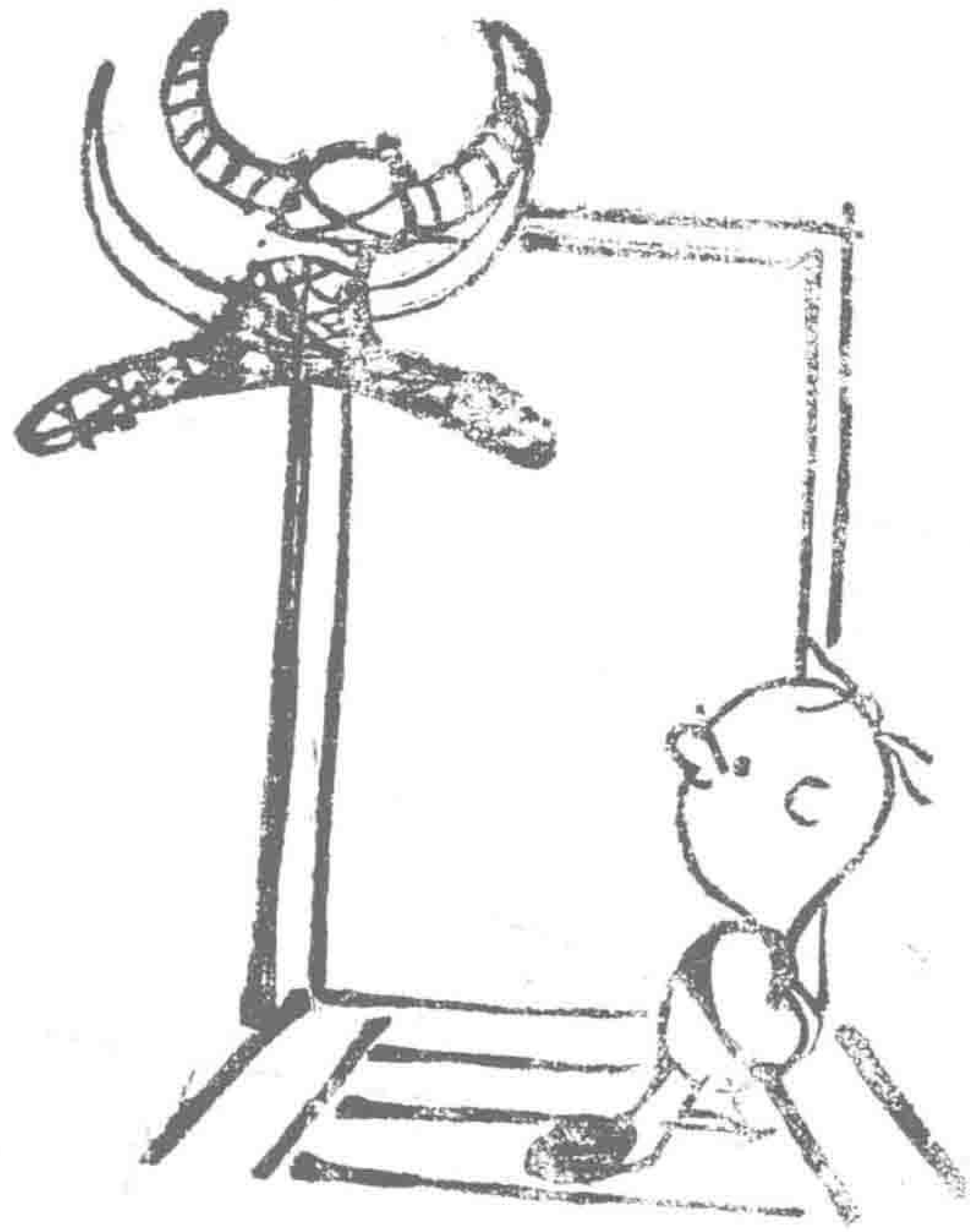
（三）幽竅豁然如開渾沌，擎天一柱不斜，時中撥柴兩時許，從見好月籠紗。明星一顆微漏天際，五更曙色微透。相將到此共嘆嗟，百鍊欲疑女媧。宇宙洞天三十有六，首屈一指玉華。平生探幽，我欲成癖，茲遊清興不賒。



【四】寧大小姐有褶裙與齋得忘記了大城市處的快樂 →



【五】一幅黃褶裙細褶佔了五百褶到一千褶 →



【六】寧了牛血把牛角挂在門口，並有一頂寧牛人所戴的木製假牛角帽 ↑

【七】現正替一對正在兜門的牛英雄着勁 ↓



桂海零拾

梁岵廬

胡漢民與石達開

「翰墨因緣」也許是有一定的罷，我很相信，雖然我並不是宿命論者。即以胡漢民先生與翼王石達開來說，便是眼前一個例子。在前清，那些革命先進的鼓吹革命，都喜用太平天國的史實來鼓揚民族思想。例如：黃小配以禺山世次郎的筆名編撰洪秀全演義，而梁任公高天梅各人更發表了翼王許多遺詩，他在天朝中成為我們最崇拜人物之一，而且認為具有文學天才的，也大半由於他們揄揚之力。至於那些膾炙人口的詩篇，誠然不免有魚目混珠之處，但何者是影戲牌號，何者是貨真價實，我已另有專文去討論，不在話下。說到漢民先生與翼王之結成一段翰墨因緣，恐怕還是他晚年的事。現在他所著不匱室詩鈔裏，便收有下列各詩：

（1）貴縣修志訪翼王故居（四首錄二）。

斬棘披荊數萬千，孫曾名字此中鐫；太平有道無人說，鬱鬱佳城過百年。（其一）

我志未酬人亦苦，英雄終不怨天亡；舊城何必輸豐沛，魂魄千秋返故鄉。（其三）

（2）任民[illegible]題所藏翼王遺劄（二首錄一）。

甲兵無暇洗銀河，民族英雄詔不磨；蜀道泥深倉卒沒，傷心遺札較如何！原註：聯云「挽得銀河腥穢淼，張開鐵臂地維靈」。李君蘊鼎云，翼王手札尚有藏於成都唐氏者，字體近顏魯公，蓋與蜀將商略退兵書也。（其一）

原來翼王雖是天朝第一流人物，但關於他的籍貫問題，從來就不一其說：桂平縣志根據了忠王供狀等，說翼王是縣屬白沙人，平定粵匪紀略各書則以為原籍廣東和平，而住在貴縣，貴縣志則說縣屬北山里是翼王的故鄉，形成王謝爭墩之舉。直到民國二十三年，我們重修貴縣志，努力於太平史跡之蒐求，才了此一重公案。我們去到翼王的故鄉——北山里（今為奇石鄉），在翠山環境的那幫村畔尋到翼王的故宅，更尋到他的祖墓遺址和十三世曾祖妣黃老孺人的墓碑。這墓碑是翼王起義之後，被清吏發掘祖墓時，扔在山澗裏的，誰料到經過八十多年，這一塊頑石卻變做人間瓌寶！然而也不盡然，當我們從離城老遠的北山里，雇了人夫，十分鄭重地把牠抬到縣城時，人們似乎很奇怪，而在譏笑我們，以為只

有書獃子才會做出這些傻事來！還說不傻麼？城郊附近那無主的斷碣殘碑不知有多少，却跑到七八十里的山村去，化了許多人力財力，而搬來這麼一塊石頭！是的，我們眞是傻透了，不但把這墓碑藏在志局裏，並且用了紙墨，將碑字摹拓下來，以供考證，同時，檢取一份寄給漢民先生，無意之中，使他與翼王結了一段翰墨因緣。這時，他正在香港養病，不久得到復信，附來現在收入不匱室詩鈔「貴縣修志訪翼王故居」的四首詩，這是用整張玉版宣書寫的橫幅，非常精妙，不過，所寫的不是平生得意的曹全碑，而是帶有曹全意致的行書另一體。至於詩題則爲「貴縣修志，訪翼王石達開故居遺址，得其祖墓碑」，與詩鈔略有不同，且把第三首移在第一首，而詩鈔第二首原註：「碑爲翼王曾祖母墓石，與達開同記者，曾孫十五人，玄孫二十一人」；第四首原註：「翼王祖墳被伐後，邑進士林乃樫獲祖骸其墟，未幾，乃樫罷官病歿，其家以爲咎，遂舍之。翼王故居在那幫山之陽，其甥孫居之，家以窯藏者以甥宅舅居，古人所忌，亦徙去」。這都是原跡所沒有，大約他根據我們所寄的史料，而添註於詩稿上面的，後來我們把翼王祖墓碑移到公園，建立一個經幢式的石座，妥爲保存，並將漢民先生原詩也摹刻在上面，我曾作翼王亭書事八紀句（註1），其第七首云：

疊石經功傍水湄，天留片碣貯遺悲，誰知椎鑿辛勤甚，不厭書丹別有時。原註：亭後別築石座，嵌石氏諸石刻，並鐫胡漢民先生手書四絕句，填刻未竟，爲頑童所毀，略失厥眞。

詩末二句，所謂「椎鑿」，自然指那刻字的匠人，而『書丹』却是我一手包辦的，因爲想保存墨跡，而且粘紙於石不易奏刀，所以只好雙鈎填刻了。那刻字匠人只知道運斤如風，計字索價，不免略失筆意，又因那帶有曹全意致的行書，尤其是捺法，很有點擬肥之感，更難得神似，何況頑童從中搗亂呢！老實說來，倘將墨跡與石刻比較一下，大約還有六七分相像，人們看不慣那曹全碑捺法的行書，也許會把『殊屬不合』的罪名加到刻字匠人的頭上。其時，我們對於漢民先生的書法，忽起了貪得無厭之念，於是故弄狡獪，將石刻胡亂拓了一張，寄到香港，說給匠人刻壞了，請他重寫寄來，以便另行泐石，滿以爲他是樂於從事的；不料，他復信說，「我書本拙劣，刻工自佳，不必重刻」（原文大意如此），他是多麼謙遜而惜墨如金啊！如果他願意的話，可多留一些墨跡流傳人間，未嘗不是一樁韻事。

現在說到翼王楹聯了。我雖不曾獲見這『銀河鐵臂』的眞跡，却得到一種雙鈎本（註2）。楹聯是這樣的：「挽得銀河腥穢滌，張開鐵臂地維寧」十四個大字，很有章草的意境，上聯引首鈐有一個「太平天國翼王」朱文長印，下聯『石達開』署名下，鈐有「石達開印」白文大方印一顆，這兩顆印文只如常人所用，並沒有天

朝爼印之特殊作風，——宋體字而圍以花邊的種種怪狀。雙鈎本聯句末一字，「亠」下加「了」，應該是草書的「寧」，但漢民先生「任民爲題所藏翼王遺聯」的兩首七絕，其第一首原註和第二首詩裏皆把『寧』字改作「靈」，難道他所見的是另外一聯，或者未見眞跡而傳聞致誤，現在無從得知了。題楹聯的兩首詩，在不匱室詩鈔第八卷，而「貴縣修志訪翼王故居」七絕四首則在卷七，由各詩排列的順序看來，其脫稿的時間相距必不過遠，也許俱在民國二十三年。那末這一年可稱爲他們『翰墨因緣』之始，也可稱爲「翰墨因緣」之終，因爲不久，漢民先生便與世長辭了。近來有一位朋友，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副楹聯，也說是翼王手筆，打開一看，只是我們所熟知的「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徧江東」（翼王致曾國藩五首）這麼兩句。紙墨俱新，字體庸俗，可算得僞品的下乘，我說不如把牠改了吧，正是「人傑早經空冀北，贗書今又見天南」！萬料不到翼王於漢民先生之外，另有這樣一段翰墨因緣。

註：1. 詩載貴縣志。2. 翼王遺聯雙鈎本係李司令長官德鄰先生前在廣州，令人鈎摹，寄發貴縣縣府，預備刻石的。

關於廣西的雍正上諭

如果，看到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史，才認定廣西人們之富於民族意識，那你未免所見不廣。因爲遠在太平天國以前，遠在明末，在清初，諸如：永曆的南遷，瞿式耜等之抗節，吳三桂孫延齡之倒戈，……這一串串使得清廷頭疼的事實，都牽涉到廣西或與廣西發生直接的關係，早散播下漢族復興的種子。在清廷眼裏看來，廣西既有了許多使得頭疼的事，那末，這裏所有的一切也都是覺得頭疼的，雖然並沒有頭疼的可能或許是應該加以贊美。如正在提心吊膽的時候，忽然發生了謝濟世陸生楠（註1）之文字獄，因爲他們都是廣西人，於是清吏希承風旨採取那「憎其人者憎及屋上烏」的態度，對於廣西智識階級無中生有地狠狠奏上一本，因此，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上諭說：

「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辱，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偸盜忿爭刦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豪橫之紳士始。粵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若頭石」之語。……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自覺赧顏否？若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老實說，廣西之在滿清，是一個偏遠省份，風俗十分地樸實，直到現在，除少數城市外，仍保存着多少古風，若再上溯二百多年前

的雍正時代，可知不樸實的程度又是如何。那學政衞昌績所奏云云，推他的用意，只在「干名犯分」，其餘的不過用作陪襯，而且把這些罪名一古腦兒歸到鄉紳士子們身上。他一不做二不休，又隨手假造兩句什麼「河水流石頭在」的俗語以爲證明。清廷得了把鼻，於是傳集在京的廣西大小官員以及舉貢等，「令其明白回奏」。好一個「明白回奏」！這無異向他們勒逼口供，不過說得好聽一點罷了，使我回憶到滿清時代，那刑具羅列的公堂上，苦打成招的情形。

這年，同月二十九日，又有一道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的聖旨：

「據廣西學政衞昌績奏稱，粵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爲倡首，即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滌洗積習未能驟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楠者，狂悖囂淩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澆劣，即以可見。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衞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與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己身自求之」。

這諭旨已經圖窮而匕首見了，他（雍正）瞧不起這「邊遠小省」，尤其痛恨智識份子之「狂悖囂淩目無法紀」，卽是衞昌績奏摺所稱「干名犯分」的叛逆行爲，特別舉出謝陸二人來做一個榜樣。他們——廣西在京之官員生監——處在專制淫威之下，勒逼口供，雖明知這是莫須有的事，然而又何敢深辯，只好「欽此欽遵」，說是「滌洗積習，未能驟除」，請照原奏設立觀風整俗使。清廷也未嘗不知這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又在諭旨裏邊隱帶威脅地說，「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要借那些鄉紳士子之力去感化民衆都成爲順民，且使子孫不要學那「干名犯分」的謝濟世與陸生楠，而永着做滿清的奴隸。上舉兩道諭旨是我從廣西通志鈔下的，牠們被列在通志之前而美其名曰「訓典」。在封建制度下而偸活的人們，對於主子之斥罵，與那傳旨褒獎同樣的感激涕零，才能夠「天顏有喜」，然而僅僅過了一百二十年（由雍正七年到道光末），太平軍却在金田舉起反清復明的旗幟，除天王外，首義五王之中，就有四個屬於廣西（註2），這又豈是雍正所能料到的！

註：（1）謝濟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清康熙進士，雍正初年以御史言事得罪，戍邊，後因在戍所註大學，毀謗程朱，且有諷刺語，下獄論死，得赦。陸生楠，字公榮，灌陽人，清康熙舉人，雍正七年，以作通鑑論獲罪。（2）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

四九—四〇四

牛鼻子旅行漫畫（五）

苗區小訪

◀黃堯▶



【一】「長裙黑苗」忽然高興起來，就穿着盛裝跳起舞來。→



【二】「生苗」雖然談不到文化，但是「愛」是懂的——並懂得很真。



【三】我真想穿着「大花苗」的盛裝到大城市的街上來逛一逛↓



【四】「短裙苗」穿着她的盛裝，隨手送我一枝[illegible]花。↓

【五】舞會中一位正穿着盛裝的大花苗姑娘，伴我到溪邊，大家赤了腳蹚水過去。↓





【六】正遇到青苗祭祖時穿着他們的古裝，叫「盤古衣」。←



【七】他們也有民眾抗戰的宣傳隊，證明了我們的抗戰是「全民」的←

北流遊覽團速寫

中國旅行社鬱林分社舉辦的

陳業經

一、壹個召號

久住鬱城的人們，大抵都有鬱悶的感覺，因為這兒的風景太過平凡，雖然有着令人動聽的「捌景」，其實亦祗是令人動聽而已，沒有可以值得遊覽的地方。

秋天是一個宜於旅行的季節，喜歡旅行的人就往往不肯把這個季節輕易放過。鬱林中國旅行社對於這個宜於旅行的秋天，格外敏感，也特別愛惜；在國慶前兩天就來了一個緊急的號召，組織「北流遊覽團」，準備於國慶日到北流的勾漏垌、白沙垌、桃源垌作一次秋季的旅行。因為那兒是鬱區數一數二的名勝。

這個號召發出不久，報名者就突破了原來預定徵求的人數（三十八）；團員一共增為五十人。記者亦蒙該社邀請參加，得予隨同出發，完成了這次短途的秋季旅行。

二、旅途漫興

國慶日的早晨，街道上國旂迎風招展，爆竹震耳欲聾；全市充滿了緊張熱烈的氣氛。參加遊行的伙伴都懷着熱烘烘的心，擠到中國旅行社去趕着簽到。該社的周主任平興張劍華同志也已忙得不可開交；因為要料理簽到，準備車輛，更要為大家招待早點。

大家分批用過豐滿的早點後，便於是日上午九時分乘大車二輛，於鬱北道上朝向北流進發，團員有男的，有女的，還有幾位活潑的小孩。論省份，至少有着四省以上的人，南腔北調，在車廂裏交談起來，活像一個中華民族的縮影。上午十時，抵北流車站。在車窗看到附近的廣場裏集合着許多團兵，在等候檢閱，也曾看到作壯麗遊行的隊伍，行列中有獅子，有檯飾，……鑼鼓喧天，祝賀偉大的國慶；同時也增加了我們不少的遊興。在北流繼續乘車向東北

前進十里便到達了，我們預定的目的地。

二、巖洞風光

下車後，中國旅行社的周主任與張劍華同志，便變成了臨時嚮導。率領各團員進入傍山的小屋；再從屋的石級拾級而登，即見山岩峭壁，一峯高聳。石壁上拓滿了古今名人的題字，轉身行入山岩交錯的大廳，便是葛仙祠。祠內中間，直櫃一列，分陳佛教經籍與北流縣誌數册，壁上懸掛對聯名畫甚多，幽雅絕俗。祠內住持佛號齋禪，往昔曾遊國內有名之佛教聖地，並曾在港担任××寺住持。香江陷敵始返抵此。因齋禪大佛俗家原籍北流，對於勾漏之沿革知之頗稔。記者叩詢掌故，彼均一一作答，如數家珍。

葛仙祠前有曠場壹，林木三五成羣，成一天然林場。在祠中凭欄遠眺，見山巖起伏，孤抱林場，景色甚佳。各團員在葛仙祠小憩，飲過由水名茶後，即入葛仙祠碧虛亭附近石庵遊覽。庵內有泥塑佛像數尊，更有石臺石凳，倚巖而建，別有風趣，一洗城市中之煩囂意味。是時團員星散，看名人字跡者有之，求神叩佛抽籤以卜吉凶者亦有之……興味盎然！佛庵前右側有石筍壹枝，向地而下垂；湧出水珠點點。下置瓦缸壹隻，已滴滿半缸，水清且冽。據悟參大師云：「此岩滴水終年不斷，如銅壺滴漏，爲泡茶之無上佳品，性極清涼，有解暑去熱之功。祠中飲料皆用此水」。春季巖石潮濕，恆產葛仙米一種，亦爲解暑珍品，用糖泡水食之，若細銀耳然。聞碧虛亭背後兩側岩洞深邃，內中頑石突兀，奇形怪狀，極爲可觀。中國旅行社周主任與張劍華同志特向該祠購備火把一束（每枝價洋國幣五元），商請該祠住持派由僧徒悟參大師率領一探奇景。各團員手持火把，如作火炬遊行，魚貫穿插左右兩洞。其中頑石滿佈，因狀之相似而以石灰標之以名：若煉丹灶、仙人床、仙人帳、金綫吊葫蘆、鸚哥釣魚、石鐘音……皆其中之最著者。悟參法師指手劃腳，從旁解說，衆均側耳傾聽，洞中狹窄處須匍匐而入，鑽頭伸進；十數武後，始豁然貫通，另成天地。如此者凡數十處。故有七十二洞天之稱。入左洞至無底大河時，則露出陽光一線，與河水輝映成趣；光耀奪目，極感壯麗，漫遊勾漏後，如探險歸來，興奮異常。衆羨山清水秀，均啜山水名茶數杯，以暢胸懷。僧徒亦趁此時機持簿募化。團員中有某太太，慨然助以數百金。片刻，衆以時間有限，乃乘興移轉遊蹤。仍邀悟參大師前導，整隊沿山北行。約半里，抵白沙洞。攀登石級，循序而進，入岩內寺宇品茗。該寺風景與勾漏岩不相伯仲；惜因建築太小，不如葛仙寺之巍峨高敞，其內僅設觀音庵壹座，住有茹素婦女數人（並非尼姑），焚香侍奉觀音菩薩。一望而知爲佛教中人。悟參大師整理火把後，又率領團員作二次探險。洞中景况大致如勾漏，惟石狀無甚奇觀，亦不復定之以名；無可記處。繼而再沿山向北，作桃源之行。桃源洞前豎一華表，顏曰「桃源」。並另建涼亭一座，名「桃

獨亭」，懸木刻對聯題詞敘幅綴其外形，似為近年新建。亭中冷落異常，亭右側之山腳有一石洞，洞口可入一人；此即諸謨洞也。入洞前，同人大信言此洞深邃，須多備火把始可供往返之用。洞中時遍特甚，團員中之女同志及小孩等不敢冒險進入，中途停頓。迨至衆皆遊畢歸來，始離之出洞。

四、興盡而返

各團員泛遊勾漏、白沙、村諸三洞後，精神頗是疲倦，加以遊洞時火把黑煙陣陣，呼吸困難，致是游興已闌，遂於下午一時乘車遄返北流分別在如天餐室與登記莊兩地同用午餐。衆均飢腸轆轆，盤餐甫開，即大舉掃蕩。午餐後精神漸次回復，又分道揚鑣作陵城巡禮，遍遊北流全市。下午四時始乘原車歸來。抵步時，已落日西沉，萬家燈火矣。

這次旅行的名勝，在飽遊過桂林名勝的人，當然會有「五嶽歸來不見山」之感，覺得無甚希奇。但在鬱城困悶久了的人，這次得到中國旅行社的殷殷招待，一遊這個比較秀麗的地方，倒算吐了一口悒鬱的悶氣！

渝州詩草 （自乙亥夏迄丙子秋作）

何伯孳

登鵝項嶺眺

偶以地形夾，名因鶴項傳；雙流飛眼底，一徑落雲邊。關是咽喉扼，城如島嶼懸；夜來曾此望，星火萬家連。

樂磧晚望

眼底渝江一望收，滿江烟浪旅人愁；一篙最是何波急，便欲乘風作壯遊。

舟中望木洞

昔聞鐙盤地，今作望中遊：天與波濤闊，河臨村郭幽。沙行人似蟻，水激屋如舟：木洞名原異，何因一醉求？

過魚嘴舟中

卓午汽船開，江風拂面來；數帆衝浪去，夾岸打潮回。怪石疑人立，青山似畫排；不曾行旅慣，情思亦悠哉。

偕與[illegible]庚遊廣陽壩機場誌感

共言救國須航空，舍此何由見武功？此日風雲翻世界，好從碧落識英雄。

樋井郊望

機樹青遮幾處樓，臨河村店絕清幽，行人一一過橋去，野水無心自在流。

御臨河 （在樋井鎮北傳明建文帝逃國至此故名）

雙橋橫跨御臨河，流水拍灘也自波；這里千秋傳永樂，至今流水恨如何？

宿明月鎮李主任尚異家曉起有感即示

野鳥聲喧初日斜，林泉幽趣屬山家；年來我愧天涯客，老卻庭前幾樹花。

旅夜江上送別僕兄赴萬縣軍次

夜色冥濛裏，送君江上行；人聲爭渡急，船火貼流明。但使身强在，還期事業成；男兒何所惜，離別若爲情。

筑市沿南明河新闢河濱公園漫步成詠

天予

直將臭腐化神奇，萬塚荒荒花樹維。四面青山供俯仰，一溪春水自漣漪。亭飛南北因緣喚（園有亭二南曰南亭北曰北亭各據山巔），徑錯巔涯信步嬉。珍惜濱家天地好，莫教營草繫哀思。

河濱公園雜詠五首

何嫌營始晚，人力邁無前。處處新嬉舊，時時後越先。溪山原自好，亭院益增妍。佇看經年久，花繁樹蔽天。（園事進步速）

池草蛙聲急，庠嬌處處芬（學府女生喜結伴遊昏則紛紛去）。山昏浮靉靆，人散剩蕭騷。久坐涼侵袂，低吟首欲搔。興闌景易逝，歸速好揮毫。（晚眺）

身散酣遊眺，天風習習來。囂塵騰九陌，燈火耀重臺。廣野羣形斂，滿園夜氣胎。低回餘一我，長嘯瀉深哀。（南亭夜遊）

雨足園增趣，心閒望自賒。欣欣千列樹，豔豔百畦花。林碧鳥翻白，春歸夢作家。隨緣是處好，渾不識天涯。（雨晴遊園）

將妻更挈女，好景日撣尋。觀釣憐魚上，逃炎喜蔭沉。車聲喧世夢，溪影瀉天心。相對無言說，嬌娃似解吟。（溪邊觀釣）

公園口占

沸血一腔誰訴語，飛灰萬劫去何從！頭顱無價等閒白，花木饒情掩映濃。